

方
修
編

馬華新文學選集

小說

(II)



洪天賜教授捐贈



洪天賜教授捐贈

天 然 天 然 天 然



方 修 編

馬 華 新 文 學 選 集

小 說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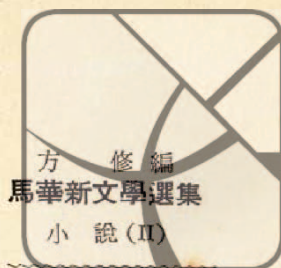


星加坡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 1969 •

馬華文藝學叢書

(II) 小說



星加坡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星加坡大坡大馬路二〇五號

立信印刷公司承印
九龍元洲街267號三樓

發行
吉隆坡世界書局
檳城世界書局
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No. 4122]

一九六九年六月版

定價港幣四元

馬華新文學選集

編輯說明

一、這一套小叢書的編輯，目的在輯錄戰前廿餘年間若干較為優秀或較有代表性的馬華新文學作者的作品，以爲馬華新文學史的閱讀、研究、或教學的參考資料。

二、全書暫擬分爲六冊，即「小說」二冊（一九一九——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四二），「詩歌」，「戲劇」，「散文」，「理論批評」各一冊（一九一九——一九四二）。如有餘力，將增加一冊「史料」和一冊「補編」，使全書顯得稍爲完整些。

三、由於是小型叢書，篇幅有限，凡已見於坊間成書或經拙著「馬華新文學史稿」錄出的作品，將盡量避免重複，以便多容納一部份較新鮮的資料。

四、有關資料的蒐集，全部採用攝影方法或特別延人代抄。凡原稿排印舛誤；文詞費解；或影照字跡不明，難以辨認之處，盡可能依上下文意，酌予補正，必要時亦略有刪節。倘因而引致若干文字與作者原意不符，或思想性藝術性之削弱，概由編者個人負責。

五、在蒐集資料過程中，得工商學校校長余松年，國家圖書館葉敏鈞，曾國遼，星大圖書館 MRS. LIM，蔣振玉，許國華，李桂堂，CHARLES……諸先生，給予各種方便；友人林徐典博士，襄助鼓勵，費神尤多；謹此一併致謝。



方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星加坡

目次

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

他的美夢醒了

枕戈……………三

峇峇和娘惹

丘士珍……………三五

囚籠

饒楚瑜……………八五

橡林深處

一村……………一〇〇

南京人氏

流浪……………一一三

一九三七——一九四二年

委屈

丁倩……………一二五

新衣服

乳嬰……………一八一

女銷貨手

鐵亢……………二〇四



白蟻……………鐵 亢……………二一九

金葉瓊思君……………陳 南……………二五四

轉變……………李蘊郎……………二六七

泡……………林 晨……………二八一

編後記……………編 者……………二九一





一五三二一六三六

他的美夢醒了

枕 戈

(一)

遠遠的東方升上了一輪耀眼的紅日，慢慢地從還帶有些兒霧氣的沉靜着的宇宙漸漸向上升去，於是光明都跑到人間來了，浸沉在晨曦裏的海濱大鐘樓，「噹噹……噹」有力地慢慢的佈告了七點。這鎮定的聲浪，散佈在暖和的靜寂的空氣裏，漸漸的拖長，散遍了一大段的海濱路。這帶有晨光的路上，已有不少的勞動者們來往，人聲的嘈鬧，也跟着烈日的上升而高漲。在幾條稍繁盛的街道上，都有工人們急促的機械式地走動着的脚步。

佇立在××路的××中學，清晨所特有的靜寂都消滅了。學生們玩笑的聲音，喧鬧的說笑，在這學校裏，充滿了白晝來臨的喜悅。在學校的第二課室裏，嘈鬧喧嘩都格外來得厲害。從遠處，靠着空氣的傳送也很分明清楚的聽得一切。周家夫在笑，聲音最高，李切也亂叫，餘外的雜聲混成一片了。

從第二課室門口，撞進來的是綽號皇后的岩影。

「喂！岩影！」正用粉筆在黑板上畫人頭的錦榮，對着挾着疊得好好的幾本書，額上出着汗珠的岩影叫了一聲。「我的學生雜誌呢？替我買來麼？」

「呀！不好！」岩影停住脚步，驚覺地叫了一下，緊鎖着眉頭，「買是買了，然而卻忘掉帶來。」

「豈有此理，小小的事情也會忘掉，不知想什麼？」

「一定是想密司了。」家夫高嚷着的聲音。

「蠢才！人家的姐姐在××女校，一介紹就有一個LOVER，還用着和我們想麼？」著名的諷刺家李切也不肯落後的表演其本領。

「是的，他一定有LOVER！」

「有LOVER一定有女朋友，哼！也不介紹！」

岩影用手帕抹着嫩白的面額流下來的汗珠，浮泛着微笑。他不反駁，經驗告訴他一開口就遭殃，大腿手臂就會吃大拳頭的滋味，他只能用微笑來代替反駁。

「自私自利！有愛人也不給我介紹一番。」錦榮將半截白粉筆用力向岩影擲過去，跟

着是一句似妬非妬的聲音。

岩影將頭一躲，粉筆從臉的左邊飛過去，打在牆上，落在地上。

「誰有愛人誰就會失戀！」他好像是被冤屈爲殺人兇手似的發誓。

「哼！這麼毒心！」近視眼浩謹站起來，用手指着岩影，「我願世界上一切的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哈哈！你們看，誰有愛人，誰是自私自利，這一句話就清楚的表現。」

「豈有此理。浩謹有愛人不給我們介紹，自私自利！」家夫大聲地嚷着，從椅上跳起來。

「是的！近視眼非打不可！打呀！」

「有愛人一定有女朋友，這樣也不肯給我們介紹，真該死！」

「這樣的人就是打死也不應該可憐！」

「我沒有，真的！我有一定介紹！」浩謹爭嚷着。

家夫把浩謹用力拉住。

「不管你有沒有，今天先將你開拳頭。」

粗強有力的拳頭無情地打在浩謹穿西裝褲的大腿上，於是笑，叫罵，一切的聲浪又開展了，在清晨沉靜的空氣裏。

岩影今天顯然是比往日快樂歡悅得多了，然而也正經得多了。課室裏的同學都在盡情地叫喊，盡情地玩笑，顯現出青年人特有的活潑氣質。在往日，岩影不用說也會附和着這些同學的嬉笑，然而今天他雖然也是神氣活現，卻假裝正經的坐在自己的坐位裏，兩手扶着頭伏在書枱上。他的坐位是靠緊窗口的，於是他望着窗外的景色，面龐沉靜地在想什麼似的。

「岩影！你生病麼？」錦榮見他沒有加入打浩謹，卻一個人獨坐着，走到他身旁擔心似的問了一聲。

「不是！你才生病呢！」紅潤的帶有女性美的面龐加上笑渦。

「我看你好像生病一般伏在枱上，才好心的問你！」

「用不着你這麼好心！」吃吃的笑。

「當然用不着我，你自然會有你需要的人兒來擔心，我看你今天的神情，好像是想什麼似的。」

「我想什麼？胡說！」

「學生有什麼想，你是想密司，是不是？」

「放屁！你自己心壞，你自己不知想誰，還要說我想！」

「我寄宿的，哪兒會有密司來給我想。」

「你沒有，我當然也沒有！」

岩影竭力地否認有什麼，也竭力地抑制住他今天特有的神態，然而他真的沒有心事麼？的確他已經被一個女子的微笑所迷醉了，沉浸了。那個女郎婷婷的身影，在他的心窩裏，好像通過一位著名的彫刻家把它刻上了。然而那位女郎姓什麼？叫什麼？他卻全不知道。不過在他的推想裏，確定無疑的是在××女校，他的姐姐的學校讀書。

青年人火一般的熱情是容易引起的。

他是一個免費生。既然免費，家裏當然是窮。因為學校離家很遠，他平日靠了強健的兩腳，在清晨，在日暮，要跑一英里多的路程。同時靠了他素有的聰明，自己也用功力，於是很得到校長教員們的誇獎。他的姐姐也進了××女校。那女校倒離她家不遠。在這窮困的家庭裏，一個母親，一個小妹妹，靠了爸的三十七塊錢的書記薪水，卻也能夠支

撐得住。

(二)

悲哀的黑夜過去了，晨曦的影子迷朦地呈現。「……扎……」，巴士車聲又響在這清新的晨氣裏，隨着晨風的飄蕩，瞬息間便傳進一條小巷，透進一間又狹小又骯髒的木板廠的樓上，把睡着的岩影喚醒。他輕輕撫着惺忪的雙眼。他知道：「這是應該起身的时候了！」依照着老例站起來，拿了手巾洗了面，就到海濱去呼吸新鮮的空氣。

從海濱歸來後，換上中山裝，拿起時間表把昨夜溫習後丟在枱上的書本收檢好，那時飯也盛好了，菜也擺好了，於是粗淡的早餐，就和他的姐姐一同享用了。

他們都吃得很起勁，很有味，在沉靜的空氣裏，可以聽到盤筷的細碎的音響。

「靜輝！靜輝！……」一陣清亮動人的女子嗓音在樓下呼着他姐姐的名字。

「誰？」靜輝立刻丟下了飯盤，跑到陰黑的樓梯口，俯身下去。「呀！原來是你，上來吧！」

從樓梯上來的是一位女學生裝束的少女，她帶着天真的小孩子所常有的春水一般晶瑩清澈的黑眼珠，頭髮蓬鬆地表現出自然之美。當瘦削的身子呈現在岩影的眼前以後，她就

無言地帶了可愛的笑容，向岩影輕輕地點了一下頭。缺乏交際技能的岩影，慌張了，帶着女性美的面龐紅漲得和塗了紅顏料相似，疾忙的回報了一下。可是他感覺到不自然起來，一種不可以抵抗的力量束縛了他整個理智，他不能講話，其實是不肯講話還是不能講話，也還不知道。

於是岩影像被人監督着，囚犯一樣機械地用了早餐，經過陰黑的樓梯，回學校去了。受着什麼力量緊縛着似的，就連替同學買的一本書都忘掉帶去。

他在路上就被這女郎的一切所誘導，跑到沉默的幻境去了。

現在到了學校，他也不會離開過幻想的境地。

窗外的晨風輕微地拂着他。——她叫什麼名字呢？這活潑大方的女子真很少有，那棕

黑色的面龐浮泛出天真的笑，含有愛意的笑。

——能和我講起愛情來就好了，失去十年壽命也可以，和她一同踏上革命的戰線，互相鼓勵，和她一起用文學的手腕把一切作威作福的偽善東西盡情揭破，拿起公理的種子和她一起播給全世界……

「鐘！鐘！鐘！……」上課鐘響着，——她會愛我麼？她會同樣產生這感想來

麼？

——歷史的使命！是的！和她一起幹，振作這個不平等的世界，冒險地幹，就是死也應該在一起摟抱而死，得了世界所有的光明，完成我們偉大的責任。

王先生「閣閣」的皮鞋聲進了課室，——偉大！犧牲！革命！是的，還要有愛，沒有愛的革命是值得犧牲生命。英文曲裏有句，*W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nothing but love*！如果沒有她，幹來也沒用，我希望她能給我一顆純潔的心，那時奮勇的前進。……「喂！岩影！上課了，還不拿書出來！」王先生發現岩影還是沉默地望着窗外，便命令式地說了一聲。

沉靜着正幻想得蠻有味兒的岩影，驚醒了，他望着王先生和同學們集中在他身上的眼光，不由地失笑。

「上課了麼？」他迷茫着好像從夢裏醒來地似的問。

(三)

那一天晚上。

岩影的家，在晚飯後的時候。

白晝完了，飛鳥倦了，天也漆黑了，金黃色的燈光灑遍整間又狹小又骯髒的小房。

「今天來找你的那位同學，真是落落大方，見了我也會向我打一個招呼，真好，不比那些吃了啞藥似的來這兒見了我也不叫一聲。」岩影想起那棕黑面龐的女郎。

「你這人真壞，向你打招呼就好，不然就不好！」靜輝帶笑着說。

「不是這麼說的，你真蠢才！這是禮呀！」

「什麼叫做禮？那不還是虛偽的表現，應該打倒，你還要保守麼？」說起這「打倒」就雄糾糾的，真像戰場上的女英雄。

「但是我相信這決不能在打倒之列。」岩影淡紅的面頰滲出了笑渦。「你那位同學叫什麼？」他使出偵察的手段來了。

「她叫鰲枝。」

「姓什麼？」

「姓鄧。」

鄧鰲枝！那是多麼清脆動人而有深意的名字呀！

可憐爲着這一個名字，害他足足痴想到夜深的三點多鐘，他失眠了。

第二天的清晨，他深怕韞枝不來。昨夜預定的計劃，怎麼和她講話，怎麼親密，怎麼和她……，今天就決定進行。可是她會不會來呢？他焦急，煩惱，他每一個生命的細胞都充滿了等待和希望。

他熱烈希望和期待的終竟隨着晨光來到。

「靜輝！靜輝！」韞枝又站在樓下呼喊。

他感到不安，舉動說話也很不自然，昨夜預備要說的話都忘卻，就是還在，他也沒有勇氣說出。

依舊是無言地向他一點頭，依舊在天真棕黑的面兒泛出笑渦。他呢？也是焦急得面龐都漲紅，全身在震動，在這麼暖和的天氣裏，他卻冰凍了兩手。

今天的岩影以爲很清楚了她的一切。

他看清韞枝沒有像小姐太太們一樣搽着白粉，也沒有用人工來修好捲轉的美髮，那是天生成這麼美。他看清她還是在束乳，——這個，使他微覺得不安，因為這是舊家庭的表現。

分明，岩影被她陶醉了。現在的岩影，不論在什麼時候，尤其是上課，他常常會感覺

得很無聊，只希望着清晨的來臨，清晨是和韞枝相見的時候呀！

(四)

第二天的晚上，狹小骯髒的小房裏依然灑滿了火油燈光。

晚飯後的岩影在這兩天裏已經破了常例，不到他認為最可愛最使他沉醉的海濱散步

去。

在靜輝處得來更多關於韞枝的消息。

這一切的消息，引他跌進愛的陷阱裏，沉醉，迷戀，幻想；愛的魔力使他整個靈魂陶醉，理智迷倒。靜輝告訴他：韞枝是如何的溫柔天真，活潑可愛，學校裏得到的是怎麼的成績。她告訴他：韞枝的性情因為太過於柔順的原故，所以在校裏又是怎樣給同學欺負；尤其是那可惡的月季。她告訴他：韞枝住在××街一四零號，所以韞枝說常見他在門前經過。她告訴他：韞枝也是個文學的愛好者，她要向他借些關於文學的書籍，問他可以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明天我願意將我自己最有價值的書籍盡數借給她！」她對靜輝說了這一句。

於是歡悅都向他跑來，同時，他的思想也變了。

——難道她也熱烈地愛戀着我嗎？是的！一定是的，她一定在愛着我，熱烈地愛着我。對她所抱着的展望大概也可以實現罷。歷史的使命？不！不要了！和她一起離開都市的偽善的人們，跑到清幽的境地去，到大自然的懷抱去。而且她也是文學的愛好者，互相安慰着，把人類一切的偽善都描寫透了，有時在樹蔭下，在草叢裏，在清水邊，親密地擁抱，熱烈地相吻……

想到吻，他的臉龐就感覺得熱辣辣的，緋紅了，因為他從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清晨跑到沉靜的偉大的宇宙來。

岩影的心裏帶了無限的歡悅，然而蘊藏着焦急的情緒。不過，他是耐煩地等待着，等待着韞枝的到來，耐煩地等待進行他對韞枝的示愛。

七點鐘打過了。他焦急煩躁得幾乎要絕望。

——她為什麼還不來呢？生病麼？不！不會的！她一定會來，或許她的家還未吃飯，遲了些兒罷。我遲到學校倒也不大要緊，只是她會來不來呢？

天真的小妹妹和小天使一般的美麗，半跳半跑的來到他面前，抬起頭兒斜望着他，嫩

白粉紅的小臉兒泛出天真無邪的笑渦！

「哥！你放學回來時買油條給我呢！」

「不買！走開！別在這兒吵！」他生氣的大聲斥責着，順手就打了小妹妹一個耳光，好像這一來就把心裏的積鬱散發出來。

小妹妹呱呱的哭了，帶着哭聲跑到媽媽跟前去。

他感覺自己有些兒變態。爲什麼要打小妹妹呢？這是他最疼愛的呀！她也沒有做錯什麼事，這無理的斥責和耳光實在找不出相當的理由來解釋。然而他沒有懊悔，只有煩惱苦悶，他很想找人再打一兩個耳光。

「靜輝！靜輝！……」韞枝來了。

他心頭的苦悶煩惱都沒有了，飛去了，現在只有歡悅的心情。使他沉醉的韞枝是來了，他的目的物已經顯現在眼前了，然而卻又使他感覺得不安起來，一舉一動都很不自然，說話的時候也遲滯顫動。

「你要借什麼書呢？」經過靜輝的介紹後，第一次向韞枝講話，他覺得自己的一顆心在亂跳，想了好久才吐出這麼一句溫柔的話。

「有一本叫做『紅玫瑰』的你有沒有？」韞枝也像很羞澀似的，顯出焦迫的狀態。

「什麼？紅玫瑰？」這一本書就使他深鎖了雙眉。「這本書我沒有！等一下到學校圖書館替你找。」聲音的不流暢，顫動，滯澀，都很明顯。

「別的呢？」

「這兒有一本，你拿去看罷！」他很慷慨的樣子。

岩影撇開現實生活跑向幻想的境域去了。在上課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刻不記着她的名字，教師考問他的時候，他只能直直的站立，答不出來。

放學吃午飯了。這是他整個上午佇望它快到的時刻。下課鐘一響，他立刻跳起來，將課本放進抽屜裏，直往圖書館跑去。

圖書館好容易等到開了，他把文學部門的每一本都看過了，找不到，重新找，又找不到，還是不灰心的再找，又找不到，他生氣。

「哼！什麼圖書館？一本這麼小本子也沒有，真糟糕！」

在過去，他因為帶有點革命的意識，對於愛情小說都加以憎恨和攻擊，他不管這本書有沒有價值，凡只是講愛情的便罵爲無聊，罵作者是醉生夢死，罵學校不會用錢，買這樣

無聊的小說給學生閱讀。然而現在，他分明知道這本書一定是講愛情的醉生夢死的小說，但是卻怨恨學校爲什麼沒有。他有些兒反常。

到處找同學詢問這樣的一本書，不辭艱苦地連教員也詢問過，真使幾個和他站在一條線上的同學，都覺得驚奇。他爲什麼一定要借這本書呢？那是他曾咒罵過的呀。誰都不明白，誰都不知道，可是他無理會這點，還是絮絮地不肯罷休。

「喂！竹影！你最愛看小說，有一本『紅玫瑰』你看過沒有？」

「紅玫瑰？那是一本戲劇，看過了，很有趣味的。」綽號小說家的竹影回答着，好像要表現出小說家的看書之多。

「好！你借給我吧，既然你有了，總得借給我。」他歡喜得跳起來。

「不！我沒有！在圖書館借的，你到圖書館借去罷。」

「我在圖書館找沒有才問你呀！」一片失望滲進他的心窩。「你在那兒找到的，帶我找去。」竹影無情地扳起面孔拒絕他的要求。

「那末它的內容是什麼？」

「我記不得十分清楚，大概是一個藝術家的三角戀愛。」

「你知道那一個同學有這本書嗎？」

「我不知道！」

竹影冷淡地回答過後，就無情地離去，他暗地罵竹影是一個缺乏情感的動物。然而岩影自己呢？他在過去曾經痛罵過情感，提倡科學的文學，革命的文學，他說情感是虛偽的東西，現代的文學應當把情感丟開，然而現在卻罵別人缺乏情感。

岩影的行爲真有些兒反常。他的思想在三日裏完全改變。
他和同學的關係一日比一日壞下去。

(五)

一天他放學回家的時候。

疲倦得沒有半點氣力的躺在椅上噓着氣，把書丟在枱上，閉目養神。

舅父氣憤憤地拿着一份哄動一時的報紙，跑上樓來，喘着氣狠狠的說：「岩！你看，蠻不講理的奪去東三省，殺我同胞，放火，那還有什麼文明？你看！」他把報紙交給岩影。

「不看！別嚕嗦！拿開去！」他帶着厭惡的神情，把報紙擲到地上。「誰要看這些東

西？誰有空閒？管牠去！」

時間一日一日的推進，岩影對着韞枝再也不會像從前那麼焦急不安，感情也跟着時光的推進而一日一日的濃厚。但是，岩影在學校的功課也隨着這感情的濃度一日一日的落後，先生、校長會訓誡過他，就是他自己，也曾自勉自勵過。然而神祕的沉迷，終於使他索性說了最後的一句：

「什麼是學問？什麼是偉人？什麼是歷史的使命？不要了！都不要了！有了她，我就是有了世界，有了世界有的和不能有的東西，我還要希望什麼？」

同學都爲了他的學業落後而驚異，尤其是思想的突變，和他同有革命思想的更加詫異驚奇，然而有誰知道他的隱秘呢？

的確！他是沒有什麼空閒的時間來看報紙的！不，是沒有心情來看報紙的。他一顆純潔的心已經交給韞枝。雖然還不知道韞枝也把一顆純潔的心交給了他沒有，然而現在的岩影決不肯再幹些兒熱烈的爲公理爲人類的事情。學校裏馬虎開了一個會，也不會見他有什麼熱血沸騰的演說。他覺得這些同學太多事，都使他討厭，憎恨。

舅父用着驚奇的眼光望着他。

「喂！岩！早晨你借了那本書給韞枝？」靜輝從房門口出來，向他問。

一提起韞枝，他就精神奮發，所有的困倦都消失了。

「借了兩本小說月報給她。然而她也借給我一本張資平作的愛力圈外，可惜她有錢亂花，只會買這種小說。」

「喂！你懂得照相術麼？」靜輝打斷了他的話。

「懂得又怎樣？不懂得又怎樣？」

「韞枝說如果你懂得的話，她買Leica，你向同學借照相機，禮拜六到××公園去。」

「懂得！我一定去的，你告訴她！」

他所有的困乏都沒有，無形地飛去，心靈裏蘊藏着無限歡悅的情緒，這是他唯一的慰安呀。

真好像一個幾乎沒有飯吃的窮漢，突然在路上拾得一百塊金幣，那意外的喜悅呀，自然比那些吃得肥胖的資本家中了一百萬的馬票更感到幸福了。他渴望着異性的慰安，正好比那沒有飯吃的窮漢。現在他幾乎歡喜得流出眼淚。然而，困難的問題又到來。

——照相機借來是容易，然而對照相術完全是門外漢，照得一場糊塗的時候又怎樣對

得住她？拒絕又不願意，這個好機會又不能多得，怎麼辦呢？

他爲這問題想了大半夜。

爲了愛的魔力在他後邊推動，爲了要對韞枝表現真實的愛，岩影終於耐煩地想出了應付的方法，他把問題解決了。

「湘君！你能答應我一個要求麼？」第二天的早晨就向以攝影聞名全校的湘君問。

「什麼要求？」湘君抬起美麗俊俏帶有女性美的面龐。

「教我攝影可以不可以？」

「噫！學起攝影來了！到底爲了什麼？」湘君驚奇得很。

「沒有什麼，不過我覺得他是藝術，我很歡喜研究。」他撒謊。

「攝影不是攪一下就能成功的，沒有失敗，沒有相當的經驗，也是很難學成。而且在

這社會裏，非有金錢不行。」

「不！你別管我，只要你用速成的辦法，把我教會就好，可以麼？」

「當然可以，然而無論怎樣，非有經驗不能照得好。」

「有經驗沒有，你別管我，只要你肯教。」

「當然可以。」

「現在就教罷！」

「沒有照相機，沒有幾點鐘的時間，那裏能夠明白？」

「那末怎麼辦呢？」自言自語，註定失敗了似的。

「明天是禮拜六，下午沒有課，我帶照相機來這裏教你。」

「太遲了，今晚到你家裏好不好？」

「也好！但是爲什麼明天就太遲？」聰明的湘君窺出祕密來了。「你一定要告訴我，不老實說一定不教你。」

「沒有什麼，不過我姊姊的一個同學要我到××公園照相。」他知道在聰明的湘君面前不能隱瞞，於是低下頭兒微笑着細聲說。其實他也很願意給湘君知道。

「那難怪最近你思想態度統統變了。」富有革命性的湘君這才恍然大悟的知道同在一條路上站着的好友，最近改變的原因。「啊！原來是這樣的！」

「湘君！可以麼？一定的！今晚七點我到你家來。」他誠懇的要求。

「你不要擔心，我答應就一定可以做得的。但是，你要知道，年青人的戀愛我不反

對，然而在戀愛期間不要忘掉歷史給我們的重大使命！」湘君警誡他。

岩影想起那一「在戀愛期間不要忘掉歷史給我們的重大使命」一句話，在過去，他也曾向一個沉迷在愛的漩渦裏的同學說過，然而現在別人來說自己了，他覺得慚愧。

一夜的工夫把攝影術學成功。

禮拜六終竟來到這偉大的世界。

午後，岩影從學校急忙的拿着書坐車回到家裏。這一次的坐車回家還算是他破天荒的第一次。

韞枝已經等得很久。還有一位同學，那是平時很少來，聽靜輝說是在學校很愛開玩笑的家芳。這頑皮的女郎的確是老實不客氣的，完全都沒有韞枝那害羞的態度，說話的聲音也很響，半點都沒有中國女子特有的溫柔。還帶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怪難看的，岩影想，這也許是她的妹妹罷。她們經過了一番的商量，就把到××公園去的計劃打消，而改到海濱和附近稍爲清靜的地方去。因爲這個緣故，靜輝不去了。

在酷熱的南洋，尤其是中午暴日最顯現它的威力的時候，在馬路上跑真好比在熱火中行走似的難受，只有幾個爲了要吃飯而不能不做工的苦力才肯在這時候趕路，此外不論什

麼人，都躲在家裏，姨太太們更要在電風扇下避暑。然而他們卻好像和烈日鬭氣似的，偏要找尋清靜的地方，怎能找到呢？但他們並不感到氣餒，結果倒也還能在好幾處地方照了幾張。

韞枝對他說不到公園去玩個暢快的原因是經濟不十分充裕。而他也不敢答應負擔車資。因為穿着漂亮的西裝的岩影衣袋裏還不夠三角子。我們同學是可憐的無產者呀，岩影心裏說了這句。

(六)

他回到家裏，晚上就因為中暑，生病了。

躺在床上連幾天，清晨韞枝依然有來約靜輝回學校，但是對他卻絲毫不關心似的連房裏也沒有進來看一下。岩影躺在床上，聽到叫「靜輝」的聲音，聽到靜輝講話的聲音，聽到下樓的脚步聲，他不由的有點兒氣憤。

——我這病為什麼而生的呢？這完全是爲了她呀！到火熱的陽光下去照相被曬病了，這不要緊，然而她知道我生病了，也不來這兒問候一聲，如果真是愛我，就不是這樣了。他的病痊癒，對韞枝的怨恨也跟着消失了。

相片是照得一塌糊塗，模糊得連人都幾乎認不清楚，他知道這是光圈太小的原故，當韞枝拿給他看的時候，岩影很慚愧。雖然韞枝是沒有埋怨的話，然而他的臉緋紅了，他痴望着模糊的相片，經過了半分鐘的緘默，才不好意思的對韞枝說：

「對不起，把這都糟塌了，這個禮拜六我們再去照好不好？到公園去！」

「我的經濟很困迫。」

「不要緊，我可以負責一切費用，不必和別的同学，只同靜輝去。」他竟大胆起來。無言地沉默着點了一下頭表示答應。

歡悅快樂把慚愧不安掩蓋了，他陶醉在愛的幻夢裏。他已經失去理智，任愛神在主宰。火似的热情燒遍了他全身，他要拿一顆純潔的心送給韞枝，同時也需要韞枝能夠給他一顆同樣的心。然而，在這歡悅的後面，緊跟着的又是一個難題。

金錢的魔力主宰着宇宙萬物。

他不是一個少爺，不過是一個窮學生罷了，那兒來的這麼多錢到公園去攝影呢？他焦急，煩惱。向同學借罷，然而借錢是要還的呀！而且會借得到尚不成問題。不借罷，難道不去麼？答應了呀，怎麼辦呢？然而聰明的岩影卻又在靜悄悄的夜裏，想出了應付的方

法：利用，利用！把學校裏渴望着女人的少爺們來利用！

一個清晨，他拉了近視眼浩謹到校園裏散步，徘徊在樹下，踐踏着昨夜落下來的小葉。在天還未亮時，就下了一場大雨，現在的天空還是陰鬱的沉着面孔，地下的污泥經過雨水的浸濕，又爛又滑，行路真不容易。一陣風吹來了，樹葉上積聚的雨水滴答滴答地跌下來。浩謹恐怕地上的污泥弄髒他潔白的西裝褲，幾次要回到課室裏去，可是都被岩影拉住。

岩影把浩謹扯到沒有同學在的地方，那樹叢裏。

「喂！你有攝影機沒有？可以借給我麼？」岩影細聲的說。

「前個禮拜你不是向湘君借麼？這一次爲什麼不向他借去？」

「他的照相機我不懂怎樣照，你的是什麼公司的？」現在岩影在不知不覺中學會了欺騙和撒謊。

「是Kodak公司的，你借到那兒去照？」浩謹反問着。

「和我姐姐的朋友到××公園去，你去麼？」

「我可以去麼，可是真的？」意外的驚喜深深地透入浩謹的心。「什麼時候？」

「明天！你不去？」

「去！一定去。」決意的回答。

「我們跑路去的，這麼遠，你跑不動罷。」

「不，坐巴士車去，我出錢！不要緊。」浩謹很慷慨地說：「我有兩捲子Film，不必再叫他們買了。」

「好！就是明天去，Eli和照相機你帶來，下午一同去。」

「一定的，你不要騙我！」

「騙你幹什麼？決不會的！」

「不要給別人知道，尤其是家夫！」

(七)

禮拜六的下午。

清澄靜美的天空，色作蔚藍，漂浮着一堆堆白雲。小崗上滿佈着青綠的小草，湖水泛出漣漪微波。蒼翠的樹葉，紅艷的花兒，將這大自然點綴得說不出的美麗。住慣喧鬧的城市的人們，誰都願意跑向這清幽的地方來。在這富有詩意的境地裏，岩影四人都被大自然



陶醉了。祇有浩謹身上感覺到不適，因為他穿了一件值三十多塊錢的漂亮絨衣，蒸出一身兒汗。

這美麗的境地使他們沉醉，使他們迷戀。岩影是自然的愛好者，對着這富有詩意的美景，加以有愛戀着的韞枝在身旁，他忘了過去，忘了現在，忘了將來。過去所有的革命的意識，喊過的口號，歷史的使命，都消散了，讓偉大的志願都留給這美麗的小山崗。韞枝呢，她把害羞都收藏起來，將特有的天真盡情地顯現，像一隻活潑的鳥兒相似，不住的奔跑，一忽兒在青山上，一忽兒在綠水邊，濃蔭裏。岩影爲了對她的愛戀，也跟着韞枝亂跑，留下浩謹同靜輝在後面。

任情的歡笑，任情的迷戀陶醉，終於被時光的推進搶走了。日暮了，美麗的景色都沉在暮靄裏，他們不得不離開。

接着又是浩謹出錢，一連在禮拜六的下午去了兩次。

(八)

說韞枝愛岩影，她卻不會表示過愛的態度。說不愛罷，她卻又和岩影顯得比任何人都來得親密。在這時期裏，說岩影是初戀呢？還是單戀呢？誰都不知道，只有韞枝才懂。

暑假的時間慢慢地逼近。

岩影覺得很焦急，假期裏，韞枝不能來呀！他憎惡暑假，憤恨暑假，有好一些同學捏着手指算還有幾天就放假了的話，他就覺得憎恨，有時竟會認爲是侮辱他，譏諷他。然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日子還是一天一天的逼近。

同時韞枝對他也慢慢的冷淡。

「韞枝！這一本蝕是茅盾的三部曲，震動中國文壇的偉大作品，你拿去看吧！」

「不！我不看！」

「放暑假麼？不要緊，在假期間正好看。」

「不！我不看！」

「爲什麼呢？」遭了拒絕後的失望籠罩了岩影的整個心靈。

沒有回答，只低着頭兒在玩弄自己的手帕，天真的面龐沉靜得可怕了。

天真的臉兒失去無聲可愛的微笑已有好一個禮拜。

暑假終竟跟着焦急的情緒來到。

在暑假前兩天韞枝就沒有來岩影的家，也不會到學校，真使岩影悲傷，苦惱，心坎裏

滿佈了懷念的情緒。

同學畢業的畢業，要轉學的也預備到別地方去，好像大海裏漂蕩着的一堆浮萍，被怒濤打得東西星散，永遠不能再聚合了。同學們一個個的散開，情感重的就懷了一片眷戀的心懷，無限惜別的情意。然而，岩影呢？他完全沒有半點離情別緒，整個心窩，都戀着韞枝。他在這剛放暑假的時候，就急切地等待新學期的開始。還有，就是期待韞枝在暑假時的到來。

韞枝是不是愛他呢？是不是肯把一顆赤裸裸純潔的心送給他呢？誰能知道？說她願意把愛情給他吧，然而，一禮拜，十天，十二天……更悠久的時間裏，卻沒有來過岩影的家。岩影也寄過信給她，然而還是杳無音跡。一塊石丟到茫茫的大海裏去，還會有一個水圈，然而用半夜的功夫把信寫好了，寄去了，卻得不到回音。這顯然是無情的表現。那麼，說她不愛罷，又聽說在幾個同學訪問她時，曾郁悶地問起岩影的情況，對岩影又是關心似的。這可憐的岩影，對韞枝的想念只有加倍的熱烈。

(九)

岩影病了，他的表哥說他是患了 Love sick。

韞枝最要好的同學惠蘭來了。

還未上樓，岩影就焦急地問她：

「你有訪過韞枝麼？她怎樣？」

「韞枝？她將要結婚了。」一枝刺傷心靈的利箭出在惠蘭的話裏。「你怎麼不知道？」

「真的？爲什麼我不知道她訂婚？同誰結婚？」意外的驚愕。

「就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說在她未出生時就訂婚了。真可憐，現在整天關閉在家裏，因爲將結婚，風俗是這樣的。前個月家庭方面才告訴她，現在行動完全不能自由，眼看她一天天消瘦了……」

等不到惠蘭說完，就帶着滿眶淚珠兒跑開了。他不願聽下去，其實是不能聽下去。他傷心，想要索性放聲大哭一場，然而恐怕家裏的人聽到，便躲在床上，把被蒙頭，暗自把眼淚流個爽快，哭得疲倦了便睡去。

那一晚他說肚子痛，沒有吃飯。

在靜悄悄的午夜，他起身來，拿起筆傷心地寫了一封信給遠地的朋友——在過去和他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湘君。

湘君：

別後不過半月，然而我現在已經完全變了。

湘！過去我和韞枝怎樣，你是知道的，我知道現在你也極願知道我們的消息，然而，天呀！我該怎樣對你講呢？

我太過於傷心了，決不能再忍心把一切告訴你，朋友！我只能簡便地說一兩句。唉！韞枝出嫁了，被萬惡的家庭壓迫而出嫁了。可憐聽說她一天天消瘦，我該怎麼好呢？她是我愛戀着的人兒呀！此後，她天真的微笑，活潑的眼兒，沒有了，統統沒有了！

湘！我的夢醒了，從甜蜜的美夢裏驚醒了。夢裏的甜蜜，我能忘掉麼？天！如果能夠忘掉，就把過去的一切，一生，全都忘去罷！

朋友！盼望你的回信！

你的友人岩影 ×月×日

他想要再寫，卻不能寫下去，丟下筆兒，痴望着陰黑的樓梯。岩影想，那不是韞枝清晨來的時候站着的地方麼？不願看了，轉過頭兒望着散放在枱上的一本吶喊，一本寒鴉

集，那不是曾經她借過的書籍麼？觸目的都使他傷心。唉！她要出嫁了！他想着想着，終於噙着淚兒睡了。

信是第二天清晨拿去寄的。

幾日後，回信來了，他顫動着的手兒把它探開。

岩影摯友：

來信早已收妥，友人！你別傷心吧！

岩！你有高尚的理想，我在過去曾替你耽心，老實說我是怕你沉落！現在你覺悟了吧！我祝你加緊努力，光明就在黑暗的前面。現在狂風暴雨正吹打在故國的天郊，太平洋的怒濤正在澎湃呼嘯，年青的朋友們，奮鬥吧！時代要你踏上征途。

朋友！你應該努力，歷史給我們重大的使命。你要知道，什麼是靈魂的高歌，愛的交響？朋友！這都是幻想呀！你能把過去的陳跡忘掉，我祝福你新生的開始！

你的美夢既是醒了，岩，你就不必再懷戀着夢裏的甜味，這是夢境呀！過去了的是永遠不會回來的，還是來幹我們偉大的事業，做個時代的先驅！是的！岩！我們爲真理平等自由而奮鬥，努力吧！

你的湘上 ×月×日

信看完後，他面龐上立刻呈現出笑顏，那是覺悟的微笑呀！過去幾個月以來蘊藏着的憂鬱都無形地消滅了。真理！平等！歷史的使命！一切爲人類奮鬥努力的事業都在前邊向他招着手兒，要他犧牲自己去爭取弱者的成功。

「流血！努力！奮鬥！」他狂呼着口號。

完稿於星島一九三二，四，十四

(原載「公共國地」一一四——一二四期)



峇峇和娘惹

丘士珍

(一)

(缺一節)

(二)

(缺上半節)



在車上，老頭兒和峇、惹坐在後排，阿姨在前頭和車夫阿貴並坐，惹不時發現到阿姨和阿貴擠眉弄眼，但，因為爸爸隔坐在中間，沒法使她弟弟注意，而且老頭兒又和峇在談着英文學校裏的事情。

他們回來後，阿姨故意兜着峇談天，她巴不得老頭兒早些到外邊去打牌，然而老頭兒卻要阿姨陪他睡覺去了，阿姨晚上又算失望。

時計報着午夜時分了，除了在街上一聲兩聲的「鷄肉粥」的叫賣外，一切都寂靜着。

惹躺在床上只是翻來覆去地睡不着，他瞑想着阿姨和他的父親在做着那不可告人的玩意兒。

她的芳心不住地波動起來，她又想起可愛的弟弟，真是蠢笨得可以，他也不曉得偷偷地跑來和阿姊一塊兒睡覺，兩個人冷清清地隔在咫尺，她不禁深長地嘆了一口氣。

然而，惹正在想入非非的當兒，一條黑影浮現在她眼前了！

於是，她和他屏氣靜息地在床上顫動着。

第二天早上，峇念的英文學校因事放了假，他趁機會躺在自己的房裏養神。

午後，他的二姨，惹的母親從她的一位表親家回來了，而且還跟着一位中國內地裝束的妙齡姑娘來。

於是，他們家裏又熱鬧起來。

最有趣的是那位新從唐山來的姑娘。峇心裏頭感覺得。

——母親，她是我們的表妹嗎？

二姨被峇一問，方才曉得忘記了爲她介紹一番。

——不錯，這是你的表妹阿美，她新從唐山來，因爲姑母那邊沒有女子中學，所以我

特地叫她到我們這邊來住，她可以在本埠H女學去念書。——阿美，來，我替你介紹，這一位是你的表哥。——還有這位是阿嬌，你要什麼東西，可以叫她替你安置。晚上你舅父回來的時候，我就叫他明天去替你辦入學的手續。

阿美坐在一隻彈簧椅上，很不自然地把眼睛溜過來溜過去地周圍望着。她覺得這個房子和過港那邊又不同。那邊的茅屋，他們叫做什麼「亞答厝」。這兒，滿漂亮的牆壁和地板，都是白雪雪光溜溜地。從大門進來就可以看見一個很大的鏡台，安置在大廳。正中的靠壁那邊，兩邊都排列着漆光的交椅，而且大理石做椅板的。中間一張圓圓的桌子也是大理石的，只是一隻腳和家裏的不同。壁上除了一個很長大的時辰鐘外，還吊着很多套着外國畫的鏡框，廳中還吊着一個圍着綠色絲紗的電燈，門口也是一盞電燈吊着，但是用一個白磁的東西罩着。這兒有點和家鄉相同的就是：門口兩隻紙糊的大字燈籠。不過這裏的好看一點，新一點。

阿美又看看那位表姊，也是和二舅母一般下身套着一條好像裙子樣的，據說就是什麼紗籠。上身一條對襟的外衣，飾着許多金鈕子一類的東西，從頸項上還掛上很多珠子金鍊，垂在胸前，脚下拖着一雙金線的拖鞋。最奇怪的是她的臉上亂塗亂抹的擦着很厚的白

粉。表哥峇山呢，裝束是西裝，只是他又沒有耕田，爲什麼一副圓整的面孔會那般赤黑，和路上看的那些番人一樣赤黑。想不到那位阿嬌卻和家鄉裏的婦人一樣裝束，三姨也是中國裝的，只是時髦一點。

阿美覺得非常生疏而侷促不安，表姊們好像不大看得起她的樣子，沒人來和她談話。她也聽說過番邦的人最看不起新客，不論男女，新客在一般僑生者的眼中是一隻「峇味」，即中國上海人所謂豬糞的意思。

只有那位表哥，好像是很誠懇的樣子。阿美覺得。

——阿美，你跟我到樓上去，我叫阿嬌把你的房子佈置佈置。

——隨便就好，舅母！我睡地板也可以的，我們在家裏是苦慣了的。

這使大家笑了起來，連峇也覺得爲什麼這位表妹人材是那樣美的，樣子也過得去，說話卻這樣笨？

——阿美，我們這裏是要講究一點的，你不必客氣，我們是大人，要有一點大人的氣概。

阿美怪難爲情地跟在舅母背後。

——阿美，我們上樓是要脫鞋子的。不過，自從你的三姨來了，大家就隨便起來。但
是你學習學習。我可以叫惹拿一雙拖鞋給你，或者叫阿嬌去買一雙來也可以。因為此地
的人家，大家都是樓板擦得光溜溜地呢。

——唔。

阿美只有唯唯聽命了。

阿美看看樓上，又是一種講究的佈置，地板果然是光溜溜地，倒下去衣服是不會髒
的。

——這廳旁的兩對間，這一間是你表哥的寢室，對面那間是你表姊的睡房。後樓左
邊一間是我的房間，右邊的是你三姨的房間。這兩個走樓有兩個房間沒有人住，現在可
任你選一間。

阿美的舅母在指點着。

——唔，舅母，阿嬌住在那兒？

——她在樓下。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天台，那兒有一個冲涼房，一個廁所，樓下也是有
的。樓下除了櫥房和阿嬌的睡房外，後面也有冲涼房和廁所，並且隔壁還有一間放汽車的

房子，汽車夫也住在那兒的，晚上我們吃飽飯了可以帶你坐車兜風去。

阿美覺得這兒有如仙境一般舒適。

(三)

阿美在她舅父的家裏已經住了好幾個月了。這幾個月的生活經驗，使她對這新生活感到非常的興味而且充實。

她和表姊，三姨，尤其是表哥，都非常地友好和親熱。她當課餘飯後的辰光，時常也和他們一塊兒玩耍，坐汽車兜風，看影戲，有時候閒在家裏和着留聲機唱歌，跳舞。最有趣的是，她的舅父最近新買了一架「披阿怒」給她練習，她的表哥又拉得一手很好的「梵啞鈴」，自然她和他時常很快活的唱和着。她現在也會吟英文詩，也會彈着有聲影片的名歌譜。總之，她完全卸下了鄉下姑娘的舊習氣，她已經變了一位南洋式的最時髦的年青女學生了。雖然她現在才十六歲，才在H女學初中一年級肄業，然而她的聰慧的智能，正如她的容貌，在一天天地像一朵蓓蕾一般美麗地怒放起來。她還說得幾句：「沙央，沙央」的馬來話。總之，她已經是成了舅父一家人的一位安琪兒，一位最可愛的天使了。因為她的性情又是和她那種少女特有的風姿一樣優柔曼美。尤其是峇時常對她感嘆着，讚美着。

是一個公共假日，阿美和峇的中西學校都放了假。峇要她和他一道到紅毛花園去遊玩，她很爽快地答應他了。於是峇叫車夫把汽車油漆好，自己架着車，把阿美載着往紅毛花園去了。

這位表哥真不錯，他自己又會駛汽車呵！在路上，阿美望着風馳電掣般的風景往後掠過去的時候，坐在車裏想着。

不一會兒，汽車駛到目的地了，峇先跑下車來把車門啓開，扶着她下車來。當他那强有力的手臂挽着她的手腕時，她陡然覺得好像有一種異樣的電流透過她的血管裏去一般，使她麻痺了一下。

於是，她就讓他挽着手兒跑上一個大水池邊散步。

——妹妹，我們家裏便是喝這一個大水池裏的水呢。

哦，這兒白天沒有什麼好玩，天氣又不涼快，又沒有什麼花亭好休息一下。我們平常晚上來這邊兜風卻不見得怎樣。哥哥，我覺得站在這裏很熱呢。

她望着青空那個強烈的太陽後，天真地向她表哥歪着臉說。

——不錯，我倒忘記了，那邊有一處樹蔭下是一個很好休息的地方呢。

峇恍惚有所悟地馬上把他的表妹牽着走。

——要把我拖到那兒去啦；別把我的手拉痛了！
她一邊說，一邊不得不跟她的表哥走向那邊去。

——就是那株大樹下面，裏面還有坐椅呢？

她跟着他手指的那個地方看去，原來是一株大樹，很矮的，四面都垂圍着枝葉，她覺得有點胆怯的樣子。

——不，那邊怎麼好坐呢，什麼都看不見吧？

——就是外面有樹葉遮着，裏面才涼快舒適呢！

他望望四週沒有什麼人來往，勉強地把她拉進那株樹蔭去了。

這裏真的是有點奇妙，還有兩條椅排着，阿美更覺得不自然地在紅着臉。

——坐下來吧！

他已經坐在那條椅上了，她也只好坐下去。

兩個人暫時沉默着。

——妹妹，我有一句話……

他顫震着聲音吞吐地說。

——有什麼話呢？

她覺得有什麼意外的禍福要來了，她也更不自然地問他。

——呵，我的好妹妹，我沙央你呵！我愛你呵！你沙央我嗎？

他像影戲院中的演員那樣跪在她的跟前了。而且，還把兩手拉着她的兩手。

.....

她低下頭去了，但她不曉得怎樣回答來才好。

——呵，妹妹，你說呵，你愛我嗎？假使你不愛我時，我只得自己跳下海裏去死了

呵！

他在哀求着。

.....

他幾乎要哭起來。她實在不曉得怎樣答應他。因為她從來沒有想到真的有這樣的事在

她眼前出現。雖然她很早就在愛他了！

——哥哥，我「沙央」你就是了！



她終於說出來了！他跳起來把她抱着，又是像影戲般，和她接了一個又深長又甜蜜的吻。

.....

他倆自從這一番回去以後，情形顯然不同了！尤其是他的姊姊，覺得她所日夜耽心着的情敵，恐怕就要公然在她的面前唱着勝利的戀歌了。她日夜在提防着，嫉妒着。只有三姨不但不会嫉妒，反希望峇會和阿美結婚。她打算在老頭兒面前爲他倆打一個關節。

有一天晚上，峇又和阿美一同去看電影戲了，其他的人都在家打麻雀。

在雪亮的燈光下，一場竹戰在他們的大廳上開展。

惹坐在老頭子的對面，三姨和二姨坐對面，老頭子因爲牌打昏了吧，他還以爲阿美站在他的後面看牌，他說：

——阿美，你也來玩玩好嗎？

——早已和峇一道出去了。

惹很沉重地說。老頭子翻過頭去一看，這才知道阿美真的不在了。

——唉，這個小妮子，她出去也不告訴我一聲。

老頭子有意無意地哼着。

——爸爸，我看應該約束他們一下才是！

惹把麻雀蓋起來很鄭重地說：

——是的，阿美和峇很親暱的樣子。

二姨也說話了。

——不錯，我看他倆真是一對璧人，我想他們年紀都不小了，索性成就了這一對有情人吧。

三姨說後，看見惹現着恨她的神氣。

——這樣成什麼話？自家的表親怎好意思結起婚來？

惹公然反對了。

——這事情你以為如何？

老頭子問二姨說。

——我很贊成三姨的話。

惹想不到自己的母親也在和她為難了。



——那末我也贊成。其實呢，阿美初來吾家的時候我就想到了。

老頭子決定把阿美配給峇了。

惹祇得緘口無言，自己心裏頭一酸，幾乎要哭出來了。

(四)

峇和表妹阿美結婚不久以後，惹病了！她的病使峇起了一陣悲感。因此，他的良心驅使他親自去在親愛的姊姊跟前侍奉湯藥，百般殷勤，希望他的姊姊會寬恕他已往的種種，希望他的姊姊自覺起來向別的方面追求，因為他根本就不敢想到姊弟戀愛會有結婚的事實實現！他之所以會愛阿美，也是爲了意圖轉變方向的緣故。雖然，他一方面還是把對姊姊的愛埋藏在心的深處，他在追求阿美的時候，卻不會顧忌到姊姊的苦痛，現在自己的目的達到了，結婚了，而姊姊恰在這個當兒病了，怎麼不使他悲感，怎麼不使他愧對從小愛到長大起來的姊姊呢？他完全陷入一條愛的矛盾的夾道裏去了。他這才懂得點男女相愛的意義。

是一個午夜時分，峇山還在姊姊的房裏，完全又忘記了有一個表妹，有一個新婚不久的夫人，孤零淒清地在自己的房裏對着慘綠的電燈光吁嗟幽怨。

的確，阿美完全是一個天真的少女，她也不明白世間上有所謂愛的嫉妬，然而現在她覺到了，她覺得從自己的男人近來對惹對自己的行爲中可以看出自己完全是受他欺騙了！他是在愛她的姊姊，他不過利用自己來欺人欺己罷了。她記得在H校裏有一位先生對他們演講過一句話：「沒有愛的結婚是一種罪惡……！」她自己覺得將要陷在這不幸的罪惡的深淵裏去了。她恨他，她實在又是愛他。她又轉念，這或者只是那位無恥的惹在施展她的妖法，自己才結婚不久的男人不一定就會變了心。在想念了許久之後，她忽然提起勇氣來想跑過惹的房裏去不客氣地把他搶回自己的懷抱裏來。因此，她跑向惹的房子那邊去了。當她跑到惹的房門口的時候，她發現了那房門已經掩上了，她不禁咬着牙根在門縫裏張望着裏面到底是一些什麼情形！那妖精又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疾病。

這可氣殺人也，原來是兩個姊弟在床上擁抱着暢敘幽情啊！

——你這沒良心的，你當初不該說要帶我溜到唐山去過甜蜜的生活呀！

——好姊姊，你原諒我呵，我是不得不找她來結婚的，我們好避人耳目，我們的事情也可以從長計議呢！

——那末，你現在還愛我是嗎？

——我死都愛你呵！假如世界上沒有姊姊，就好像沒有太陽一樣呵！

——你這害死人的，你爲什麼又要和她結婚呢！你這只顧新人笑的東西，你不是有意要害死姊姊嗎？

——我方才說過了呀，我是不得不找她來結婚，不得不借她來遮掩世人的耳目哩！……

「真氣煞人也，他是借我來騙人呵！唉！——阿美自己悲憤了一番，不禁氣往上一冲，眼前一陣昏黑，她暈倒下去了——砰攏！——

——什麼事？什麼東西在那裏砰攏一聲！

老頭子在後樓三姨的房子嚷起來了，峇趕快從姊姊的被窩裏跳出來一看；這可不得了，自己的新夫人爲什麼跌倒此地，他不禁高呼起來。

——哎呀，不好了，阿妹倒在這裏了！

於是，老頭子也趕出來了，三姨也跑出來了，二姨也來了，阿嬌也從樓下跑上來，只有惹反在床上無病呻吟地響着，但沒有人管她了。

爲什麼會這樣？

老頭子的眼珠幾乎要突出來了，他望着峇峇，似乎鑽破了個中隱秘似的。

——不曉得呢，我因為姊姊肚子痛得厲害，才來照顧一下，不料她就——也就是她要來照顧姊姊因而跌昏了吧！

峇在發抖着。

——趕快，把她扶進房裏去，拿開水來，趕快！

老頭子在嚷着，大家扶的扶，拿開水的拿開水。這樣忙亂了一陣，阿美醒轉來了，她不禁雙淚交流，她在飲泣着，她的美人肩在顫動着。

「什麼事？阿美！」

.....

阿美只是飲泣，大家啞口無言。

.....

自從經過這番風波後，峇峇不但不愛阿美了，而且一天天地在增長着對她的討厭。自然，在阿美一方面也一天天地在增長着對男人的憎惡。因此他倆幾乎每天都要吵鬧一兩次，吵得全家人不安寧起來。就是惹雖然一方面在暗地裏得意，然而也覺得怪難為情地，只好天天睡在床上裝病。



關於峇峇，娘惹，阿美們的暗潮，老頭子早已洞悉了，碍於面子不敢責備誰。他爲了此事經過很久的考慮，決定第一步是把阿美和峇拉在一起，第二步是設法替惹早些找一個對頭把她嫁出去。現在第一步做到了，怎奈娘惹推辭要選擇一個相當合意的人，而且她的母親也不肯隨便就讓娘惹嫁人，以致又鬧了亂子，甚至不可收拾，這種家醜外揚出去的話，雖有千萬的財富都會丟臉的，老頭子在苦惱着。

終於老頭子想到一個辦法，乘峇峇新從英文學校九位畢業出來，暫時叫他去倫敦升學，一方面可以緩和他夫妻的意氣，一方面在峇峇離家以後，可以設法把娘惹嫁給人家，將來峇峇回來自然就只得和阿美要好。他決定在最近期間，就實行起來。

(五)

——讓我來幫幫你收拾吧，這把「梵啞鈴」也帶去嗎？

阿美見峇峇在忙着收拾行李，心裏覺得着實過意不去，實在也很難過，眼見得他要遠赴倫敦去了。

——不要你動手，我自己會來的！

峇峇把那把「梵啞鈴」從她的手上搶了過來。

——呵，你一點的情分都沒有了嗎？你一點鐘內就要離開我了！你還要發脾氣？噎噎噎，阿美哭了，她想起在未結婚前，他那支「梵啞鈴」是怎樣地使自己沉醉在緋色的夢裏呀。現在，呵！現在他真的完全變了！一點一分的情感都沒有了！

峇峇的行裝一切都準備好了，船是四點半鐘開的，現在已經差不多整四點鐘了，峇峇老是忍心不睬她，讓她自己倒在床上哭。

峇峇赴碼頭的時候，一家人都送他到碼頭去，連阿美也忍住傷心地跟着去送他下船。

——峇，要記着時常寫信回家來呀！

娘惹的病也忘記了，他也在峇厘船艙裏，握着她親愛的弟弟的手在話別，他的淚珠也忍不住奪眶而出了。

——峇，你要保重自己的身體，在外國地方一切要小心呵！

三姨的眼圈裏也潮濕着紅了起來。

——峇，你要用功讀書，希望你此去就得了一個博士學位回來！

(六)

(上半節缺)

「這種世界，這種的情景，我們還能恢復昨日的榮華嗎？老頭兒，你老實地告訴我吧！」

二姨那雙因憂患而陷進了的眼珠，還在閃着一點希望的光。

——不要耽心吧，我們難道就此永遠衰敗了嗎？你相信着，我還並不老哩，在我未死之前我一定還要起家給世人看看。況且我們還有峇峇呢！縱使我不中用了，難道我們的峇峇就不會和他的老子一樣交一回紅運發財起來嗎？

老頭子還在倔強地解答着。

——唉！老貨，我想，我們好像是做了一場夢阿！

二姨把眼睛稍微合攏來休息了一下。

——我有件要事想和你商量呢！

老頭子忽然着急起來！

——有什麼事你儘管說吧！

——我想我們的娘惹應該要嫁出去了！

——唉，當我們起色的時候不打算這件事，現在你想把她賣給妓院裏嗎？

——那裏話，我要配給我那老伙計的兒子峇順啦，他和我們不是門當戶對嗎？

——你老昏老懵懂了，他們也不是衰敗下來嗎？他的那個峇順又不是一個好子弟，嫖賭飲吹無所不來。這個，我是不能答應的。

——不是這樣說的，現在的情景還講究的許多嗎？我告訴你，我對我那老伙計還有一個最後的希望，想和他訂契約呢。你應准了吧，這一點希望便是我們明日顯家的關鍵呵。

——那末，你主意好了，只要不讓娘惹一身世有什麼吃虧就好了。我的病也是因為耽心着娘惹不能讓我親手嫁出去。現在既然如此，也算完結了我們一件心事。

恰巧這個時候，娘惹拿了一些菓子進來要給她的母親吃，她雖然沒有聽清楚，他們在商量什麼事，但她也已猜中了幾分了，她把菓子放在母親的床頭後，馬上自己就退了出來。

——你看我們的女兒到底是乖巧，她自己就會意了，她自己一定也願意了。

老頭子掛着一痕勉強的淺笑，安慰着他的太太。

(七)

自從娘惹嫁出去以後，二姨的病更加沉重起來了，眼見得是病入膏肓！她怨恨她的女

兒跟了丈夫去後，就忘記了母親了，她從不曾回家來省視她一番，她派了好幾個人去請她的女兒回來，終是推辭不來。

一天晚上，約莫是更深的時候，娘惹忽然跑回來了，她走進母親的房裏去，一見面就伏在母親的身上有如孩童時代一樣的號啕痛哭起來了。這使她的母親又傷心又莫名其妙。一會兒她才啞嗚地說：

——母親，我被父親騙了，我是受人欺騙了！唉唉唉……

——什麼一回事呀？快些說清楚來！

——父親並不是把我嫁給什麼吝嗇，他是把我嫁給那個老不死的做填房老婆呵！真氣煞我也！那個老不死的，一個怪討厭的老骨頭。

——真的嗎，唉！

二姨一氣，一連吐了幾口鮮血出來。

——哎呀！

接着喘了幾口，二姨的一命嗚呼哀哉尙饜了！

娘惹搥心泣血地連哭帶喊帶跳地鬧了起來！接着一家人都圍來了！汽車夫蘇來忙着去

找老頭子，阿嬌忙着來爲死人換衣服！老頭子氣喘着回來了，一家人哭鬧了一陣，以後便是忙着死後的事情，所謂舉辦喪事等等。

然而娘惹在母親死後的第八天，就被那老丈夫，追着回去了，因爲她那天晚上還是偷跑來娘家的呢？

阿美自從家庭變故以來，書也讀不成了，成天價困在房裏哀怨。她希望她的男人索性永遠流落在倫敦不回來，她也許今後還有出路。然而據說他也因家庭的變故而將輟學歸來了，這使她又是一番失望！但同時她又轉念到自己的男人，也許此番回來會回心轉意了吧。這一別離只一年多，可是家道的中落變故，如同隔世一般的那末長久了！他此番一回到家裏來的時候，應該首先就要把自己擁抱在他那强有力的手臂裏來痛哭一場，來發洩那莫可名狀的悲哀。

阿美日夜是這樣想着。

她因爲近來心緒的惡劣，時常失眠。有一天晚上她又是一直到了午夜以後還在輾轉反側着不能入睡。她想到後邊去沖一個涼來，或者可以睡得着。

當她拿着浴巾從三姨的房門口經過時，忽然聽見裏面有一陣浮浪的聲音傳了出來，使

她不禁好奇地站住了，爲什麼公公不在家，三姨房裏有男人！

——別讓阿美聽見，輕一點！

——怕什麼，她聽見了也來一個！

她不禁嚇了一跳，然而她不敢張聲，她只好蹣手蹣腳地跑回自己的房裏來。她倒在床上望着那個淺綠的抱枕，低聲地嘆了一口氣。

——阿美，你覺得睡不着嗎？一個人孤另淒清地度着這漫漫的長夜，真是苦煞呵！三姨忽然進來坐在她的床邊。

——我不是那種下流淫賤的人，你去睡你的吧！

阿美想把她斥退。

——年青人當及時行樂呵，阿美，我叫他來和你快樂快樂好嗎？

——什麼話？

這時一個黑影閃了進來，原來他就是那個年青的汽車夫蘇來。

——什麼事？

——好奶奶，我來陪你快樂快樂啦！

儘管便是——就拿一塊濕面布猛不防地把阿美的嘴塞了起來，使她一些顫動也不會了，她只有任憑他們按住手脚，任他們擺佈，任他們強姦！她急得要窒息了，她終於喊了一聲——救命呀！原來是自己做了一場惡夢。她揩着一身的冷汗，又出聲嘆氣。

第二天早上，約莫是九點多鐘的時候，阿美忽然接到一封從來不會來過的她男人的信，她不禁活躍起來，她以為男人果然對她恢復未婚前的那種愛意了，他大概是先行來信相約自己到碼頭去迎接他吧，他已經動身回來了，這封信是預先報告自己說，他已經趁某號船回來了？她心在說着，手在抖着，把她男人的信拆開來：

阿美表妹：

啊，你只稍一注意我的稱呼你，你就可以明白我的態度了！我老實說，我現在是以表哥的名義來寫這封信給你。我從此不能承認，無論如何，我不能承認你是我的妻子！我將要永遠地忘記了我曾有你這樣一個倒霉的女子來做過我的老婆！

實在的啦，我不承認你是我的妻子了！你做的事情你自己是應該明白的，無須我詳細地來同你算賬一般，數說你的罪惡了。總之，自從你來我家後，你這敗運的女子來我家後，我的家就那樣一落千丈地衰敗下來。這一點，至少這一點你是應該負

責的！你完全是我家的一個罪人，我家的敵人！

我現在已經是有學問了，我的學問告訴我非脫離你這個敗運的女子不可！我這封信便正式地告訴你我要和你離婚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我不日就可以抵家，我希望你能自動地在我未抵家之前，迅速地離開我的家庭！最好是我們從此永遠不會在這個世界上見面，那是你的再好沒有的幸運，也免牽累我之一再飽受晦氣！而我還可以稱呼你是我的表妹。你要記住！你要實行！你並不是我的妻了！你的義務使你應該在我未抵家前迅速地，永遠地，離開我的家門！

我曉得你不曉得英文信，我特地請我的朋友某君爲我翻譯唐人語出來，你讀了之後，你應該一切都明白了。

峇峇於倫敦。十二、十一、一九三〇

當阿美未讀完這封信的時候，她早已不省人事了，暈倒了！

第二天晚上，阿美獨自在房裏，一邊揮淚，一邊拿着自來水筆在一本信箋上這樣的寫

着：

親愛的公公：

你的兒子的行爲與可怕的居心，在昨天那封信上，你是可以明白了！你們的勸慰我，愛護我，我是一百二十萬分的感謝的！然而你們試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以一個孱弱的薄命的女子，既受欺騙於前，復受侮辱擯棄於後，人非木石，是而可忍，還有什麼顏面活在世上！親愛的公公，這就是我要寫這最後的一封信的意義了。我雖年青無知，我自信入你家以來，實未嘗失德，即至我現在臨死的時候，我還是不願意把你家裏的妖孽們的醜事公開出來。我只恨自己命薄，我不敢怨天尤人！我相信這世界是有光明的一天，可是我所受的種種痛苦不能讓我在這世界上多活一天，我不能期待光明的世界來臨，我要離開這黑暗的世界了。

我恨我的智力學識不能道出自己的苦痛，來向世人剖白我的不幸的遭遇與冤屈！我不得不屈服在惡勢力之下來自戕我的殘生。我能說什麼呢？我願天下的女子，與其受辱，不如一死！……

當她寫到此地的時候。她忽然寫不下去了。她又是悲哀，又是憤恨！她反復的念着！

——我願天下的女子，與其受辱，不如一死？她終於把兩隻小眼珠睜大了起來。

——我願天下不幸的女子，與其甘願受辱，不如拿出精神來復仇！復仇！復仇！

——我應該起來復仇！我爲什麼要示人以弱？難道女子不是一個人嗎？難道我不想做人嗎？我要做人，我應該向欺壓侮辱我的敵人復仇！復仇！復仇！

她終於把已寫了一半的絕命書扯得粉碎了去。

自然，她的自戕的念頭也就克服了，她將以冷靜的態度來期待着對她敵人復仇的機會。

(八)

阿美近來完全是在過着一種矛盾的生活，她有時想自殺，有時想復仇；然而有時一念及自己這寶貴的青春，又想向新的方面追求！總之，在她的男人未歸家以前，她的心情到底還是不能有一刻的安靜。

一天午後，她的一位很久不會相過從的同學素蘭女士忽然來找她。她們相見握手之後，彼此都有一種不勝感慨身世的表情在她們那褪了色的然而還是少女模樣的臉上顯現着。

阿美請她到樓上自己的房裏去坐談：

——今天什麼好風把你吹來？蘭！哦，你的模樣好像也不如在學校裏的時候了！

——美，我們真是同命運，同遭遇，同是被幸福之神擯棄了的女子啊。

——難道你和張先生結婚了嗎？你輟學了嗎？

——何止結婚！而且現在又離婚了呵！

——爲什麼？張先生不是很愛你嗎？你又是這般多情者，你們爲什麼又離婚了呢？

——唉！美，我現在明白了，世界上的男子大多數是禽獸，是最沒良心的東西，我那個自然也是禽獸之一哩！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那個你是知道的，他本是我小學裏的教師。本來我是一個年幼無知的小女學生，我懂得什麼，我是以敬愛師長的心理敬愛他，那知他是曉得了我的父親是一個很有錢的富商，而且還是那個小學的董事，因而，他懷了野心用種種的手段來引誘我，迷惑我，終於我也就無顧忌的愛上他了！因爲父母痛愛的緣故，也就答應我招他入贅爲婿了。我們便是在你輟學後不久的時候正式結婚了！唉！誰知，我父親的營業也因爲土產落價的影響在最近失敗了！因之那個賊子也就對我冷淡起來！起初還是冷淡，近來時常打罵起我來了！他說，他如果不因爲我，他那裏要負擔我一家人的生活費，他完全揭破他自己的貪圖我家富有的假面具了！自然我也不得不看破了，所以終於前天正式在一個老律師面前，宣

佈離婚了！

她不勝淒愴地在數說着。

「唉！可見得有錢的人，容易有人愛，有錢的人也可以隨便愛人，不會得人愛者和不易愛人者，都是窮人。所以現在的青年男女講戀愛，真是沒辦法，有辦法的只是限於有產者。如果你有很多的金錢，你隨便都可以亂愛一場的！」

阿美的心裏忽然這樣的感想着，但她並沒有對她的同學說。因為她這種感想是由自己的處境，聯想到素蘭的處境，而發現的。所以她只是在自己的心裏沉吟，不好意思向素蘭說出。

素蘭去了後，阿美不禁又感傷了一陣。她同想到她們的學校生活來，她恍惚是在一個快樂園裏做過一場幻夢。

數天之後，阿美無意中發現了星洲報本埠新聞上有這末一段消息：

——昨晚×海邊有一女學生裝之青年女子，在躑躅徘徊，遊人初未顧及她將有何行動，有頃，猝然豁浪一聲，彼姝已躍入於波濤中也。後雖經警察救起，然已氣絕無望矣。查該女子有識之者，指彼為前曾在×校肄業之廖素蘭女士云云。

——呵，素蘭，人生！呵，弱者！

阿美雖然免不了滴幾點同情之淚，但她已發現了弱者的可欺可憐！她從此決定了不示人以弱，她將以堅決的復仇態度，來對付她一切的敵人。

是一個雨天的午後，峇峇回來了。他靜悄悄地一個人跑到家裏來時，他也不禁滴下了幾點感慨家道中落的淚水！

當他叫阿嬌指導挑工把行李搬到樓上的時候，才看見三姨一個人懶洋洋地蓬着三千煩惱絲，下來慰問了他一番。

——峇峇，你好像蒼老了一點呵！

——是的，三姨，你也比我在家的時候消瘦了許多呢！

——我尚幸能看得見你回來呢，唉！可憐你的二姨爲了我家衰落的緣故，已經憂愁致死了。你的父親現在簡直衰老得像鬼一般了，他現在鴉片又上了癮，整天價是躺在烟館裏呵！

——惹姊呢？我好久沒有接到她的信了！

——哦，難道你老子沒有寫信告訴你嗎？她在你二姨未死前就嫁出去了！可憐她是嫁

給那個加添老頭子做墳房呵！

三姨發現峇峇的眼圈紅起來了。

——那個賤東西離家去了嗎？

「小聲些，她還在樓上呢！峇，我說你不應該如此無情，她爲了你不知道尋死尋活了好幾回，好在我時常勸慰她，說你回來了後，知道了些吾家目前的境況，你便不敢任情使氣了！峇，你應該原諒她，你應該爲了你年老的父親，你千萬別再胡鬧了！」

.....

峇峇沉默了一會兒，無精打彩地上自己的房裏去，他看見妻子裝着一副意外使他想不到的神氣在看書，並不來向他打招呼，他也只得忍氣吞聲地把自己的行李搬過從前姊姊住的那間房子裏去，從此夫婦分房隔室有如路人一樣。

晚上，峇峇在一家漆黑狹小不堪的鴉片烟館裏會着他的父親。他父親真的瘦得只剩一把骨頭了！他的父親對他只是冷冷地，好像不大關心似的，較之離家前截然不同了。他回來後自己也着實悲憤了一番。

他想起了一年前的家境，想起了姊姊，想起了從前的三姨，想起了當時的表妹。如今

呢？如今呀！他真不敢相信這是現實！他以爲也許自己是在一個非常可怕的幻夢中。

（九）

「峇峇近來完全變了！」

峇的一家人都這樣感覺着。

是的，他近來真的是完全變態了！他學會了喝酒，他學會了抽烟，他時常要發脾氣，有時他連他的老子也要被他罵得狗血淋頭。他而且時常深夜不歸，甚至有時一連好幾天都不會回家。但也沒人理他，憑他去怎樣胡鬧，連他的老子從來都不過問的。

家裏的值的錢的東西一件件的不見了！

有幾回阿嬌向老頭子報告。

——管不得許多了，橫豎破家了！

老頭子一掉頭又去抽他的火烟了。

——那部汽車也被峇峇偷賣了。

有一回三姨很悲傷的告訴老頭子。

——汽車賣了正好，橫豎也養不起了，明天叫汽車夫蘇來滾蛋！

三姨心頭跳動了一下。

——蘇來說情願在吾家弄幫呢？

——憑你們的意思好了！

老頭子不經意地回答她後，又上大烟館去了。

——三姨，你還愛我嗎？

有一回峇峇又跑進三姨的房裏去把她擁抱着：

——你現在是有老婆的人了，請你滾出去！

三姨很不客氣地把他推出去。

有一天晚上，峇峇從一家酒店喝得爛醉如泥跑了出來。

他向着電燈光稀微晦暗的一條僻道上走去。

——喂，頭家，要叫姑娘開心嗎？這裏面是日本姑娘呢。

峇峇正在一家按摩姑娘的門口癡望着，忽然背後來了一個鵝婆模樣的胖老婦，笑嘻嘻地

問他。

——有什麼地方好玩的？

他摸一摸袋裏還有幾塊錢。

——有的有的，滿好呢，有福建姑娘，有廣東姑娘，有娘惹，有女學生，憑你高興。

——那末走吧？

他跟着她拐了幾個彎，走進一間小樓屋裏面去。

——這裏面只有現成的兩位，你看中意那一位？不中意的話，你告訴我要什麼樣式的？

鴛婆指着兩位姑娘，他一看便曉得是廣東人。

一個是半老徐娘了，穿着白衣和黑綢褲，一種妓女慣有的淫騷態度，把他嚇退了。另一個穿着一身時髦花布衣裳，兩個長褲管，因為太闊了些吧，走起路來擺動着，格外有神氣的樣子。她年青是年青了，可惜笑起來滿口的牙齒都露得令人害怕呢。自然他也是中意了。

——這個可以嗎？

鴛婆以為他把那位年青的看得那樣仔細，怕是中意了。

——不，我要叫一位福建娘惹！

他不客氣地使那兩個姑娘跑開了。

——那末你到房裏去坐坐吧，我馬上就叫來。

鵲婆把他安置在一間房裏了，真的馬上就去叫姑娘。

峇峇坐在那兒，似乎是置身於一個可怕的牢獄中，他想跑出去了。

——頭家，我陪你坐坐好嗎？

那位年青的廣東姑娘又跑進來兜生意了。

——可以的，謝謝你！

峇峇不耐煩地躺在床上。

——你太看不起我了！

那位年青的姑娘倒在他的身上。

——你尊重些吧！

他想把她推開去。

——你給我打一炮吧！頭家。

她索性把他緊緊地摟抱起來。



——滾你的吧，怪討厭的東西！

他不客氣地把她推開去，她爬起來向他唾了一嘴口水，跑出去了。不一會兒鴛婆回來了。

——頂刮刮的，福建娘惹，還是住家的，夜資要二十塊錢！

鴛婆的話還沒有說完，那位頂刮刮的娘惹掀簾進來了。

——哎喲！惹姊！

他一看不得了！這位叫來的娘惹正是自己的惹姊！

——哎！

她也看見事情不對了，碰到自己的弟弟，她一拔腳想跑出去了。

——唉唉，姊姊，不要跑了！

他趕快跑過去把她拉住。

於是兩個人，抱頭痛哭了一番，這使鴛婆站在那兒呆了半天，那兩個廣東姑娘也站在門口看西洋景。

——請你們走開吧！

一會兒峇峇把鴛婆們叱走了。

——唉唉，弟弟你幾時回來的？

——呵，我回來好久了。我聽說你嫁給那個老頭子，我不願找你去！

——唉，真想不到呵，我們姊弟會一樣墮落到此種魔窟來了！

——唉唉，姊姊你，你……

——呵，峇，那老頭兒病倒了，快死了，他家又有兩餐吃不到一餐的！因此我墮落

了！

——那末，你跟我回家去吧！

——我怎麼有顏面回去呢？

……………

他和她耳語了很久，似乎是在商量什麼很祕密的事情。

一會兒，大概是商量好了，他挽着姊姊往外便跑。

喂，頭家，錢呢？

鴛婆把他倆攔住。



——放屁，你引誘良家婦女，我不把你帶去「公班牙」就算你的運氣了！
峇峇把那鴛婆用手狠力一推，挽着姊姊跑回家去了。

第二天大清早，峇峇和娘惹忽然在三姨的房裏哭喊起來了！

——哎喲，父親給三姨謀害了！哎喲救命呀……

阿嬌跑來了，阿美也跑來了，一家人驚慌，哭鬧，亂做一團！

——阿嬌，你趕快叫蘇來去報告馬打！

峇峇揩着眼淚吩咐阿嬌。

——曉得的。

阿嬌跑到那邊去一看，那個汽車夫行李都不見了，她慌忙跑來對峇峇說：

——少爺，蘇來也跑了！

——那末一定是這個王八和三姨謀殺父親了，所以他兩個人都不見了！你倆守着父親

的屍首不要妄動，我去報警！

峇峇望望血肉模糊的父親橫倒在地上，就飛也似地去政府那邊報告了。

不久之後，一個警佐帶着幾個警察和偵探來了。

那位警佐叫他們站開，他和幾位偵探在房的四週看看，又望望血肉模糊的死者。接着他一方面叫幾個警察把老頭子的屍首抬去給驗屍官檢驗，一方面叫兩個警察在峇峇的家裏看守。然後，他才把峇峇一家人帶到警局裏去。

因為是刑事，他們又從警察局被移到法庭那邊去。

一個英國法官威嚴地坐在堂上向峇峇們審問。

——你是死者的什麼親屬？

——法官指着峇峇問。

——死者是我的父親！

——你叫什麼名字？幾歲了？

——我叫峇峇，十九歲。

——你是僑生的，還是中國來的？

——我是僑生的，有字據。

——你幹什麼職業？

——我原在本埠××英文學校讀書，前年畢業了，我的父親叫我到倫敦去升學。這回



因為父親營業失敗了，沒有錢繼續求學，月前才由倫敦回來的。

——你父親近來時常在家嗎？

——他並不時常在家，他時常到外邊去抽鴉片烟。

——你父親和你三姨的感情怎樣？平時，你知道一點嗎？

——我父親老了，三姨平素年青淫蕩，對我父親自然沒有什麼感情！

——你何以曉得她平素淫蕩？你家裏有幾個男人？你曉得她的奸夫有幾個？是什麼人？

——我家裏最近只有我的父親，三姨，我的妻，我的姊姊，一位阿嬌，一個汽車夫名蘇來，沒有其他男人。三姨平日也許早已和汽車夫蘇來通姦，早上我發現父親被害的時候，三姨和汽車夫同時失踪了！

——你父親昨晚什麼時候回家的？

——大約十二點多鐘後，我們都睡了。

——什麼人開門？

——阿嬌。

——早上你什麼時候發現你父親被害？你因何發現？

——早上五點多鐘的時候，我和姊姊要找父親商量一點家事發現的。

——叫你的姊姊上前答話。

——娘惹面容慘白的上前兩步。

——你是死者的女兒嗎？你叫什麼名字？

——是的。我名叫娘惹。

——你幾歲了？是否僑生？出嫁了未？

——我是僑生的。我今年二十歲。我出嫁了。但我時常回家來看父親的。

——你的夫家是誰？幹什麼事的？

——我的男人是父親做生意時候的老伙計，他是一個老頭子了，姓張名加添。

——這事情是你父親主張的嗎？

——是的。

——那麼你滿意你的男人嗎？

——不滿意。但是沒有法子。所以我時常回家來向父親鬧改嫁，昨天我也是爲了此事



回來的。

——你讀過書沒有？你平日有男朋友沒有？

——我從前會讀一點英文，後來不讀了，平日從未結識過一個男朋友。

——你曉得你的父親是你三姨和汽車夫謀害的嗎？

——我相信是的。平日大家都曉得他們不大規矩的。況且大清早發生事，他們就不見

了！

——你平日有告訴過你的父親，你的三姨和汽車夫有曖昧的事情嗎？

——沒有，因為我們不敢說。

——好，叫你的弟婦來。

——阿美上前去。

——你是死者的媳婦嗎？你幾歲了？是否僑生？

——是的。我今年十八歲，我是十六歲時從中國來的。

——你和你的男人因何而結婚的？

——因為死者是我的舅父，我和我的表哥很要好，所以我的舅父和舅母們便主張我倆



結爲夫婦了。

——你對於死者有什麼特別知道的那一點？

——沒有，我和他們一樣只知道那一些的。

——叫阿嬌來！

阿嬌流着眼淚，很害怕的樣子。

——你是死者的傭婦嗎？你那裏人？來他家有多久了？

——我是廣府人，我在他家有十多年了。

——你對於此案有特別的說明嗎？

——我希望大老爺爲我的主人報仇，趕快把那一對謀害他的姦夫淫婦抓來槍斃！

——唔——你曉得你家三姨和汽車夫爲什麼要謀害你的主人呢？

——自然是爲了姦情，也許還偷了我主人的財物。

——你相信你的主人還有值錢的財物嗎？

——多少總有的，因爲他雖營業破產了，他的家內並不怎樣貧苦。

——唔，退下！

「本案准你一家起訴通緝在逃的嫌疑犯高麗英女犯一名，蘇來男犯一名！峇峇一家人准具保回家候訊。」

這宗轟動一時的謀殺案，終於成了一個懸案，因為那對男女嫌疑犯，始終無法拘捕歸案。

(十)

峇峇自從父親死了，想叫姊姊和對方離婚，本來是不容易的事情，後來他們賠償了加添那老頭子五百塊錢，終於姊弟又在家團圓。

阿美對他們始終是取不理睬的態度。她樂得自己一個人清靜讀書。她究竟有什麼計劃沒有，除了她自己別人是萬難猜想得到的。

阿嬌還是裝聾作啞地住下去。她對阿美這位少奶奶感到一種特別的興味，時常來伴她談笑解愁。他們無形中公認了這家的男女主人是峇峇和娘惹，他們不過暫時是這家的寄生者。

有一天峇峇忽然到阿美的房裏來。阿美曉得他的來決沒有什麼好事，她只是冷冷地在

看她的書，好像沒有覺得她房裏已經進來了一個人似的。

——阿美，我真對你不住了！

——有什麼對得住對不住？

——我要求你——求你自己找一條去路！我可以給你一千塊錢生活費。

——你說什麼話？叫我自己找一條去路，你談何容易？

阿美怒容滿面地說。

——我央求你看破了吧，我們終久是沒有什麼了局的，只有苦痛

峇峇又要下跪了。

——我的事不要你管，你和你的姊姊享樂去好了！

把峇峇氣得臉紅起來。

——叫她馬上滾出我們的家門去！她這不要臉的東西。

娘惹一無顧忌地在門口叱着。

——你才是無恥的下流的婊子，你們有什麼權利趕我？

阿美也厲聲起來。

——你真的不答應嗎？

峇峇忽然兇惡地把兩手攔在胸前。

——不答應你敢怎樣？

阿美一點不肯退讓。

——不答應便要打你出去——劈拍！

峇峇左右兩巴掌打過去了。

「你這天殺的，你別後悔你的性命好了！」

阿美忍着疼痛跑出去了，一點東西都不帶，一直跑出峇峇的家門去！

阿嬤望着他們在流淚。

峇峇和娘惹在露着勝利的微笑。

然而約莫數十分鐘之後，從前那位警佐又帶着一隊「馬打」來了，不由分說地把峇峇和娘惹用手鐐扣起來，並阿嬤都帶至「公班牙」去了。

依然是那位法官坐在高堂上，但卻多了一個原告的律師，多了幾十百個的觀眾，大家在哄傳着那回的謀殺案開審了，兇手抓來了。

然而一會兒許多觀眾卻只看見一隊警察押着峇峇一千人上來，誰都想不到峇峇和娘惹便是謀殺父親的主犯，因此觀眾格外興奮起來。

——兇犯帶到了。

警佐報告着。

——請問爲什麼把我拘來？而且指我是兇犯？峇峇沒有等候法官審問便大聲喊了起來。雖然他早已看見阿美坐在她的律師旁邊。

——你的妻來告發了！說你是謀殺你父親的主犯！

——那末全無公理了，她有律師，我沒律師，便要開庭審問了嗎？

——不錯，請准被告延聘律師來再行開審。原告的律師站起來說。

——那末，你可以託人準備，明天開審，暫時押在拘留所候訊。

第二天，峇峇的大律師請來了，謀殺父親的怪案，開庭審問了，因此更轟動了社會，還來了許多陪審的大人物。

——原告訴說理由！

阿美站起來說：

——前謀殺我的公公一案，蒙法官審明該案兇手嫌疑犯係我家三姨和汽車夫蘇來，並已通緝在案。現在據我觀察與調查，並有證據可以證明，主使謀害我公公的是我的男人和他的姊姊。因為事關絕滅天倫，所以我不顧私情，不顧家醜前來告發！

「該殺！」

觀察呼喊著。

——被告峇峇和娘惹訴說答覆理由。

——此事完全是沒有一點事實的，因為原告近月曾因事與我口角，想藉此報怨，望法官明察！

——近日口角是因為他們姊弟通姦，想驅逐我離開他家，我本來想姑念他們，卒因為他們完全是禽獸般的行爲，所以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

——你再說明他姊弟謀殺父親的原因！

——他們姊弟在我未來他家之前，早已有曖昧之事風聞在我耳邊了。但當時我以為這是謠言，因為他自從我來他家後，除了接近我，愛我外，我不曾發現到他和他的姊姊有什麼不好的行爲。一直到後來我們結婚了，他又討厭我了，又愛他的姊姊了，所以我才知道

一二。及這回我公公被害之事發生時，我只有點懷疑，不敢證實。懷疑的理由是：他姊弟二人恰巧是我公公死前的那天晚上，鬼鬼祟祟地回家來，恰巧又是第二天早上我的公公被害了，更湊巧的是先由他們姊弟兩人發現！因此我便懷疑他們姊弟與此案有關了！我非常注意他們的行動。他們姊弟自從父親死後，完全沒有悲哀，反一無顧忌地在家裏公然過着好像夫婦一般的享樂生活，而且很有錢。本來我曾聽阿嬌說過我公公雖是破產了，恐怕還有不少值錢的財物如寶鑽金飾之類私藏着！因此我就聯想到準定是他們姊弟和三姨汽車夫一道設計謀財害命的，但又苦無證據。後來有一天，在我家門口買一點零星東西，恰巧碰着一個郵差送來一封掛號信。我一看那封信是從×州府發來的，我知道我家在×州府素無親友來往，爲什麼有這一封掛號信，因此我懷疑或者是在逃的兇犯三姨和蘇來寄來的吧？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在逃的兇犯又寄信來向他們姊弟詐財了！現在把這封信呈給法官，請法官當堂宣讀給衆人知道！

阿美說完，從懷裏抽出一封掛號信，呈給法官，法官叫翻譯員當衆宣讀：

峇峇和娘惹：

你們多麼安樂呀？可憐我倆潛逃以來，痛苦莫可名狀，最苦痛的是錢花完了！現

在請你們趕快寄五千塊錢到×埠×街門牌×號來給我們！我們不日就可以遠離你們回中國去，而你們就永遠可以安心快樂了！否則，假使我們被捕了時，你們姊弟的性命也就難保了！

英和來簽 十二月十日

「該殺！」

觀衆又高呼起來。峇峇和娘惹嚇得面色如土，手脚發抖，啞口無言。

一齣子女戕父的劇閉幕了。

阿美，在理智的評判下，她似乎已醒覺了。南洋的社會是這樣的，她想到她是一個女子，不能即刻走到時代前面去，不禁索然。但，難道女子就不能爲人類求解放麼？她又矍然了。

她的思想跟着光陰急速的轉變，她憤恨這吃人的社會。這吃人的社會沉沒了她的青春，泯滅了她的理智。現在，她是醒了，她認清楚了誰是她的敵人，誰是這社會的作俑者；她決意踏上征途，犧牲一切，爲磐石下的大衆謀解放，爭自由！

阿美，她經過了驚濤駭浪。但，她不灰心，不像舊式女人一經挫折之後，就要削髮做尼姑，投水，吊頸。

時代展開在她面前是美麗的；她已在時代狂濤裏跟着浪頭湧去了。

（載一九三二年「公共園地」一三二——一四六期）



囚籠

饒楚瑜

(一)

幽綠的月光，罩住了廣潤的森林地帶，格外怖人。潮濕的空氣，幾乎令人窒息。泥濘的路上，堆積着許多落葉，間歇地在那裏喘氣。無數的白鐵罐子，雜亂地偃臥在毛茸茸的草地上。許多受着磔刑的樹幹，還在一滴滴的流血。一些完成了它們使命的鋼刀，也在泥土裏安眠，毫無聲息了。這時候，一些黑影子開始在樹林中擺動，接着就有鬼火似的燈光，閃閃爍爍地，往樹林中亂鑽，一些面黃肌瘦，鬼氣十足的人們，就一羣羣地出現在一個樹膠園裏。他們並不招呼，也不打話，各拔出他們自己的鋒利的尖刀，往那些遍體瘡痕的橡樹身上亂割，就好像對於橡樹有什麼深仇積恨似的。刀尖兒在橡樹身上沙沙地亂刨，橡樹的眼淚，就斷斷續續地往下滾。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橡樹在呼痛，割完了一株橡樹，又到別一株身上去刻劃。這樣鬼也似的工人，刻劃了三兩個鐘頭之後，就不免有些腰酸背

疼，手脚都麻木起來。但是飢餓的火焰，究竟是他們的一服仙丹；他們摸一摸餓了的肚皮，便又希望太陽永遠沒落下去，他們希望着太陽退隱，便可以多割三五十磅，一天也可以掙個一元八角。可是太陽究竟是他們的對頭，如果沒有雲片掩護他們，這一羣的黑暗同志，終要給太陽衝開，一元八角的希望，終於變成一個泡影。他們意識到太陽必然要來臨，也就忘記了酸痛，加緊他們的刻板工作，尖刀兒飛快地刨，汗珠兒飛快地滴，他們的滿染污泥的汗衫，也就更加濕透膩人了。天空慢慢變成灰白，樹上的鳥兒開始唱牠們的春朝曲，在他們看來，都是可咀咒的魔鬼。可是那黃豆似的雨點，突然打到他們頭上來，使他們咀咒小鳥的勇氣都消失了。他們急急忙忙的收拾那些傢伙，踉踉蹌蹌的奔回樹膠園的公司房裏去。迎頭的大雨，雜亂地打下來，濕透了他們的頭髮，濕透了他們的汗衫，他們慣穿着的腫脹的帆布鞋，現在也不很聽他們擺佈了。山上沖下來的水勢，逐漸有力，他們遲鈍的溫冷覺，這時有些兒破例，居然覺着冷雨中的寒風侵襲，有些兒古怪。幸而他們肚子裏，還有一團烈火，倒也不很覺得風雨侵襲的威力。大家都三腳兩步的往前衝，這樣趕鬼似的趕到公司房裏去，一個個把他們荷負着的白鐵罐子取下來，急急忙忙的去找那些「貓頭」。

公司房裏擠滿了水鬼似的工人，和那些白鐵罐子，於是「貓頭」們就開始測量他們所割的膠了。「貓頭」用一根尺子往這個白鐵桶裏一插，又往那個白鐵桶裏一插，便喊着「張阿土、二十二磅，黃阿四、十八磅……。」「財副」們就飛快地把工人割膠登記簿一一的寫下去。但是當李貓頭喊着：「楊牯十七磅」的時候，就生出一個抗議：

「李貓頭！看清楚一點！我天天都割二十多磅，怎麼今天十七？」楊牯氣憤的說。

「你的眼睛瞎了嗎？」「峇微」！李貓頭說完了吐了一口白沫，用力把楊牯一推。氣得楊牯兩眼發赤，嘴裏說不出話來。於是他們的膠桶，又一桶一桶的，放在「貓頭」面前。「貓頭」又唱着，「財副」們又一行一行的寫下去，工人們也就跟着一個一個的跑開，公司賬房裏也就頓時清靜起來。

李貓頭喝了一杯咖啡茶，燃着一枝獅頭香煙，嘴裏吐出一團團的白氣，笑咪咪的對黃貓頭說起張七嫂家裏，新近來了幾個不很尋常的暗娼，陡然提起了幾個重要職員們的興頭，七嘴八舌的嬉笑了一回，彼此心花怒放。突然一種尖銳的聲音，從戶外傳來，呼吵、辱罵、厮打、拍掌、狂笑，頓時織成了一套交響曲。黃貓頭和李貓頭搶着出去，左一掌，右一掌的，把那些賭輸了錢而打架的割膠工人，打得落花流水，大家又哈哈的笑起來。黃

貓頭還氣憤的大罵賤種不止。的確，這樣的武劇，在他們割膠工人中間，最少每天也要演一兩回，都虧得黃貓頭和李貓頭鎮壓下去。

公司房旁邊一座「阿答屋」的門前，陳列着一大串黃的、白的、藍的，滿染污泥的衣服，彷彿是破舊了的萬國旗一般。屋裏交又着無數的灰黃色的，紫醬色的帳子，帳子下面排列着許多三尺寬六尺長的木板，板上躲着一些僵屍似的工人，有些人在歪着身體，躺在木板床上唱：「啊啲啲！我的心！」更有一些工人，蹲在地上，抽着香烟屁股，一邊吐出自烟圈，一邊說着不很雅聽的戲謔。有的又陶然自得地橫倒在木板床上儘抽鴉片。有的在賭番攤、牌九、十二支，一簇簇的圍坐着。香烟的辣味，人身的汗臭，都結成一片。可是他們絲毫也嗅不出。他們所嗅到的乃是：紅毛國主的酒香，契家婆的肉香，包賭的錢香，他們腦中日夜縈迴的勞什子，便是怎樣去翻本，怎麼去贏得十元八元？怎樣去買契家婆的歡心？所以在他們每天割完了樹膠以後，就好像蒼蠅似的，圍在這裏來聚賭了。他們常爲了二三角錢打得頭破血流，今天扁頭七和尖嘴光給黃貓頭大賞耳光大罵賤種，便是因三角錢的賭博賬而打架的。

扁頭七的牙齒被打落了一顆，面頰上顯出了鵝卵般大小的青腫，又被人抽了一回，飯也不喫，就賭氣跑到木板床上躺下去了，汗涇涇的滿身發熱，睡又睡不着，閉起眼睛來，就有無數的黑圈子在空中打轉，一會兒閃着金光，一會兒幻成鬼像。扁頭七仍然閉目凝思，這些黑圈子便逐漸擴大，擴大到他的故鄉那裏去了。扁頭七下意識的心頭一震，一幅皺紋滿面，白髮婆娑的女子面孔，突然映在他的眼簾。一句久被遺忘的話頭，也很清楚的在他的耳畔作響。

「阿七，田又荒，地又荒，眼見不能再活下去了！好，靠祖宗保佑，你去過番，過番去賺些錢回來安家娶媳婦！」這是十八年前扁頭七將要出門時他媽媽對他說的話。扁頭七想起了十八年前的故鄉來了。那時他不過廿歲，力大如牛，村裏的人，誰都喜歡叫他做短工。當鄉下女人稱贊他做活計比人家好的時候，他就心旌盪漾，要找機會去拉扯她們的手腳。女人愈罵他愈打他，他就愈樂。那時他可以說是田間的驕子。誰知民國來了，小股土匪的活動也逐漸展開到扁頭七的村子裏。開始時村頭的黃家，被牽去了兩頭耕牛，接着張家又被抬去兩隻母豬，以後漸漸就有擄人勒贖的事件發生。於是身爲地主而兼鄉董的邱國泰，就在三天之內，組織了一個保衛團，團丁由村裏的壯丁充任，團費由村裏的戶口攤

派。扁頭七的家裏，只有他是個男丁，所以他只好跑到保衛團裏去盡些保衛桑梓的義務。幾個月以後，土匪是打散了，代替土匪的駐防軍卻是一連兵士。那時的軍人，大概都守着「就地籌餉」的格言，槍桿的威力，終於把扁頭七的鄉村的荒地，逐漸擴大。荒年米貴，扁頭七的氣力，到底換不到三五升米來養家，於是就咬緊牙根，跑到人們時常讚美的黃金窟的馬來亞來了。扁頭七想起了往事，想起了他死去的媽媽，一股熱淚，就充滿了他兩個眼眶。

「媽的！過番賺錢！賺了什麼？賣了十八年的氣力，半個老婆都沒有賺到！長年長月替人家做牛馬，還要受人家的拳頭，受人家的笑罵！真是命苦！」扁頭七雖然這麼怨聲嘆氣，但是工人住屋裏聚賭的一片紛擾聲，終於掩住了一切。扁頭七的憤怒，又轉移到今天和他打架的尖嘴光來了。他開始詛咒尖嘴光心腸惡毒，不講情義。突然一個面圓圓的少年面孔，如閃電般的，映到他的腦膜上面。他立刻記憶十幾年前的尖嘴光並不是這樣，誰知割了十幾年的樹膠，嘴亦尖了，性子也古怪了。「尖嘴光亦曾說過爲了鄉下地主壓迫，使他走頭無路，逃荒到南洋來，他的苦況，也和我相差不遠，怎麼同病而不相憐呢？」扁頭七想到這裏，頭上更加發熱，眼前更加昏黑，黑影子又幻成不知名的惡獸，張開了大嘴，

好像要噬他似的。

這時，一件冷冰冰的東西，落在他的額上。他睜開眼來一看，才知道紅鼻三走到了他的床前把手掌放在他額上。他下意識地把紅鼻三的手推一推，又把眼睛閉起來。

「扁頭七！你受了傷嗎？我這裏有鐵打膏藥。」

「啊！阿三哥！面頰痛不要緊，心痛才利害哩！」

「什麼？你的心口也打傷了嗎？」

「不！我一想到賭博鬼那樣害人，就格外心痛！」

「啊！打得好！怎麼你今天受了人家的拳頭，就會心痛，從前給人家打過幾十回，也不見你說什麼賭博鬼。我老早就勸你不要去賭，為什麼不聽？現在才……」

「唉！總是自家命苦！」

「什麼命苦？你自家不立志做人，有什麼好說？包賭的和貓頭合股開賭，誰個不知道，你們自家要去進貢，還有什麼話好說！」

「唉！該死！該死！大家都該死！」

「該死的只有你們這班傢伙！……」

「嗚嗚嗚」的聲音，響了幾下，就好像晴天霹靂，打斷了他們的談話。那些正在賭博的人們，也就踉踉蹌蹌的跑開。因為他們的聽覺告訴他們，這是「端」的汽車來了。於是公司房裏，隨即起了個小小的波動，打牌的趕快收牌，抽鴉片的趕快吹熄烟燈。汽車到了公司門口，戛然而止，隨後跳出兩個高鼻子，藍眼睛，黃頭髮的人來，威風凜凜的走進公司房裏，一個含着雪茄，一個舞着手杖，嚇得那些貓頭們趕快叫「大鼻端」！工人們相視以目，彼此默不作聲。李貓頭連忙堆着笑容和這兩個園主說了一些話之後，就騎着「摩托西卡」出去了。黃貓頭儘在那裏招呼，接着獻上兩個高脚玻璃杯，裏面裝滿了金黃色的葡萄酒。園主一邊呷着，一邊從袋裏掏出一本青色的簿子來，飛快地寫了幾個字之後，就遞給黃貓頭，便匆匆地跳上汽車走了。大家才鬆一口氣。

(三)

李貓頭坐着「摩托西卡」回來，神色有點不妙，到了公司裏就大聲的罵工人。黃貓頭當下明白，心裏想着老李必然又出了什麼岔子，給紅毛園主罵了「當富奴」了。果然李貓頭先開口說：

「新來的『峇微』工人割壞了十幾株樹膠，氣得園主兩眼通紅，連他的手杖都打折

了，他並且要馬上叫這批傢伙滾蛋。」

「那麼就趕快叫他們走罷。」

「當然要叫他們滾！但是伙食錢已經給他們賒過頭了，怎麼好呢？」

「你還想叫這般窮鬼掏出伙食錢來嗎？」

「掏不出錢，也要痛打他們一頓！」李貓頭說完了把帆布帽一丟，又騎着摩托西卡出去了。黃貓頭背叉着手，儘在公司房裏走方步。這時候三三兩兩的割膠工人斷續地出現在賬房隔壁的雜貨攤前。「財副」揮着筆尖，寫着工人伙食登記簿。這些工人都好像刻板似的，一個個拿了兩條菜脯，一條鹹魚，或者兩隻鴨蛋，一斤鹹菜，一包紅烟，記了賬，就走出去了。後來有一個叫做騷鬚子的，走上雜貨攤，想去拿貨的時候，財副們就阻止住他說道：「老騷！你這個月停了十幾天工，你的伙食錢已經欠了兩塊兩角了。貓頭吩咐，不許再賒賬。」

「財副，因為我病了七天，又下了幾天雨，沒法子想，請你『倒囊』我吧！」

「不管你病不病，你沒有做工，就不許賒賬。」

「財副，請你『倒囊』！」

「什麼『倒囊』？貓頭吩咐過了，沒有時間和你談！」

「……………」騷鬍子終於失望的走了。

晚來了，一陣陣的蚊蟲開始出動。許多在小河裏沖涼的割膠工人，一邊用水驅散蚊蟲，一邊作拍麥運動。蚊蟲愈來愈多，工人們不得不急急離開那條小河，跑回公司裏去。這時山芭路上隱隱聽見有人唱着：「只爲阿郎才過番，過得番來萬般難！但願你我情意好，心心相印樹膠般。」工人們聽見了這些甜甜蜜蜜的歌聲，就立刻酸化，心頭格外重甸甸地，好像受了電擊，連走回公司的勇氣都沒有了。

這些工人，大半來自田間，桑間濮上的情操，從小就訓練得很不錯，青春的烈火，也日夜燃着，燃着。所以對於性的要求，也就好像糙米飯一樣的迫切。只爲了他們生來就沒有談愛的資格，生活的鐵鍊牢牢地纏在他們的頸上，冷酷的環境，活活地把他們的青春之火硬壓下去。現在聽着了情歌，就如死火山復活，不免苦悶徬徨。徬徨儘管徬徨，他們的經驗，到底告訴了他們：「暗中摸索，除摸索到一些蚊蟲之外，到底摸索不到什麼」。於是他們又不得不移動他們沈重的脚步，走回不願回去的公司房裏。

公司房裏燃着幾盞煤油燈，燈下圍着一大堆人在那裏興致勃勃的賭牌九。袋子乾癟的

工人，也很高興的在那裏看熱鬧。只有幾個給李貓頭打傷的工人，靜靜的躺在床上。騷鬍子今天沒有吃飯，也沒有精神去湊熱鬧。突然扁頭七握緊了拳頭，在木板床上猛擊了一下，就爬起來走到騷鬍子旁邊說道：

「老騷！我們和他們拚命！我們真的比牛馬還不如，整天受人家鞭打！病了還得餓死！我們替李貓頭掙錢，他們就不管我們的死活，今天七個新來的工人，腿都差不多給他們打折了，明天還要開除！」

「聲音小點吧！我們是命運注定的！拚命，只見老狗命白白送掉！」騷鬍子頓聲地回答說。

「哼！奴才！十足的奴才！」扁頭七差不多兩眼要迸出火來了。騷鬍子默不作聲，幾個預備滾的工人，依舊靜靜的躺着。燈下聚賭的工人，依然興致勃勃的繼續着。

(四)

公司賬房面前的小圓桌上，排着幾隻玻璃杯，又有三枝狗頭牌的啤酒，幾隻洋瓷盤子裏，盛着一些骨頭。五十枝庄的獅牌烟祇剩了一小半了。圍坐在這張小圓桌旁邊的，便是兩個貓頭和兩個財副。李貓頭多喝了兩杯酒，格外高興的說：

「馬來婆吉甯婆日本婆等等滋味，我都嘗過。到底還是日本婆的滋味好些。今天晚上，我要和你們一同到日本婆那裏去！」

「不！現在要提倡國貨，我絕對不去日本婆那裏，你們贊成，就跟我到阿銀仔那裏去。」黃貓頭大不以為然地回答說。李財副抽了一口香烟，笑咪咪地說：「我的意思，也要提倡國貨，我們還是到阿銀仔那裏去。」黃貓頭立即豎起個大拇指來說：「贊成！贊成！」靈！靈！靈！電話機突然響起來了。李貓頭趕快去接電話，三分鐘以後，李貓頭連跑帶跳的走來，很興奮地說：「樹膠漲價，今天漲到二百卅七塊了。園主叫我們趕忙多找三百個人。老黃，我們今天真的要大大的享樂！」

「二百卅七塊並不稀奇，我看還會漲到三百塊呢！可恨這班『峇微』偏偏割壞我們的黃金樹！這時候要招到三百個好傢伙的確有點麻煩。」

「管他麻煩不麻煩，只要我們的『甘密星』到手就算數！現在我們不用談了，趕快到銀仔那裏去。」李貓頭說完了就張開兩條臂膊來，作趕雞的姿勢。黃貓頭也不再說話，抽了一枝起馬烟，就跟着他們出去了。

工人們中除了些病的傷的之外，也就三三五五的去找尋他們的快樂。的確，樹膠漲

價，誰個不想及時行樂哩！他們意識到的是：只要有一把尖刀，走到黃金樹上去亂刨，每天便有兩塊三塊的進款；這手頭掙來的錢，不親手去享用留給誰人呢？他們眼見得有五個老婆的貓頭，有兩個老婆的財副，還要去找日本婆享福，半個老婆都沒有的他們，怎好不及時行樂？於是一部份比較年青的工人，便去找那些下乘的烟花，跑到人肉市場中，去求片刻的安慰。有烟霞癖的工人，因為樹膠漲價，也格外多買幾錢鴉片，伴着一盞烟燈，悠然長吸，一邊口吐白烟，一邊大講今古傳奇。他們也有超然的議論，更有超然哲學的修養，他們很知道：多抽幾錢鴉片，也是這樣窮，少抽幾錢鴉片，也是這樣窮，不如趁着樹膠好價的時候，多抽一些上算。所以他們此刻就格外競賽抽烟了。

樹膠漲價，大家都能夠及時行樂，這使他們不得不感謝貓頭們的恩惠和園主的德澤了。他們回憶到那些老經驗的工人的話頭：「只要樹膠漲價，地獄也可以改成天堂。」眼前景物，不就證明這些話頭是十足的合理嗎？他們眼前一亮，理想中的天堂，就在他們腦膜上打滾。

(五)

工人們每天都是這樣過着機械的生活，腦筋總是死水般的平靜，天堂的夢想，固然渺

不可期，地獄裏的生活，也不見得就能夠激起他們的煩悶。這樣樂天知命的活着，掙多一點錢，就用多一點，掙少一點錢，就用少一點。所以聽到樹膠落價的新聞，他們也不會怎樣着急。他們深信：天理循環，物極必反，跌了價必然會漲價，漲了價，必然會跌價，又有什麼稀奇呢？可是自從紐約華爾街發出了經濟危機的信號以後，樹膠的價格，總是天天跌落，他們割的工銀，也就由一磅六占減至一磅四占，由一磅四占減到一磅三占，這就有點使他們煩悶了。

經濟的危機，愈來愈兇，樹膠的價格，越跌越低，一些熱鬧的市場，都變成冷落的街道。「大拍賣」，「大廉價」的市招，交織着在各商店門前點綴。破產的頭家，報窮的財主，也接二連三的發現，樹膠園主，也有停割的傳聞。一部份的年青工人，因為沒有膠可割，就跑到他們會館裏去住。於是騷鬍子一班人又開始怨命，扁頭七又開始發牢騷了。

膠價仍然一天一天地低落，許多樹膠園主已經實行停割，一大批的失業工人，從樹膠園裏出來，各地的會館神宮，都塞滿了這批割膠的傢伙。於是黃貓頭的通告，便由兩占一磅減至一占一磅，尖嘴光和扁頭七一班人多說了幾句話，就激動了黃貓頭的心火，登時咆哮起來說道：「公司裏用不着你們來割膠，快點滾出去，『巴峇』！你們不馬上出去，我

就叫「馬打」來了。」騷鬍子黃阿四一班人聽見了這話，不禁毛骨悚然，但又私自慶幸着：他們自己還不至於給貓頭驅逐。這麼一想，就應該感激貓頭了。的確，工人也是有幸有不幸的，樂天知命如騷鬍子一班的人，仍然有黃貓頭去憐恤他們。只有不知好歹的粗鹵工人，才會吊起肚皮發慌。

膠價格外低落，人心日見動搖，但是黃貓頭管理的樹膠園內的工人，卻是安安穩穩的工作着。公司房裏除了兩個貓頭談笑的聲音以外，就像死水一般穩定，沒有一些兒的波瀾。園主天天喝着葡萄酒，貓頭天天奏着勝利之歌。

（載一九三四年三月廿五日星洲日報「文藝週刊」）

橡林深處

一村

(一)

漆黑的夜色籠罩着整個的橡園，祇有東邊蒼郁的橡叢裏漏出一道淡黃的燈光，除了有時晚風吹動樹林發生一些蕭蕭的聲響外，週遭靜悄悄地像死一般的沉寂。在燈光的來處，隱約露出一座茅屋，依靠幾桿木柱支撐着，豎立在橡園裏東邊一個角落的空地上。

亞材往晚最遲八點多鐘的時候就要睡覺，預備早上兩三點鐘時好起來刈取橡漿，可是今晚掛在半壁上的時計已指示他十一點多鐘了，他還是獨自坐在茅屋裏地板一張草席上，伴着旁邊一盞豆般大的煤油燈，凝神的想。

亞材同他的伙伴一批兩百多人，去年才被丁大財包到南洋來當橡膠園的工作。他們在唐山時，聽人家說南洋是怎末的好，怎樣的可以發財，又被李大財一般甘言蜜語說得他們心花都開了，以為南洋是個極樂世界。所以丁大財一召集起來，不到一個星期就有兩百多

人。他們剛進橡園裏來工作的時候，一天祇三角半的工資，還要扣了兩角錢的伙食。據包工頭丁大財說，因為他們才新來的，工資當然要減少一點，等到他們的工作較純熟了，工資就馬上提高。所以他們雖覺得眼前生活困難，也都拚命的工作，希望將來工資的增加。

亞材因為唐山有老母妻子，一家四口要靠他寄錢回去過活。他所得的工資，除了伙食外，一個錢都不敢白花，所以每個月也可寄四元回家去。明知這些錢是不夠維持一家的生活，但也沒有別的法子，祇好希望不久可以加薪，就可多寄一點。那知包工頭都是滿嘴的鬼話，今年來工資不但沒有加，反說甚末景氣太壞了，東家要裁減工人，但可憐工人一出去沒有工作，所以只有減少一點工資，每人一天減一角。他媽的，他明知工人們當今要找工作比上天更難，就說些假慈悲的話：你們的工資假若不夠維持生活，有甚末好的利路，也隨你們的便。一天兩角半扣去了飯錢都乾淨了，所以近來亞材連身上的衣服都穿得破爛了，也沒錢再做一兩件，那裏還有錢寄回家？可是這樣下去，家中老母妻子，四條命不是活活地要被餓鬼抓去嗎？他此時才悔當初若不把幾塊田地都變賣了來做路費，這時也可回唐山耕田。耕田雖不是好過日，甚末肥料捐，五穀捐，保安捐，戶口捐……，整年辛辛苦苦耕作，大半的收成都落在衙門老爺的荷包裏；但是最狼狽時還有一些蕃薯乾度活過

日。現在他已經幾個月沒有寄錢回去，一家人怎能過活呢？難怪妻子寫信來訴苦。還是先向丁大財借幾塊錢寄回去，不知他肯不肯。可是除了這條路，那還有甚末辦法呢？

亞材今天下午接到家裏託一位同鄉帶來了一封信，說得他的心頭兒一陣酸一陣痛。他家中兩個女兒，一個五歲，一個三歲，母親五十九歲了。這幾個月來亞材一文都不寄，雖然他的妻近來也去幫富人家洗衣服，一個月可賺三四塊錢，但這些錢做柴米費還不夠，有時孩子病了，只有眼巴巴看他們倒在床上哭得死去活來。那天他的妻子打聽了一位同鄉要到南洋來，就託他帶了一信給她的丈夫。亞材並不是沒有關心家中的妻子，無奈他整天被窮苦的生活壓迫得都不能動彈了，也就在無可奈何的情景之下，一天一天過下去。可是今天一接到家信，又挑動了他的心思，想得睡不着。最後的辦法，祇有想出向包工頭先支幾塊錢寄回去。他想到這裏，心頭才放鬆了一下，看看時間不早了，就想睡覺去。

他剛倒在地板裏的草蓆上，外邊一陣嘈雜的談話聲參着足步聲，衝進屋內來。他認得是同伴的聲音，他們是從賭場回來的，有的算賭賬，有的在議論賭的情形，有的贏了哈哈笑，有的輸了長呼短嘆。鬧得亞材再過了半個多鐘頭才得入睡。

亞材一醒來時，燃起身邊一個土油燈，對着壁上的時鐘一照，看見快四點鐘了，連忙拿起平日所用的一個小燈籠燃着，踉蹌地從橡林叢裏跑去。白天勞動得身倦體疲，昨晚又睡不夠眼，一跑起路來就覺得頭昏腿酸。風凜冽的一陣陣，對他瘦弱的身體不斷地侵襲着，露珠冰凍地一滴一滴從橡梢上滾下來，打在他貧血青黃的面頰，使他一連打了幾個寒噤。身上祇穿件單薄的灰色紗衫，想要回屋子裏去添上件外衣，時間已不早了，不敢再多延遲，只好咬緊牙筋，忍着寒威的侵襲，把小燈籠縛在頭上，從腰子裏摸出把鋒利的小刀，對着橡樹頭一棵棵的割。工作一做到起勁時，也就把寒冷忘記了。

過了一晌，東方漸漸展開了一片銀色的雲霧，橡林外一陣談話聲由遠而近，此時他的同伴也陸續趕來，同他一起工作。

王強在他們一批同伴中年紀最高，所以大家就稱他強大。他和亞材同住一屋，做工也同在一塊地方，往日他倆在工作時，每哼出一些南調，互相唱和着。可是今天都緘默得不會哼出一聲了。他倆的心上都在你猜我，我猜你；也許各有甚末心思？最後亞材似乎有些忍不住了，便先開口說：

「强大，今天你的南調到那裏去了，爲甚麼一聲也不響？」

「還會唱什末南調北調，他媽的，一個月的工資又完了，還借了包工頭五塊錢。」

「昨天晚上打敗仗嗎？」

「輸了九塊錢，身上四塊半都輸完了，再向包工頭借五塊錢，輸得只剩五角錢，索性喝酒去。」

「我不是幾次勸告你不要賭嗎，我們窮人越賭是越要窮的。」

「明知賭博不是好玩的東西，幾次決心不賭，可是一被同伴相邀，又是高興起來。」他們一句來一句去，談談說說，日頭漸漸從東邊爬上來。

時候將近中午，太陽不留情地施出炎熱的威力，晒得他們好像在火爐一般受熬煎。此時他們才停工休息。

午飯後，亞材趁着空兒，跑到包工頭的家裏，看見他同他的小老婆對坐着喝咖啡，亞材站在門外躊躇着不敢踏進去。

「亞材，有甚末事情嗎？」還是包工頭先開口問。

「頭家，我要求你先借幾塊錢寄家信，我幾個月沒有寄錢回家，前天妻託人帶來一信說，我再不寄錢回去，一家人將要餓死了。」他移近前去懇切的話。

「我這裏並不是銀行，那裏有錢借你。」

「求求頭家做點好事，橫直我是還你的。」

「借錢這末容易說。這裏幾百個人，大家若是都像你要借錢，我那裏有這末多錢。」

「前晚上強大不是借到五塊錢嗎？」

「這是我的高興，你敢多管我！快給我滾蛋，再多囉嗦就把你辭退。」

包工頭說罷，睜大眼睛，用手一揮。亞材知趣地急轉過頭出門去。此時他失望懊喪的心懷還帶上一個疑問：

「爲什麼強大可以借錢賭，不准我借錢寄家信？」

(三)

包工頭丁大財的掙錢手段真有點高明，除了工資的折扣外，還來個包飯吃，開雜貨店，設賭場。他規定工人不准在園中自設伙食，這無異強迫工人都給他包飯，一個人每月六塊錢的伙食，並不便宜，可是在大財的包辦下，那般勞苦的工人們，也不敢要求好魚好肉吃，但時常連粗羹淡飯也吃不飽。

橡園已遠離市場，工人平日所需要的東西都要向大財開的雜貨店買，在這壟斷的形勢

下，他就把物價格外提高。

工人一天勞苦操作，到了下午或晚上工餘的時候，就想找些消遣的事情，解除他們的疲倦。大財便利用工人這種心理，設立賭場，紙牌，普克，麻雀……等，樣樣俱備。他還私下定個規矩：借錢寄信不用說，支薪賭博可商量。工人借錢寄信，因為對他沒有利益，所以有不知趣的工人一開口向他借錢寄信，都要碰壁的。若要賭博，有時還可馬上借到幾塊錢。因為這樣的錢，他可以在賭場裏先收回一些抽頭。但他的算盤是打得格外精細的，並不是說要賭博就隨便借給你，他還要先估量一下你每個月的薪水多少，除了扣去吃飯之外有多剩餘沒有。像强大他算是中等工人，每天有四角半工資，扣了飯錢，還有幾塊錢的剩餘，所以他肯給他先支五塊錢，因為他到了月終，除了飯錢，還有幾塊錢可扣。若是亞材，一天只有兩角半，扣了飯錢就要完了，即使要支錢去賭，他也不肯多借給他的。從前也有一些工人假說要借錢賭，後來都被他看破，因為他每天都親自到賭場巡察一下，若見不到借錢的人去賭，他馬上把錢討回，還要痛罵一頓；從此以後就沒有人敢再欺騙他了。

強大把身上的錢都輸得淨光了，包工頭也不肯再多借給他，他便死心地每晚八點多鐘睡覺，早上三點多就起來做工。這幾天他都是和亞材一同去的。那天起身時已見不到亞材，他以爲他先去工作了。便拿個燈籠，獨自步出門去，向他們平日工作的地方蹣跚地行進。行了幾百步，看見前面一叢橡林裏面，隱約有道燈光在閃耀，使他驚訝地推想：

「那邊並不是工作的地點，爲甚末有燈光，也許亞材才跑到那邊，怎麼燈光又像沒有移動。」

他爲要解決這樣的疑問，大踏步跑近前去。到了橡林深處，在一道淡黃的燈光照映下，發現了一個人吊在橡樹頭，使他嚇退了幾步。但他的胆力還大，定神地仔細一看，原來是亞材。他急跑上前把他解下來，伸起手掌按在亞材的鼻孔，覺得還有一些透氣，他急展開喉嚨竭盡平生的氣力呼叫着：

「救命——救命……」

同伴們的美夢都被強大的呼聲所打醒，他們平日都很有互相關照的精神，此時一聽見強大的呼救，便不約而同的跑來，把亞材扶到屋子裏，細心地放在一張帆布床。有的給他灌開水，有的給他按摩，各盡所能的幹着施救的工作。工友們一得知他們的同伴發生了

這樣不幸的事件，幾百個人不一刻都圍集了來，從屋子裏擠滿到屋外去。每個人的眼光關切地瞪在亞材灰白的臉孔以及他那瘦削的身上，他們一看見亞材口唇一動，眼睛微微的展開，各個人的臉上也就露出欣慰的微笑。幾個人同時脫口的說：

「好了，醒來了！」

亞材一甦醒時，看見週圍這麼多人，他驚訝地發出急促而顫弱的聲調問：

「我是在甚末地方和你們相見的？爲什麼這樣多人？」

「這裏是咱們住的屋子，這般人都是咱們親愛的伙伴，他們都是來關照你的。亞材，你剛才幹的是甚末事？我們把你救回來的。」強大站在旁邊撫摩亞材的胸膛說。

「你們這樣多事，怎末把我救起來，難道你們要我這苦命的人再多吃一些苦頭嗎？」
「亞材你此時好好的休養一下，有話我們慢慢再說。你有甚末艱難的事體，我們可以幫你設法的。」強大安慰地說。

「我現在身上很好，我要起來和你們談談話。」他說着就翻身起來，繼續的說下去。
「我要活有甚末用，橫直是自己要多吃苦過日的。整天辛辛苦苦的工作，老母妻子顧不來，連自己的衣食也弄到不三不四，這樣活下去有甚末用呢？前天妻又來了一封信說女

兒病剛好，老母又病了。三餐的稀粥都吃不飽，那裏還有母親的醫藥費。我眼巴巴看着妻子受餓，老母病着，已沒有辦法供養活她們，不如自己先爽爽快快地死掉，一切都完了……！」他這般淒愴的話兒，好像一把針穿進伙伴們各個的心頭，大家感傷得呆呆地一時也不知道要用甚末話來安慰他才好。

一個頭髮蓬鬆，身材瘦長的壯年人，從亞材的背後擠近前來。衆人一視，原來是老張。他平時在友伴中不大愛說話，可是此時他竟發出了許多議論：

「亞材，你錯了，你錯得一塌糊塗。你以為自己死了，一切就完了嗎？你既然那末關心着你的老母妻子，你要想想你死了後，遺留了老母妻子不是更要加倍的痛苦？況且你要知道當今和你同樣受到痛苦的人，是幾千成萬，到處都有。像我們這裏幾百個伙伴，那一個的生活不像你一樣의艱難呢？你要知道窮人並不是生來就該窮的，窮人也不是祇有死路一條……。」他的聲調越說越激昂，他那清癯的臉龐，泛起了一片片的緋紅。此時一般人的視線都移到他的身上。

「老張，那末我們還有甚末別的路可跑？」幾個工人異口同聲的質問着，眼睛瞪住他的臉上，要待他的回答。

「我們自有我們最後光明公平的道路！但是這條路大家須先下一番開闢的苦工。這並沒有困難。大家想想這個世間，那一件東西不是咱們勞動的兄弟們創造出來的。不過我們現在的勞力都被少數人利用去造成他們的富貴吧了。以後我們的勞力要建築起大家共同幸福的場面，這是大家從此應該要緊記着實地去幹的。可是眼前也有應做的事情，就是幫助亞材一點錢寄回家去醫治他母親的病。還有更要緊的，大家和包工頭算賬去。」

老張的話還未說完，大牛從人叢中跳起來，打斷了他的話柄說：

「算賬，老早就該跟他一算了！他媽的，工賊！我們的工資要給他甚末一五扣，還來個包飯食，開雜貨店，設賭場，我們身上的膏血都被他吸吮去了。他媽的，他是多末舒服，別墅，汽車，小老婆。」

「大家和他算賬去！我還要活，我要活呀！」亞材的精神已恢復了，也跳起身來吶喊着。

「算賬去！……」

伙伴們都昂聲的叫喊着，這時寂靜的園中，頓然現出一般騷動而緊張的狀態。

「且慢，大家聽我再講幾句話。」

老張舉手一揚，大家也就沉靜下去。

「問題一個一個來解決，第一條幫助亞材一點錢，大家的意見怎樣！」

「還有甚末意見，大家盡力幫助一點吧！我此時身上祇有兩角錢，都拿出來。」

大牛說着伸手從褲袋裏摸出兩角錢拋在亞材的帆布床上。於是有的五占，有的三角，紛紛地擲下，不一刻已集到十幾元。

「第一個問題完了，我們來談談第二個。我們此時要向包工頭要求的有幾點：工資新來的最低限度要十五元起碼，不准再有甚末一五抽，這是我們血汗的代價，絲毫也不要給包工頭染指。吃飯要由我們自由，不能一定要給他包辦。他所賣的貨物須照市價發售，不得隨便提高價錢。賭場那就管他媽的，由他去開，祇要我們不要去賭，他也就白開了。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大家細想一下，妥當嗎？」

老張提出了這般主張，大家都鼓掌贊成，祇有強大對賭博還有些意見。

「賭博這東西真是要咱們的命，損神無眠，又把咱們每月的工資都弄淨光。我自己曾有幾次下了決心不賭，可是被同伴一邀，心頭便發癢似的要再去一試。這個月因為工資都輸完了，包工頭也不肯給我支錢，所以死心不賭。可是以後身上若有了幾塊錢，恐怕被同

件一叫，不一定又要賭起來的。」

「你既然知道了賭博是不好的事情，就下個決心不要賭。」老張嚴厲的責罵他。

「我們還是要規定個公約好，以後甚末人都不得到賭場，若違背了規約，就是大家的公敵，要受公衆的懲罰。我這個提議大家的意見怎樣？」

還是大牛的主張較堅決而切實，所以一提出來，大家便舉手贊成。大牛繼續的說：

「我們的話說完了，大家就趁這個時候，到包工頭家裏去要求他答應我們的條件。如果答應的話，大家就不幹。因為我們所提出的都是很公平的。」

「是的，我們這個時候就去，他不答應，大家就不幹。」

衆人的喉嚨裏，同樣的喊出這些聲調。

夜未央，屋外仍然籠罩着昏黑的氣象。這時候他們有的拿燈籠，有的舉火把，一燃起來，頓時照得黑暗的園中，發出一片明亮的光彩。他們成隊地，順序地，從東南角黝黑的橡林深處衝過去。由此處一直去，便是包工頭的家。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日

（載新國民日報「新野」副刊第廿九—卅二期）

南京人氏

流浪

是一九三三年的仲夏天的日子。

胡先生辭職後，學校正苦於找不到英文教員。幸喜今天黎先生替我們介紹了一位。他是從上海來，到暹京還不上三個月頭。

他的身材是短小的，面色是紅潤的，可是帶着一副深陷的眼眶，配着一副削瘦的面頰，額角上也刻上了深凹的條文了。——這顯然是一個老於漂泊的人啦！

看了他的相貌，再打量他的衣服：一套花格子布的西裝，領帶頸扣都沒有，還有足上的皮鞋，也是一雙快要踏破了的，老英國式的。這模樣，着實引起了校長心理上某種不安！

「先生貴姓？」校長開始問。

「姓秦！」接着在桌面上劃了一個「陳」字。

「哦，陳先生！那麼貴處呢？」

「南京人氏。」「京」字讀作「King」的音，「人」也成了「Len」。「自小就離開南「King」了。」

「哦！……………」校長微笑。

「一會兒，行李也搬進來了。」

當天晚上，校長跑過來和我談話。他說：

「你覺得那位陳先生怎樣？」

「什麼？你說他什麼？」

「你相信他真的是南京人嗎？」

「唔！自然是南京人氏吧！」

「嚇嚇！他的口腔並不像南京口腔。而且，並不像中國人說國語的聲調！」

「他自小就離開南京了啦！他不是說過？」

「靠不住吧！我懷疑他是東洋人哩！」

「東洋人？」我驚訝了！



「是的，你看他的身材，你看他的面龐，還有他的口音，聲調，那麼佶傴咬牙地！」
「可是他爲什麼要喬裝南京人呢？」我有點軟化了，但我仍然很懷疑！

「誰知道！東洋人原就是不可捉摸的啦！」接着：

「我們得格外留心一下！」他便走了。

是的，東洋人的確是和我們不同。他們的武士道的觀念，仍是深深地保留在腦際。由於這，便演出許許多多的怪癖的行爲，反常的動作。他們的文人可以爲了文壇的成名而把生殖器割掉；他們的武人可以爲了隘狹的國家主義而剖腹自殺；他們的運動員可以爲了錦標的虛榮而跳海自盡……這一切的一切，實在不是中國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年來東洋人的南進政策，也在積極地推行了。他們把南洋羣島當作東洋人的生命線，據說經由國家有計劃地在動員！不少的「無名英雄」，在做着「地底下」的工作：沿海捕魚的人，往往是窺探地理形勢的間諜，這在暹羅人的口中，尤其是言之鑿鑿的事。那麼，這位先生，混入到我們的社團裏來，一方面是爲了覓食，一方面是發揮武士道的精神，暗中在幹什麼勾當，也是可能的吧？

由於校長的囑託，我考慮到東洋人的民族特性，由於東洋人的民族特性，我也覺得這位陳先生的確有點神祕可疑！

一個下午，我走進陳先生的臥室裏去。

「陳先生，好呀！」我說。於是他招呼我坐下，還隨即斟過一杯茶，閒談便開始了。

「你覺得孩子們的英文程度怎樣？」我以教務主任的資格發問。

「唔，還差不多！」音調仍然是個生硬，可是幾天來，我們總算已聽得慣了。

「你可以考查他們的程度，試行你的新教學方法，我們這裏是毫無成見的。」

我一壁說，一壁把眼兒望過去，桌子上堆滿着各國文字的書籍，我更加暗自驚異了！

「好的！好的！……。」沉吟了一會，又說道：

「我覺得教孩子讀英文，該先從會話着手。文法，讀本，特別是文法，簡直不要教他們，比較還好。」

「呃！是的。」……我漫聲應道。手翻着各國文字的書籍。

「美髯國人，就是讀納氏文法讀得越笨了的！」他補添上一句。

「呃！陳先生原來深通各國的文字！」我掉過了話柄，兩隻眼，瞥了陳先生一下。

「不，我不過是有意研究一點夷言（語言）學罷了！」

「請問，這裏包括着那幾國的書籍呢？」

「英國的、德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等等。還有暹羅的，我正在學。印度的，我也打算同時開始，已經寫信去加爾加答買書了！」

「還有日本的哩！日本是東亞的一等強國啦！」

「唔！……」眼睫毛閃動了幾閃，說：

「也是在計劃中！不過，不過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學日本文字，比學其他的文字總要快些。所以，打算慢點兒開始！」

「是的，嚇嚇！」我微笑了。

經過這次的談話，我也多分量懷疑他是東洋人了。然而我的情感，已有點轉變，我喜歡東洋人起來了。不，不是喜歡，是羨慕！我羨慕東洋人的研究的精神，羨慕東洋人的苦學的毅力！生活在這種顛簸的環境當中，他們還不會忘記書籍，不會忘記研究學問，我着實羨慕他們！

反觀，中國的青年，懂的多半是一些皮毛，可是卻非常夜郎自大，門徑也許還沒有摸到，卻自以爲是升堂入室。在學校的有錢人家的子弟，是專門講究享樂的。譬如說，西裝應該怎樣穿法，大菜應該怎樣吃法，汽車應該怎樣坐法，狐步舞應該怎樣跳法。至於學問應該怎樣研究，甚至於說，書應該怎樣去讀，在他們的腦子裏，實在一絲毫的影子都沒有。窮苦人家的子弟，克苦的固然不能說沒有，然而數量實在太少了，他們大半也被腐蝕在金錢這魔鬼的勢力之下，大半被征服在都市這黑暗魔手下面；於是消極，墮落，灰心，短氣，什麼是學問，在他們也就顧不得了！

兩相比對一下，中國的青年，真是要「可恥孰甚」的了。

不過，不過我轉念到陳先生，假使真的也是在發揮武士道的傳統觀念，爲隘狹的國家主義——侵略主義者張目，我又不禁有點恨他，可憐他了！

兩個月後，黎先生從內地到「略中」來了。校長一見面，便把陳先生的事問他，同時也把懷疑的地方，一如數家珍般說了出來。校長先生是一位自命爲「總理的信徒」者，他對於這點，似乎十分的重視。可是黎先生的答覆是，他也不十分明白。他和陳先生原也

不相識，幾個月前，才有朋友介紹給他。他只知道陳先生住在上海很久，以前還去過北平。在上海，據說是靠做電影工作，和賣日文譯稿過生活的。這次離開上海，跑到暹羅來，一方面是因「一二八」戰事的影響，一方面是想到南洋來發掘一些創作的題材。說到這裏，黎先生表示，從他的朋友的關係，他似乎可以多量地相信陳先生是靠得住的人。於是校長說：「他說，他不識日本文，但在上海又過着賣日本文譯稿的生活，他顯然是東洋人了！顯然是東洋人了！」

「嚇嚇，他的身材和相貌，的確是有點像東洋人的！」黎先生答道。

「就是東洋人，東洋人也未必全是壞人！」我接着說了。同時，黎先生也點首稱是。的確，我這時的感受，完全變了質！我覺得陳先生的來歷雖然很特別，但這裏的特別可不是像我們過去所猜疑於他的。不但如此，也許他還是一位同情於中國求解放的人物？同情於弱小民族求解放的人物？無論如何，他也決不是統治階級所象養的紳士吧？是的，東洋人中，是有着不少的思想正確的人的，我們不應該把一切東洋人，都看作是惡毒的類型。這正如我們不應該把一切中國人，都看作是眞能爲中華民族謀解放的鬪士一樣。我又覺得過去是猜疑，侮辱了陳先生的人格，我默默地帶着一般濃厚的懺悔的心情！

「我們總得留心一下！」校長先生仍然是這麼地叮囑。

暑假來臨了，陳先生有事到內地去，我和校長因職務關係，仍留校中。

一個禮拜六的早晨，郵差送來一封掛號信，上面寫着「Mr. KK. Chen」收，是從美國紐約寄來的。校長急忙蓋了學校的印，替他收了，於是他說了：

「陳先生的確很古怪，你瞧，信是從紐約寄來的！」

「而且這還是女人的筆跡呢！」我接過來細看了一下。

「打開來，瞧瞧如何！」校長先生帶着笑。

「恐怕不便吧！他同我們是不怎樣相交哩！」

「什麼話！校長對於往來可疑的信件，盡有權力檢查！」

「那麼你負責便是了。」我也樂得對陳先生多認識一點，便這般地說了。

「檢查」的利剪，剪開了陳先生的祕密。哦，天曉得，原來陳先生是高麗人啦！

信中的內容，是他的愛人（同籍）報告她已經進夜課大學。她在白天，靠着做相館工作維持生活，到了晚上，她便進大學去唸書。此外，她說她還參加了一個文藝社團，不久

她定把該社的月刊寄一份前來。「濃情蜜語」，在這裏是找不着的，「兒女慙慙」，在這裏是看不出的。僅僅是平常的通訊，帶着些不平常的消息。這樣，就算是他們的「情書」了啦！

校長先生看完了信，幾個月來的悶葫蘆，似乎已經打破了，他說：

「嚇嚇！高麗人！」

我這時的心情，是：一陣陣的懺悔，夾着一陣陣的慚愧！

（載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廿二日「星火」副刊）



「我對你……」

「……」

「……」

「……」

「……」

「……」

「……」

「……」

「……」

「……」

「……」



「……」

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二年



委 屈

丁 倩

(一)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

杜先生早晨看過「立報」的標題：「日艦雲集威脅，滬市呈現戰時狀態，日陸戰隊已增至九千人，局勢緊張甚於一二八前夜，重大關頭在今日下午四時」，他便馬上出去了，預備在公共租界裏走一遭，然後到法租界的朋友們家裏談談情勢。

街頭的紛亂已到極點，公共汽車上下之擁擠，已失了秩序。所謂上海的「白相人」者充滿人行道上，雖然還是着不扣鈕之綢汗衫，歪戴帽子，但是已無「白相」神氣了。「外灘」和愛多亞路一帶，愈形熱鬧，混亂，而破箱籠和爛鍋灶，愈來愈多，逃難亦殊有每況愈下之勢。

弄堂裏也擠滿了人和行李。娘姨，老太婆，倒馬桶的，和一些老板娘，孩子，學生，

黃包車夫，癩三……大家都緊縮眉頭，三五成羣地談着時局，已不像以前各人只管各人自己的事了。

午時，杜先生從外面急忙地回來，手裏拿了一份「大晚報」和「時事新報」的聯合號外，其標題「天通庵路一帶，日軍令嚴開火」！他疲倦地躺在沙發裏，但是他的心裏很興奮，——我們終得一戰了。

杜先生是住在公共租界，靜安寺路一個乾淨的坊裏，是一家中等住屋，不十分闊大的兩層房子，樓下是會客廳，在後門的小房間是廚房。

這間房子是杜先生一個禮拜以前搬進來的，因為他是江灣的一間大學裏教經濟學的，同時也是那所大學裏的經濟學系主任，他曉得中日情勢的「嚴重化」，原住在北四川路北門川里的他，就在戰事未發生以前，携帶着那日本妻子搬到這裏來住了。

杜先生是一九三一年在日本一間大學裏的經濟科畢業了後，就帶回了他那位美麗的日本妻子。到了「一二八」戰爭爆發時，爲了這位妻子，不知受過多少的苦衷。但過後，在那些唱和平高調的「提携」的空氣瀰漫全國之時——一九三三年，杜先生就做起大學教授了。

但是，四年以來，杜先生飽受一些同事和朋友的譏笑及非難，自然是因爲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並且在大學裏，每個學生都知道杜先生的妻子是日本人，雖然他常常對學生們說「愛是沒有國度和民族的，好像你們所念的文學一樣，不能因爲國度之不同，就不念其文學」，可是許多學生們總不相信他。雖然他經常滔滔不斷地說着愛國的道理，和對於時事都做着深刻的批判，而且時常在報章上寫着激起民族抗敵情緒的文章，然而學生們總覺得他有「漢奸」的嫌疑。關於這種事體，也曾經過他的一些同事們對着學生們解釋說：「杜先生是個愛國最熱情的人，就是由大學生而到留洋生，一直到現在，他的愛國熱情，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是日日增高，你們應該相信他，並且杜先生的淵博之學問，你們是知道的」。校長也是累次的對着這班大學生解釋杜先生的愛國熱情和學問之深博。可是學生們仍舊不能相信他，尤其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甚至要驅逐杜先生出校。可是也奇怪，在三四年級的學生們有些和杜先生的感情很好，這也許是他做了四年教授的長久歷史給與這些學生們的温情吧？

在學校裏常常鬧些「漢奸」的事情，這總是使杜先生難爲情的。他累次的向着學校辭職，以便專心著作，可是校長和同事們老是苦苦地挽留着他，這當然是因他的學問之淵

博，人格之高尙和辦事負責任的原因了。

杜先生不但是經濟學者。而且又是一個富於文學天才的人，情感很豐富，在這樣同事和朋友的情面之下，他是很難推卻這苦苦挽留的美意，所以他便在這間大學裏受了整整四年的苦痛了。因此，杜先生於這四年之中，常常想起自己做大學生的時代，他是愛國運動的最激烈份子，而且在日本苦苦地攻讀，以便增進自己的學問，另一方面也是做着知己知彼的工作。留學時期他常常對朋友們說，他要嚴格地做一個「日本通」——也許他所以娶了一個日本老婆，就是這原因的吧？——預備回國來貢獻給國家。這是杜先生歷來一貫的志願。可是，他是萬料不到的，現在竟給這些大學生反加給他一個「嫌疑漢奸」的大帽子了。

平時杜先生夾着皮包由大學裏回家的時候，會嘆了一口氣。然而他那個美麗的妻子問他什麼事的時候，他老是說沒有什麼事，他顯然是害怕他的妻子知道他在學校所受的「非難」啊。

(二)

現在，學校因中日戰爭而停課了。杜先生的學校職務也丟開了，他好像是放下了一份

重擔。但是經過思索之後，他卻是更加的難受，這自然是因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了。

剛才杜先生回來，本來是預備吃午飯的，但是他不等午飯燒好，又出去了。好像他想起一件重要的急事似的，並且臨走的時候也不告訴他妻子。這樣的態度，是杜先生從未會有過的。

晚上，杜先生又回來了。他坐在會客廳的沙發上，好像是等待什麼，又好像是想著心事，他總覺得是不耐煩，回身摸出一枝香烟，把洋火點上，默默地抽，吐出耐人回味的淡白的烟霧。一會兒，香烟抽完了，又摸起第二枝來，但是洋火匣裏沒有火柴，剛才僅有的一枝給他擦過了。他站起來，在桌子上再找洋火，但是找不到，就把香烟丟在桌子上了。他不自主地在客廳裏來回地走着，過了幾分鐘，好像是很疲倦地又坐在沙發上，隨手又翻開當天的日文報紙。日本軍人對他頑皮地說：「隱忍已達限度，現決取斷然處置，將來一切責任，自歸貴國負責……非有領土之意，也非對貴國國民有何敵意……。」杜先生不忍再看下去，順手把報紙丟開了。

杜先生的妻子和那五歲的兒子，在廚房裏燒晚飯。杜先生今天的焦慮和苦難，這位杜太太似乎是不大曉得的。

「敏子！」杜先生心裏好像有什麼事似的喊了他的妻子。

「就來，」敏子在廚房應了一聲，就走來了，兒子也跟着出來。

敏子是穿着一件十足中國化的旗袍，一個瓜子面，常常帶着微笑的溫柔。自她跟着杜先生由日本逃到上海來，一向就很喜歡穿中國衣服。她美麗而且聰明，踏上中國土就跟杜先生學起中國語和中國字，現在她已經能夠操着很流利的國語和上海話了，也達到能看報紙和一些小說的程度。甚至短短的信也能編寫了。很奇怪，她到了中國，一切都是學中國的，把日本的一切都丟開。她常常對杜先生表示她很愛護中國，中國是她的國家。她也表示，她將永遠不回到日本去了，雖然她的母親每每爲了懷念她而暗暗地流淚。她很忠誠地愛着杜先生，她從來沒有使過杜先生生氣，煩累，討厭……，而杜先生始終也是愛着她。他們的兒子，也是那麼活潑可愛。所以家庭也可以說是很快樂的。

「什麼事呀？」敏子笑着問。

「沒有什麼？——我感覺到寂寞。」

「晚飯已燒好了，我端上來吃，好不好？時間也到了。」敏子看一下掛在壁上的鐘。

「哦，六點啦，你看。」她很親熱而又活潑地朝着杜先生看。但他的心理感到一種很難過

的情調，這自然是今天的上海戰爭失敗的原因啊！

「好的！」

敏子轉過身到廚房裏去，孩子就跑到杜先生的懷裏來。

「導兒，我問你，你喜歡什麼？」

「我嗎？」

「是的。」

「我——」他想了一會兒說：「我喜歡——逃難！」

「逃難？」杜先生很奇怪，「你怎麼會懂得逃難呢？」

「我懂得。——我們從我們原來住的那裏，搬到這兒來的時候，媽媽不是說，我們是在逃難？——，我頂喜歡逃難。」

「哦！你怎麼會喜歡逃難呢？」

「我喜歡，逃難的時候，我們有汽車坐，在路上我們也有許多東西看，還可以很快的看到路上，許多奇怪的趕熱鬧的人，我從來沒有看過路上有這麼多的人！——我喜歡逃難，逃難有汽車坐。」

「哦！」杜先生像明白一件真理似的。大人們認為「逃難」是嚴重而恐怖的事體，孩子們反認為這是快樂的事體，這個深深的隱在心裏的底細，有誰去知道牠呢？

停了一會兒，導兒又說：

「爸爸，逃難還有點好處，就是我們原來住的那個房子，樓下他們的孩子都罵我是——」，他忽然看見敏子端飯進來，他只「哦，媽！」的一聲就不說了。

導兒的把話縮回去，因為他記得很緊，以前樓下的二房東和衙堂裏的孩子們，都叫他做「東洋鬼子」，還罵他是洋種的畜生，他們經常也不高興跟他一道玩。但是這樣的情形，導兒好像很懂事似的，他也沒有對着杜先生說起孩子們罵他，這也許是敏子平時不准（絕對的不可以）她的孩子說起「日本」，或是「東洋」兩個字的原因吧。

（三）

有一次，是日本水兵在上海被殺的時候，全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紛紛出動，北四川路和虹口一帶，形成了恐怖時代。所謂「嫌疑犯」是到處亂捕，這裏的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好像是沒有國家保護一樣。日本軍人恣意的暴行亂為，居民只是嘆氣地敢怒而不敢言。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向被鄰近的孩子們侮辱下的導兒，竟遭着幾個孩子包圍着大打了一頓。結束是孩子們分散地走了，而導兒卻是伏在地上，鼻子流血，滿面血跡，「媽媽」地哭着。許多娘姨們只站在自己的門口看，響也不響。

等到敏子覺得是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哭，慌忙地從樓上跑下來，看見這種情形，幾乎發暈的流着眼淚。可是她並不罵別的孩子，也不說一句難聽的話。她只是心裏忍痛地把孩子抱上樓去。

這次使敏子恐慌的是導兒鼻子的血不住的流。而杜先生在學校裏還沒有回來，她一個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把些紙頭塞在鼻孔前，又以冷水灑在毛巾上，蓋着孩子的頭額。血不久就停了。她的心才安過來。

本來，敏子自從到中國來，就對於日本軍人有所不滿，這次導兒的遭遇，令她心裏有所憤恨，她想着日本軍人爲什麼會引起中國人民的怨恨呢？（不過這個問題她是很明白的）但，她是想不到日本軍人的暴行，也會引起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人民的仇視。她的心又想起：世界上的孩子和孩子都是一顆純潔的心，而現在竟有仇恨隱在小小的心裏了，人類總是不堪設想了吧？她又想起自己的身世和所處的環境，她抱着孩子呆呆地出神，不覺眼淚

泛在眼眶裏了。導兒好像懂得敏子的苦衷，他喊了「媽」的一聲又哭起來了。

「哦，導兒，導兒，別哭，媽是愛你的。」

「媽，我是愛你的，但是你爲什麼要哭呢？」

「不，我不哭，你會聽媽的話嗎？」

「聽，媽的話我都聽。」

「好的，以後我不允許你，你就不得下樓去。」

「我不去了。」

「還有，就是晚上爸爸回來的時候，你不要告訴他是他們打你，你說是媽和你下樓的時候跌下去好了。」敏子嘆了一口氣。

「好的，但是他們罵我是東洋人，怎麼我會是東洋人生的呢？」

「不，我們都不是東洋人，你不要對爸爸說他們罵你是東洋人，我不許你對爸爸說，不要忘記啊，聽見了沒有？」

「媽，我不說。」

這自然是敏子害怕杜先生知道人罵自己的兒子是東洋人而心裏難受。敏子愛着她的丈

夫，她不願意使丈夫受着難過和煩累的事情，她知道丈夫的苦心。

(四)

導兒現在對爸爸說起「逃難」的快樂，他以為逃難可以逃開那些侮辱過他的頑皮的孩子們。所以當他說「樓下他們的孩子都罵我是——」的時候，他看見敏子進來，記起媽媽的話，他不敢說下去了，這小小的心，有誰知道呢？

敏子把晚飯端上來，小菜弄得很精美。她頂會弄廣東菜的，因為杜先生是喜歡吃廣東菜的。

「導兒，你說下去呀！看着媽媽幹麼？」

「我忘記了剛才說的什麼。」

「你剛才說，樓下他們的孩子都罵你是——是什麼呢？說呀，你。」

敏子聽了杜先生這些話，心裏很難過，她給導兒使了個眼色，導兒很靈敏的說：

「樓下他們的孩子都罵我是一個頑皮的孩子，——我不喜歡他們這麼說，我們逃難來這兒，就不會有人罵我頑皮了。」

「哦。」杜先生好像有點明白似的。

「爸爸，我真是頑皮嗎？媽媽也說我有時候是頑皮，是不是？」

敏子的心裏很快活，她有這聰明的孩子。

「不，爸爸的孩子，都是好孩子，樓下他們的孩子才是頑皮孩子。」

「是的，他們很頑皮，他們打過」導兒很直率的要說那次被打的事，這真使敏子吃驚的。可是他停下來，他想起媽媽的話。

「是的，他們很頑皮。」導兒重複的說，「他們打過大的人，我看見，大人也是很怕他們的。」

「好啦，導兒，吃飯罷。」敏子心裏很怕他們會把那種事體流露出來。

他們三個就圍着桌子吃晚飯，隱約可以聽到大炮的聲音。杜先生是吃不下飯，他的心裏默祝着華軍的勝利。

(五)

他們剛把晚飯吃完，忽然有人敲門，敏子連忙去開門，原來是杜先生的堂叔維德。他是洋行的「買辦」，年紀大約是四十歲左右，但今天已顯出五十歲的樣子了。平時愛穿筆挺的西裝，與洋大人說起話來是奴化十足的，恭誠唯肖的樣子，在今天完全改變了。一向

就看不起杜先生的他，今天竟獨自出馬來相見，而且進來的時候，在杜先生的面前表現出可憐的樣子，愁容滿面幾乎說不出話來，但終於開口了：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唉，我不聽你的話！」

他好像是絕望的，又似乎是在懊悔。可是，在杜先生已經明白了。

「是婆婆逃不出來嗎？——我老早就叫你早點搬家，你偏偏要弄成這樣子。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唉！」他嘆了一口氣，坐在沙發上。「我沒有辦法，前天我那老婆又要生兒子，我把她送到距離這兒很近的寶路醫院去了，今天中午洋行裏又開什麼職員會，等到剛才我出來的時候，戰爭已經爆發了。……我心裏混亂起來了，沒有主張，我馬上想要自己去救她，就喊了一部汽車開到白度橋去，想通過北四川路去拯救她。開到白度橋，天曉得都是軍隊沙包防守了，東洋兵又不給我通過。我失望地回來，我沒有辦法了，現在炮火更利害了。啊，她只是一個人在家裏啊！……」他惱恨而悲哀地把兩隻手掩着他的臉。

「我們可以多方面想辦法。在北四川路這一帶還不是前線，火線也許還不是在那兒，生命或許不致危險……」。杜先生很和氣地說這種沒有把握的話。

「沒有辦法，一定給他們打死的！唉。」

敏子的心裏很難過，中日戰爭已經是波動她的心了，而現在又是一陣大雷雨似的打在她的心上，然而她忍着，表面上很安靜的樣子。她轉身倒了一杯茶，很恭敬地捧給維德：「叔叔，我想婆婆會逃出來的，她是一個好人，天不會給她困難和意外的事件。」

「哦——」維德好像是要說的什麼，但又把話吞下去了。

敏子又轉身倒了二杯茶，一杯給杜先生，一個小杯給導兒。導兒的杯子擺在桌上，給他坐在椅子上喝，他很擔心打破了茶杯，不敢拿起來，仍照着媽媽所規定那地方，喝了一點點。杜先生拿着茶杯坐在維德叔叔對面的一個沙發上，沉思地喝茶。

敏子把桌子上餘下來的飯菜等等，統統收起來，用了一個銅托盤一道送進廚房裏去了。

維德看見敏子一轉身走，就馬上從他坐的那個沙發站起來，行過去坐在杜先生的那個大沙發上。他的舉動已給杜先生料定，他一定要說什麼祕密的話。

「唉，我想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請……去，一定可以出來。第一，她是東洋人，可以和東洋兵說一點情面上的話。第二，她又熟悉我住的那個地址……你以爲如何？」

杜先生表示很困難的樣子，難道他真的許可叔叔的要求，把自己的妻子送進虎穴嗎？假使不答應又過意不去的。這一個提議實在使杜先生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了。

「可是……可是……。」杜先生說不下去了。

「可是也可以送她到白渡橋，我就等在那兒，讓她自己過了橋，同東洋兵說情面。要是能夠過去麼，就過去，不能夠麼，就回來。」我相信她過去會帶婆婆出來的。」

「可是，可是，可是我看來是很難。」杜先生又感覺到拒絕了叔叔，他的心裏很難過，不得已只好轉過話來了。「恐怕她不會答應的吧。」

「可以試試看。」接着：

「可是，我想她會答應的，因為她是一個好人。」

「……」杜先生沉默下去了，他感到困難。

「我問一下好嗎？」

「那你去問罷。」

杜先生感到極度的困難。他沒有法子，只好把這件事交給妻子去解決。但是他的心裏默默的祈禱着他的妻子拿出勇氣來拒絕這危險的要求。

維德站起來，很快的走進廚房裏去了。用了悲哀的懇求，果然得到敏子的答應。

敏子同維德出來，出於杜先生意外的是敏子說：

「我應該去拯救婆婆的，我覺得我應該盡了我的能力去拯救婆婆！」

杜先生呆若木鷄。事已到此，他已沒有辦法挽救了，只好暗暗地怨恨妻子沒有勇氣，他懊悔着自己太軟弱了。

敏子很明白杜先生的難過，但是她自信，在日本兵的勢力之下，她是日本人，總會有幾分自由，她堅決地自信是絕對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

「我相信，絕對不會發生什麼危險的。並且他們也會說點情理，要是他們不許我過去，那我就回來。能夠過去，那是一點問題也沒有。」敏子再申明其意思，以安慰杜先生。

「對了，假使他們不許過去，我們就回來。要是可以，那自然是沒有問題的。」維德重覆的說了一遍，這是一個大道理，杜先生自然是沒有話可說了。

「你去拯救婆婆，理是應該。」杜先生不得已說。「但是我希望你要小心點，要看勢行事，萬不能勉強的，因為你到底還是個女人。」

「是的，我應該小心。」

「那麼，我們現在就走——我馬上喊一部汽車去。」維德一溜烟的走出去了。

(六)

敏子走上樓來，在睡房裏，導兒也跟進去。

敏子把衣櫥房打開，拿出六年前的日本「和服」來了。這使導兒很奇怪，他似乎是證實了他的媽媽是東洋人。

「媽，爲什麼你要穿這樣的衣服呢？這不是東洋人穿的衣服嗎？媽媽，你——」他幾乎要哭起來了。

「是的，東洋人穿的。媽媽要假裝東洋人救婆婆去，你不要響！」

「媽，你騙我！我——」

「不要響！誰騙你呢？」

孩子的問題使敏子很難過，她不得已拿出母親的尊嚴來了。她也是借這來止住她自己的難過的心情。

敏子把衣服換了，導兒呆呆地出神，他不敢多問一句。

敏子勉強的笑着對導兒說：「導兒，你喜歡媽媽嗎？」

導兒跑到敏子的懷裏。「媽」的一聲哭起來了。

敏子撫摸着導兒：「媽是喜歡你的。」

「我也喜歡媽，但是我不喜歡這樣的衣服。媽，你爲什麼要穿這樣的衣服？——這是東洋人穿的。……」

「爸爸來了，不要響！」

杜先生走進來了，看見敏子的衣服，使他想起了六年前在東京的時代，他油然而來了一陣莫名其妙的惆悵。他感覺到現在似乎是重新陷入初戀的時候，而敏子仍然是六年前的敏子，同以前一樣活潑，一樣地美麗。他的心在振撼，波盪，感動，他自然地泛起一陣強而熱烈的愛，他走進一步，差不多緊靠着了敏子的胸前，眼光閃閃的發亮，儼然是一個要爆發熱情的青年男子。原來在床沿上抱着導兒的敏子，她也放開了導兒，站起來，對着杜先生微微的笑。

「你——什麼呀？」敏子忍不住微笑的問。

「讓我吻妳一下吧！」

敏子聽從地把嘴送到杜先生的唇邊，她感到一種愛的青春的愉快。然而一會兒，鼻管

發酸，莫名其妙的來了一種悲哀。她是有了不可形容的悲傷，但她把牠隱藏起來吧了。在這兩層情態的攻擊之下，她彷彿是在極度的痛苦中喝了多量的葡萄酒，由於麻醉而陷入性的病態。她感到這個吻太新奇了，好像是她第一次接受了一個男子所吻的一樣，她的青春在跳動。

而杜先生呢，也是同樣的感覺。他除了儘可能地熱烈和延長那吻以外。也沒有多餘的奢求。

他們的臂膀抱得很緊，在那緊張的肌肉的節奏中，盡着平生的力氣，互相摟着他們的頸子。一會兒，他們漸漸地放鬆了，微微的笑，但是隱隱的炮聲也同時進入他們的耳膜，他們似乎是互相懊悔，就沉默下來了。敏子也坐在床沿上，拉着發了呆的導兒抱在懷裏，送給他一個母愛的吻。

「媽是愛你的，媽也喜歡爸爸。」

但是，導兒卻弄得莫名其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不一會，維德叔叔在外面敲門了，杜先生急忙下樓去開門。

「汽車真難找，在車行裏等了半天，牠們忙得很，本來是要喊「雲飛」的，但是沒有

了，後來才喊了「祥生」的。好，快點，我們走吧，時間不早了，快要八點鐘了。」

杜先生沉默，沒有說話。敏子下來了，她現在馬上變成了一個十足日本女子了。導兒也跟了下來，他抱着杜先生的腿，用奇異的眼光呆視着他的媽媽。他顯然是對敏子有了憎怨。他懷疑他的媽媽是東洋人了，但是隱藏在他那小小的心裏，他沒有力量說出來，現在認為他的爸爸是他的唯一保護者了，媽媽似乎不是他的媽媽了。

敏子看了一下杜先生，勉強含着微笑的對導兒說：

「導兒，我跟叔叔到婆婆家裏去，等一會兒我就回來，你好好的伴着爸爸在家裏等我啊！」

導兒默默不響。杜先生携着他送敏子和叔叔出了門口，在門邊已經停好了一部流線型的汽車。

當他們出了門口的時候，坊裏的人們，甚至於做娘姨的，都投以奇異的眼光，在他們的心裏吃驚地暗暗在叫：

「喲，這裏也住了東洋人啊！」

在這等情形之下，敏子的心像刀刺一樣。她爲了丈夫和孩子受了苦痛而苦痛，她不忍

再在這環境之下久留，急遽地跨進汽車上了。維德坐在車前，命車夫開到白渡橋去。汽車「叭」的一聲就開動起來了。敏子向杜先生和導兒招手說：

「導兒，導兒。媽一會兒就回來，再會，再會！」

汽車向前直駛，轉彎的時候，導兒「媽」的一聲就哭起來。杜先生很難受地抱起導兒，拖着疲乏沉重的步伐，慢慢走進屋子裏，可是導兒不停的哭。

但坊裏的人，面對面，弄得莫名其妙：

「怎麼他們會說中國話呢？」

「這總是有點不妙。」

「那個男子不大像東洋人。」

「那個女子有點像中國人。」

「間諜！我們大家要防備他。」

「……………」

「……………」

人們不住地議論着。



夜漸漸地深了，可以隱約地聽着遠遠的炮聲，令人感到驚悸不安。可是孩子的哭母聲，也令人感到淒涼。

(七)

夜是黑暗得很，在黃浦灘一帶，擁擠擠的難民，實在是水洩不通。這種人類的河流，是令人悲憤而淒愴的。「外灘公園」的綠樹還是依舊的寂靜，與平時無異，蘇州河北岸一帶的天空閃着火光，若雷電的爆發，這顯然是巨炮的聲音。白渡橋上幾乎是斷絕了交通，從北岸逃出來尚有幾分可能，但由南岸過去的，似乎是絕對不可能了。橋上的守兵們好像把守鬼門關似的，他們擺起猙獰的臉孔，藉着檢查行李而侮辱了無家可歸的婦女們，這是世界上僅有的日本軍紀！

「叭叭」的駛來一部新式流線型綠色的「祥生」汽車，牠停在英國領事館的對面，靠着「外灘公園」的邊旁，裏面跳出一男一女來，這就是敏子和維德叔叔。

他倆在英國兵防的白渡橋南口，用英語和那些士兵們說了一刻話，他們許可他兩個通過。但是維德竟不敢再進一步了，因為對面是日本軍把守，那些不講情理的軍隊，實在使他胆怯的。因此，他只站在南橋頭，目送着敏子的背影。

敏子很自然的向日軍的防地走去，但是心裏卻是驚悸着。

兩個日本兵用槍口向着敏子的胸膛，用了猙獰的聲音喝道：

「站着！」

敏子不慌不忙地向兩個日本兵彎了腰，連連拜了幾個躬，她很誠懇地做着日本式的最敬禮。

「對不起！」敏子聲音顫抖的說着日本話。「請你們讓我過去吧。」

從防兵的左邊跳出一個小隊長，持了一把左輪槍指着敏子問道：

「你來幹什麼的？」

「我嗎？——我是來找我的媽媽，因為她被困在這兒了。」她說了不大順利的東京口音，這也許是四五年來，沒有說的原因吧。

「那麼，剛才我看見送你來的那個男子是誰？」他想起兩個鐘頭以前，這個男子來碰過他的釘子，被他侮辱了一下，他現在還記得這個男子的姿態。

呵，「他」？敏子的心裏慌起來了「他是我的丈夫。」她的臉發紅了。

「他是你的丈夫？——他爲什麼不來？」

「因為英國防兵不給他來。」

「不給他來？」

「是的。」她的心不安的忐忑跳動。

「那麼，為什麼他們又給你來呢？」

「我不懂他們的話，我不知道。」

「不知道？胡說！」他臉孔現在更加的兇惡了。

右邊又走來一個軍官，在小隊長耳朵邊說了幾句話，這顯然是給他一種什麼機謀了。

小隊長點點頭，轉過來對敏子笑容可掬地說：

「好的，你的母親住在什麼地方？」

「在老靶子路附近的一個弄堂裏。」

「那麼，我派三個兵士送你去好了，路上黑暗得很。」

「謝謝你，我自己曉得走，我想不必麻煩你們呵！」敏子的心裏跳動得可怕。

但是那傢伙那裏管她肯不肯，他一面指定了三個身體強壯的兵士，在他們耳邊也說了

一番祕密的話，他們照樣地點點頭。他再對敏子說：

「對不起，照我們的軍紀，我要檢查一下。」

敏子心裏很亂地舉起手來。那位傢伙乘着機會在敏子的肉體上，每一部份，都摸得遍，尤其是有感覺的地方摸索得特別的久，這使柔弱的敏子又有什麼辦法來止住呢？她只暗暗地怨恨着「皇軍」的軍紀。

滿足了他那摸弄的慾望之後，他用手一招，三個兵一齊上來，向他行一個軍禮，就促着敏子走。她沒有辦法，鞠了兩下躬，就隨着他們走了。

(八)

他們一道四個人，用着灼灼閃閃的手電燈，彎彎曲曲走到吳淞路，又轉了一個彎穿入北四川路。在黑暗中摸索地走，更使敏子不安，加以機關槍緊迫的響，她的心裏愈形慌張了。她在想：「假使他們發覺婆婆是中國人的時候，我是怎麼辦呢？」她感覺到事體已經弄得糟糕了。快到靶子路的時候，她的腿軟了下來，似乎是驚悸地不敢前進，她認為前面是一個大難了。她的脚步果然緩緩地走不動，她的心裏驚悸，徬徨，忐忑和不安定。

「走呀！」一個日本兵裝樣作怪的促着她。

她勉強地走，好像失去了目的地。

他們三個兵士，看出了敏子的神色，互相看了一下，大家都會意了。

「這是老靶子路了，你的母親住在什麼地方？」那個兵用手一指。「在這個弄堂是
吧！」

敏子不自主地點點頭。心裏忐忑地在跳動。

他們四個人，摸索摸索地走進了弄堂，弄堂裏更是黑洞洞的。走了一段，在前面的電燈光下，發現了兩具赤裸裸一絲不掛的少女死屍。敏子嚇了一跳，她定神一看，一個的胸口流了一朵血，另外的那位是沒有了乳頭，滿身都是血跡，人已經是沒有氣了，但看起血跡，還是剛剛被蹂躪過的。論其年紀大概還不上二十歲吧。

「誰幹的呀？」一個日本兵問着。

「剛才我們隊長巡邏的時候幹的，——我也是一個！」另外的那個日本兵得意地說。

「好，你們做的好事呵！」

「管他好不好，支那女人總是我們老子的！」

「下一次輪到我巡邏了，那也是好事呵！」

「真的，支那女人頂……」

「……」

敏子聽了這些話，幾乎頭要發昏了，她的心裏暗暗的叫着：「呵，如此皇軍！」忽然「轟隆」一聲，在距離她不遠的一座房子倒了，發出一幕黑烟，全弄堂都爲之震動。聲音響後的幾秒鐘間，一陣像雨似的小石子之類從半空中洒下來。他們四個急忙地倒在地上，敏子嚇得滿身大汗。過後她勉強地爬起來，但是那三個日本兵像豬似的在地上爬着走，却不敢站起來。

「多厲害的支那炮火，幾乎把老子的性命送歸老天了！」

「喂，你的母親是在那一間房子呀？」一個爬在地上的日本兵說：「快點！老子們的性命要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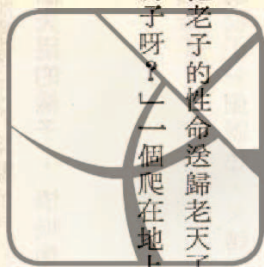
敏子沒有氣力說出來了。

「到底是那間房子呀？」

「說，你不曉得性命危險嗎？」

但敏子已經在她那熟識的婆婆所住的那間房子的門口了。

「在——」她顫慄地說出來了，「這裏」。她知道糟糕的事情就要出現在前面了。她



的心跳動着，幾乎要哭了出來。

「好，等一等。」他們三個在地上爬起來了，靠牆的站着。

「我們先來查查看，」轉過來對敏子警告說：「不許你開口亂叫！」那個日本兵把手電燈照着這房子的牆壁，他沒有照察房子的緊關的門戶和窗子，好像要在牆壁找些什麼記號似的，再照着門楣，似乎使他失望的樣子，憤恨衝上他的心頭了，他寧惡地問着敏子：

「這就是你的母親的房子嗎？」

「是，先生！」她怕得要暈過去了。

但是，他轉過面孔來，向那兩使了一個眼色，又轉過來對敏子睜起眼睛，幾乎要把眼球突出來了，他那寧惡的臉孔叱道：

「好利害的間諜，我們老早知道了。豈有此理，這房子是我們日本人住的嗎？放屁——抓她去！」

敏子呆了半天——「啊，天呵！」但是他們笑起來了。

「哈，哈，——你逃不脫了。」一隻粗暴的手指在敏子的瓜子臉上有笑渦的那個地方，用力的擰了一下，「多漂亮的一個支那女兒，哈，哈，——逃不脫了。」

敏子憤恨不過，就打了他一個耳光，那兩個兵就把她抓起來了。她掙扎，打滾，跳動……但是沒有用，他們三個兵就把她拖起來了。

「不，不，我是日本人！」敏子喊着，「日本人！啊，天呵！」

「哈，哈，哈！還會說一口漂亮的日本話！」

他們拖着敏子走了，好像是漁翁得了一尾肥美的大魚。在黑暗中，她掙扎，吶喊的聲音漸漸地消失了。

(九)

敏子被三個日本兵送到中隊部裏去了。

當夜，十一點的時候，他們把敏子當做間諜來審問了。

在一間黑暗的屋子裏，窗戶是緊閉着，並且掛上厚厚的黑布，這大概是恐怕屋子裏頭的二枝火油燈的光線透出外面吧。正面擺着一張相當高的桌子，沿桌子的一邊，擺了三張椅子，像祖宗牌似的排坐着三個日本軍官。旁邊排列的站着八個荷着來福槍的公堂小卒，

這是他們的臨時審判處。

兩個日本兵把敏子一推，她就倒在這三位審判官前面的地上了。照例的是由右邊那個用中國話問起籍貫，履歷，年齡。

「我是日本人！」敏子說着日本話。「生在東京。」

坐在中間那個審判者，一聽到敏子的話就動怒了，像火藥觸了火似的。他的滿臉橫肉在動着，黑而短硬的鬚鬚，增加了他的威風。現在他生氣着敏子自稱爲日本人，他那雙寧惡的眼光，幾乎要把他的眼鏡衝破了一樣。他的鼻子在呼吸着粗暴的氣息，掛在胸前的「皇軍」勳章，跟着呼吸而蠕動。

「操你娘的！在我的面前，還敢胡說嗎？我們日本人有像你這樣不要臉的女人嗎？——來，給我先打她五十鞭——支那間諜只有這樣——不打不招的！」

兩個小卒馬上把敏子推伏在地上，要把她的衣服脫掉，但是敏子拚命地儘她的能力抵抗，呼喊，痛苦。

「不，不，我是日本人！啊，你們……」

敏子在地上打滾。兩個小卒還鬪不過她，後來再加上兩個，終於把她壓得很緊。雖然

她不能再動了，但是仍然是喊着，幾乎要把喉嚨都喊裂了。最後是把她的衣服完全脫得精光了。

燈光雖然不十分明亮，但是敏子的肉體已完全地裸露在他們的面前了。她好像是一個第一次做「模特兒」的走上畫台的那樣怕羞。她感到現在不是以前在東京的浴室的時期了，她急忙的用手掩着身體下部最怕羞的地方，就是裸着的乳頭，她已認為不是十分嚴重所在了。因為她再生不出兩隻手為牠們掩護。

可是，兩個傢伙反要把敏子兩隻掩護的手扯開，並且要拉她站起來。就是想要她什麼東西都公開出來。可是她打滾。她死也不肯站起來。她的兩條腿用力的夾得很緊，這又是一個掩護的辦法啊！

但是，另一個傢伙，從天花板上已經裝好了的滑車上拉下來了兩條繩子，分開的緊緊地縛着她的左右手。縛好了後，幾個傢伙一齊跑開了。只留敏子在地上打滾。

穿過滑車的另一端繩子，為一個兵士抽拉起來了。敏子被拉而站起來，甚至她的腳尖漸漸地離開地面了。這樣的吊起來，她所要掩護的再也不能掩護了。她的腳不自主地亂舞於空氣中，好像是半天中飛來一個「安琪兒」，要降陸似的在地面的草頂上括來括去。被

縛的手腕關節上的繩子，幾乎要進入皮肉裏去了。

敏子沒有辦法，只好閉了眼睛，藉以掩護一切，也以便忍受這種痛苦和恥辱，但是由她的眼皮下，卻掉落了一顆顆的眼淚，這眼淚不是緊閉了眼睛就停止的。她所呼出的苦痛的嘆息，和那苦痛的掙扎，都是日本兵士和那些官佐們引爲「哈哈」大笑的資料。

「哈哈！你要承認嗎？」坐在中間的那位審判官摸着鬍子的問。

「……………」敏子閉了眼睛不理他。

「不承認？唾——」

「承認什麼？」她的眼睛忽然張大，兇惡而憤恨的瞪着審判官。

「承認你是支那人，承認你是一個間諜——承認！」

「你們這班畜生，丟了天皇的臉！」

「豈有此理！——來！先給我打五十鞭子，再說！」

從左邊的班排中走出來一個猙獰殘暴的執刑者，他手裏拿一根輓長的鞭子。這根鞭子好像一條長毒蛇，黑黑的，滑滑的，軟軟的，尤其是那尖尖的尾巴，給了人們一種可怕的象徵。

雖然敏子是流淚地大罵「畜生」，但是這皮鞭是不客氣的而又不留情的，一鞭一鞭落在她的背上，而捲到她的胸部；在她的肉體的每一部份，尤其是腿部，臀部，脊背和乳峯上，一捲一鬆的鞭着。最使人吃驚的是那鞭子尖尖的尾巴，牠那種不可思議的威力，實在可以挖出一塊肉來。凡是鞭子所到的肉體上，馬上就烙印了一條紅黑色的痕跡。這痕跡好像是熟了的葡萄，排成一串串地繞捲着敏子的遍體。

敏子在空氣中拚命的掙扎，哀喊，流淚……但執鞭者還是儘他的全力在鞭，鞭到她沒有力量了，她不掙扎了，也不哀喊和流淚了，她的肉體軟了，眼睛已沒有光線，她失去了知覺。

但是，執鞭者還不下他的鞭子，他不折不扣的像鞭死人一樣的鞭了五十下。鞭足了就把敏子從滑車上放下來了。她的肉體軟軟地臥在地上，動也不動。

在敏子白白的皮膚上，佈滿了交錯的鞭痕，一條一條似蛇一樣的烙印在她的背上，肚上，腿上，乳房上，臀上……

(十)

他們拿敏子的肉體來取笑，肉體上的每一個部份，都要摸着看而拍手狂笑。假使敏子

不是失去了知覺的話，她也要掙扎一下，或者是拚命地掩護一些地方。但是，她失去了知覺，在肉體上某一部份，已公開地給這些「皇軍」們「哈哈」地狂笑了。同時，人們也想不到「皇軍」會把一個失去了知覺的少女的裸體——簡直就當艷屍來公開地侮辱。

看得厭了，而笑也夠了，過後是一個小卒捧了一碗藥湯來，灌在敏子的嘴裏，再施了一會手術，不到半小時，她就像夢一樣地醒過來了。

坐在中間的那審問者，看了一眼錶，就對坐在右邊那個說：

「時間夠了，退堂罷！」

「她怎樣辦呢？」

「把她關起來，中隊長自有辦法！」

他再向坐在左邊那個囉嗦地說了幾句，就頭也不回地倭磨磨走出去了。

左右兩個也就匆匆忙忙地收了口供和呈文等等，都塞在一個黑的皮包裹，再對這批小卒們說了幾句怎樣處置敏子的話，老是站直的兵，擺來擺去的走了。

敏子由一個「上士」穿起衣服，借了機會，他不客氣地在敏子的肉體上恣意亂摸。她當然是氣不過，可是又如之何呢？掙扎的力量已是沒有了，而皮膚又像刀切一樣的痛，精

神是昏昏迷迷地，像患了大病似的——她實在顧不得她的身體了。

衣服穿好之後，兩個小卒把她拉了起來就走，可是敏子是走不動的，只給他們半扶半拖出來。由一支手電引路，經過一條彎曲黑暗的通道，敏子聽見許多中國女子哭泣的聲音，再轉了一個彎，敏子由一個窗縫裏，在闇淡的燈光下，看見了一羣裸女被關在裏面，她暗暗嘆着。

兩個傢伙把敏子關進最末的一個房裏，裏面黑洞洞的一個人也沒有，只放着一張睡床。原來的窗口，關閉得很緊，而且是用釘子釘着，看起來，這房間和外頭的空氣似乎不相流通。簡直是一個「暗監」。他們把敏子拖在床上，一個在她的面上有笑渦的地方，擰了一下，笑咪咪地說：

「哈哈！你這支那女人，我們的中隊長看中了你呢！哈，哈！」

另外的那個也擰了一把說道：

「還是跟我們到日本當小老婆吧！」

兩個小卒這樣地開了一回玩笑，揩揩油回頭就走了，房門也給他們砰的一聲鎖上。敏子倒在床上，摸着自己的傷痕，嗚咽地哭起來了。她一方面固然是痛哭着自己的肉

體所受的苦辱，但一方面她想起杜先生和導兒：「他們是如何地焦急着等我回去啊！」

太可憐了，你們將沒有妻子，沒有母親啊！

等着吧，總有一天會回來看你們的。

啊，天呵，我的天……

她哭着，輾轉不能睡，因為那些鞭痕接觸了硬的床板，實在使她太痛了。她又想起了在東京年老的母親。在她的腦子裏，像電影似的映出了：丈夫，兒子，母親，中個人，日本人，「皇軍」，炮火，艷屍，蛇似的鞭子。

在昏亂，疲倦，苦痛的交迫之下，她迷迷糊糊漸漸地入眠了。

(十一)

夜，是那麽陰沉，黑暗，空氣中還含着一點確確的臭氣。

但是，隱約地可以聽到距離不十分遠的炮聲。

在炮聲轟轟之下的黑夜裏，敏子懷着驚悸的心，而且疲倦的入眠了。

忽然從惡夢中，感覺到肉體上有一種奇異的衝撞，在她的臍下，壓着一種強而有力的肉體，她的神經感到奇癢，她受驚地醒過來了。眼睛一睜，啊，原來是一個滿面橫肉而

身體粗野的男子壓在她的裸了的肉體上，她認得清楚，是剛才的主審官。

敏子氣不過的盡力的掙扎，但是腳和手都被縛在床沿上了。她要開口破罵，然而嘴吧也被棉花所擠滿了，幾乎是呼吸都要停止了，她動也不能動了，只好閉上眼睛，任他發洩其野性。

當他滿足了野性以後，很高興地穿起軍褲，再着上那長長到膝的皮靴，倏磨磨地要走了。可是回過頭來，也許是施點良心吧，他把繩子解開了，棉花也挖出了，敏子臥在床上，一切的力量都消失了。

她的皮膚雖然是鞭痕條條，但是還是美麗，年青；要是當起「模特兒」，還是處處適度。

那個傢伙轉身要走的時候，就在敏子床前說道：

「對不起你，——可是，可是我們對於你們支那女人，總是愛護的，只要你答應，永遠跟在我們身邊，那是不愁不快樂的。」

說了就在敏子的笑渦上捏了一下，以表示他的善意，但敏子盡了她的力量，像暴風似的跳下床來，她不顧忌她的全身赤裸裸一絲不掛，她更不理會她身上一切的疼痛，她只

強硬的站着，雪白的脚尖像釘一樣的釘在地板上。她兩隻手插着腰，頭低沉而眉頭緊縮着，眼睛像拚出火藥的虎視着那個傢伙，下齒咬得很緊，臉上的肌肉，都失了牠的和諧，而且皺起了不平的肌紋，形成了醜惡的狀態，裏面包含了憤恨，兇惡，痛苦，悲哀，忿怒……在這情況中，她只恨她沒有一把匕首，馬上就刺進那個傢伙的胸口。她一步一步朝他迫進，兩個人成了一個對敵狀態，令那傢伙陷於驚訝而恐懼，他的嘴巴張開，肩膀扛起，眼睛驚悸地看着敏子，一步一步地後退。但是一剎那，敏子突然衝上前去，打了他兩個耳光。

「畜生，丟了天皇的臉！」

那傢伙的眼鏡也被打落地了，他實在氣得要死，馬上從左邊的皮匣裏拔出手槍來，指着敏子的胸口，「砰」的一聲。敏子一轉，隨即倒地了。在她的左邊的乳房和手臂上噴出一股殷紅的血。

那個兇手「啊」的一聲，好像有些憐惜似的。他連忙拾起眼鏡戴上，又在敏子的心頭一按，鼻孔口一摸。忽然門口走進了兩個人，那就是剛才的陪審官，他們吃了一驚。

「怎麼啦？」

「還有點氣，你們快一點叫軍醫去！快！」他命令着剛進來的兩個。

他們答應了一聲「是」！像馬一樣的轉身就跑。可是，在出了房門口，就給十幾個武裝衛兵擋住了。

「什麼事？什麼事？你們忙什麼？」衛隊長問。

「沒沒沒有有什麼——！」

「槍聲！你不知道嗎？」

「是是是中隊長——」

中隊長知道外面有了衛兵，馬上把敏子的衣服蓋着她赤裸裸的肉體，便跑出門口來。

「什麼？」中隊長說。衛兵馬上「立正」起來。「是我開槍的，我殺了一個支那女兒，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走開！」

衛兵們敬了一禮就走開了，那兩個陪審官也走了。

中隊長回頭來看倒在地上的敏子，馬上替她穿起衣服。他是恐怕醫生來了，很難爲情，而且是避免人家曉得自己所幹的野獸勾當，他又把一枝洋燭點起來。

醫生來了，他先看敏子的傷口，原來子彈是從左乳房的旁邊穿過左手臂的皮肉而射了出去。他用診察器聽聽脈膊及看看熱度，然後施了一下急救的手術，敏子漸漸恢復了知覺。

「不要緊。」醫生和氣地說：「送到軍醫室裏去，不幾天就會好的。」

「那麼，就送她去罷——她是——」

「一個間諜！」

「間諜？」醫生很驚奇地問：「怎麼她會替支那人做間諜呢？」

「不，她就是支那人，還會說——」

「一口漂亮的日本話！」

「啊，這麼厲害的傢伙！……」

「但是你要把她醫好，我們還要審問她的口供！」

「是，那是當然的。」

隨着醫生來的兩個醫役，扶起敏子放在救生床上，就抬了出去。中隊長吹滅了洋燭，也跟着醫生出去了。房子裏面存了一堆敏子的鮮血。

夜，在這裏依然是黑暗的，炮火的聲音，也仍然可以聽到。

敏子在軍醫室裏醫治了兩個星期，由於談話，得了許多醫生們的證明，她實在真的是日本人了，是否間諜卻是醫生們所不敢擔保的。傷口一好，就送她到「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的總參謀部去審問了。

在總參謀部裏的人員，比較客氣些了，由談話式的考問得了不少的口供，不但是問一次，而是每天問兩次連問一個星期，並且特派了許多間諜探索這件事，最後明白敏子不是間諜了。不過還弄了許多手續，要東京方面的敏子家庭同當地的地方官，來信證明。且附帶一個條件：要等中日停戰後才能釋放。但是經敏子苦苦的哀求，把最後的條件改爲上海戰爭結束的那一天，就可以釋放的，現在暫留在「拘留所」裏。——敏子就這樣地過着流淚的，暗淡的，寂寞的生活了。

杜先生呢？——自從敏子走後，一天到晚鬱鬱地過着那慘淡淒涼的生活。在夜間給導兒伴眠，有時候竟因導兒哭着要媽，杜先生也陪着哭起來了。

杜先生一天一天地希望敏子趕快回來，但是一到晚上，他深深地失望了。可是堪以告慰者，就是自敏子走後，在「救亡」工作方面可以得到許多朋友和同志們的愛戴，而再不會有什麼漢奸和間諜的懷疑了。

但是杜先生的叔叔的婆婆，自當天跟着人羣冒險地走出來後，常常對杜先生說着這樣的話：「是的，當天我就躲在另外一家的房子裏，從一個破了的窗縫裏看出去，就看見敏子和三個東洋兵一道走，他們又不縛她，也不抓她。只讓她很自由地走，並且她也和他們說話，這是我看見的。後來飛來了一個炮彈，爆炸在我們的弄堂裏，我那時候怕得要命，就馬上爬進床底下，伏在地板上，過後就不見他們了，大概是他們走了吧？而且，我相信是敏子引着他們走的。……到底他們都是東洋人，自然是要幫東洋人的忙啦！」

杜先生的心裏很難過——

——難道她真的會跟東洋兵走了嗎？

——難道她真的就這樣不要丈夫和孩子了嗎？

——東洋女子是愛國的，真的就愛到這樣的地步了嗎？

——啊！我們太……

杜先生的腦子裏時時刻刻地在自問着。這些不可索解的問題，使他惱悔而難過，好像自己一手造成了這些痛苦的毒根。

有時候，杜先生的叔叔維德反說得他更頭痛：

「我們實在預料不到，敏子是那麼愛國的人。不過中國人愛中國，東洋人也愛東洋，中國婦女愛着中國的戰士，而組織看護隊，同樣，東洋人自然也有女看護隊的組織。我想敏子一定是參加了這樣的組織了。因為在後方的傷兵醫院裏看護傷兵，這並不是愛國婦女所做不到的事。——要是我們早知婆婆自己會逃了出來，那我們不必百般苦想的實行這個辦法。不過，敏子既是一個愛國婦女，就是我們不叫她去，她自己也會逃去的。東洋人到底還是東洋人。……。」

維德這麼說，實在是太使杜先生苦惱，難受，懊悔了。但是另一方面，和杜先生共同幹着救亡工作的朋友却安慰似的說：

「敏子之是否做了日本軍部的看護，這是很難料定。不過，她平時是很愛中國的一個人，或許她以爲自己在丈夫的身邊，覺得是有所阻礙，使人嫌疑到丈夫的工作，她爲了丈夫的工作便利問題，而暫時的逃在日本友人的家裏住，等到戰後才歸來，這是很有可能的事。」

他們的推論，都不能使杜先生滿意，但他也相信敏子是不會被日本軍隊所殺死的，到底她也是個日本人呵！

(十三)

九月的最後一天——

在一個月以前，杜先生早就把留戀於敏子的心丟開了。雖然在午夜導兒從夢中驚醒起來，哭着要媽的時候，他也還是像以前一樣同着導兒一道哭。

爲了「救亡」幹部裏事忙，杜先生不能常常住在家裏，總是在外面跑。因此爲了孩子的緣故，一個月前就請了一位娘姨來了。

有時候，許多朋友拿了許多文件到杜先生家裏來，與他共同工作，所以他的家經常又會變成了辦公室。

今天晚上，杜先生的共同工作的朋友柳風先生來了，形色有點倉惶。

「今早文藝界戰時服務團和四川旅滬同鄉會救護隊，於出發半途中被日本飛機所襲擊。……黃一涵，金人，都重傷了，……現在他們已運到醫院去了。」

「我們明天可以發起一個『慰問』」。杜先生沉靜地說。

「上午，我們又發現一個白俄間諜機關，他們在租界裏活動得非常厲害。……」

「……真沒辦法。」杜先生說。「尤其是那副尊容，便是天生的保護色。……聲援

我們抗戰的俄報不是被白俄間諜破壞了嗎……那個機關要急速消滅才成。」

「那倒不是頂要緊的事。」柳風先生停了一口氣。「要緊的是日本浪人在租界裏，已有『恐怖黨』的組織了，自然也是『抗日份子』之一啊——我們要提防才是。」

「提防不了的！這許多漢奸浪人。」

「但總要想個辦法。——我一向是主張強幹硬幹的。自然，我們不能逃避，但是，提防之計終歸要有的。」

「像我們這樣，一天到晚在跑，在忙，還說什麼提防之計啊！」

「提防之計就是提防之計，你看！」他從褲帶裏拔出一把小型的手槍，「這不是提防之計嗎？——我們只有拚命的幹！」

「有沒有執照呢？」

「怎麼沒有呢？——我還替好幾個朋友弄，你也有一枝，等一下，我馬上拿來給你。」

「他又把手槍插進褲帶裏了，轉身就要走，杜先生喊他吃晚飯再走，他只回頭說：

「那倒不必，我馬上來就是了。」他匆忙地走了。

杜先生和導兒吃着晚飯，他們只是默默地吃，似乎是含着無限的悲哀，尤其是導兒，

他近來已減少了活潑，孤獨寡言正象徵着剛失去了母親。

晚飯後不久，娘姨携着導兒到後房洗澡去了。

杜先生正坐在沙發上抽着香烟看晚報。

柳風先生來了，杜先生倒了一杯茶給他。

柳風先生從西裝褲袋裏拿出一把小型的左輪槍說：

「這是交給你的，執照在這兒。」他從衣袋拿一張紙頭和一把子彈出來。「子彈只有二十粒——子彈不容易多拿的。」

「那辛苦了你啊！」杜先生接到槍和子彈，就檢查了一下。也放在自己的褲袋裏。

「明天的集會，改在馬斯南路十號了。」柳風先生說：「希望你準備一點意見。——我現在要走了。」

杜先生送他出了門口，外面卻下了一陣微雨，天是黑黑的，柳風先生喊了一部黃包車就走了。

杜先生拖着疲倦的步伐走上樓來，拿出手槍來習上下子彈，想把牠放在敏子梳裝桌的抽屜裏。但是一抽出來，一件感動的東西出現了，那就是敏子以前從日本帶回來的「切腹

刀」，他想像起敏子的生命，窗口飄進來絲絲的雨點，隱約中他聽到大炮又在響。他的憐惜，惆悵，悲哀，痛苦，憤恨……都潮湧上來，他似乎要親自到敵人的面前，以那柄左輪槍對準敵人的胸口打進去。

「爸爸！爸爸！爸爸！」

導兒在樓上找爸爸，喊着。這聲音使杜先生定了神，急忙把手槍放在抽屜裏便下樓去了。

(十四)

十一月十三日。

淞滬戰局到今天爲止，已晉入第二階段了。初時華軍撤退閘北，烟燄彌天，軍民憤泣，再則退南市浦東諸地，大上海便處於日軍包圍之下了。當敵軍作戰司令向外國記者表示

「日本現已成爲上海的主人翁，必要時彼可對於租界採取任何行動」了後，租界裏的漢奸浪人已成公開的活動了。市面上極形紊亂，米價飛漲起來，甚至搶米的事也在各處出現了。

雜誌停刊了，許多報館也關門了。所謂「文化人」和「要人」，都已紛紛地離開上海了。

大上海也就因此成爲恐怖的「孤島」了。

杜先生和幹「救亡」工作的幾個重要朋友，在這孤島中，是再不能住下去了。他們準備明天由外國郵船往香港，轉道去漢口了。

今天晚上，杜先生請了三四位朋友來吃晚飯，維德叔叔和他的婆婆也被請來。維德的妻子因爲生出來未滿三個月的孩子所纏伴，所以沒有來。

飯前談了一些今後救亡運動的方式。

飯後，大家爲着杜先生，又談到敏子了，但是歸納談話結論，都是說敏子不會死。

「敏子是聰明的女兒」。柳風先生堅持他以前的推論，「她一定是逃在朋友的家裏，中日戰後，一定會回來的。」

但是維德叔叔也爭持他以前的推論說：

「要是不死，她自然會回來的。——不過在戰爭時代，靠朋友是很難的，我想她一定是做看護婦去了。因爲我們愛我們的國家，而她也愛她的國家。」

但最後杜先生對大家聲明說——

「敏子，我最希望的是她能夠死，因爲死了還乾淨一點，要是她沒有良心和糊塗地爲

日本軍閥做了可恥的看護婦，就是將來回來，我也是不會接受這樣的一個老婆！」

不過，杜先生說這話以後，覺得非常慚愧。他馬上明白過來，是不應該說這種對不起自己妻子的話，他暗暗地懺悔了自己的不是。

杜先生的朋友們，也有一部份是以爲他的話太過份了。

他們吃過一點水果，抽抽香烟，把談話的中心又移到「難民」方面去了。

「是的」，杜先生激昂地說，「我們這樣決定是對的，這幾十萬的「工人」難民，躺在難民所是沒有飯吃，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危險的。並且，現在我們的敵人幾乎完全搶了我國人所有的工廠了，已準備着要開工，而且是利用我們這批難民進廠裏做工，這自然是非常痛心的事。」

「我們應該阻止他們去。」

「可是」，杜先生說，「我們有沒有這種力量來阻止他們進敵人的工廠呢？我們能夠給這幾十萬人的飯吃嗎？」

「那麼」，杜先生的一位年青的朋友說，「你的意思就是讓這批難民統統到敵人工廠裏做工嗎？」

「是的，因為……」

「啊，」這青年吃一驚，「這是你們的意思？讓同胞們給敵人做奴隸去！怪不得敏子也做了敵人的看護婦！還是不要談什麼救亡罷！」他站起來，不願再說而是要走了。

「你還不明白……。」杜先生剛要解釋，但那位青年嚇了一跳，敏子已站在門口了，她依然的穿着美麗的「和服」，這給了全廳裏的人們一種強烈的刺激，而且有點騷動起來了，那位青年回過頭來對杜先生說：

「我明白了！」他走了出去。

杜先生簡直忍受不了這種侮辱。

表面上，一切的客人都表示歡喜敏子的歸來，但是杜先生卻是認為恥辱，他不睬敏

子。雖然心裏燒起親愛之火，可是，這是使他丟臉的啊！他不想在恥辱上加恥辱，他的心裏兩種勢力在衝擊，他不能決定勝負地坐在沙發上，呆呆地沉默着。

杜先生這種沉默的神情，太使敏子難受了。她的歸來，原是抱着一片熱情，幻想着杜先生將是由渴望中得了一陣狂歡，在懷念中得到了慰藉……但是終使她太失望了。可是她並不怨恨杜先生，反而是愛他而怨恨自己了。

「這樣久才回來啊？」

「是到那兒去了？是逃在東洋人家裏去嗎？」

「做的什麼事體？」

「是不是做了看護婦呢？」

「大家都以爲你死了！」

「……………」

這問長問短的問題，使敏子太難過了，她簡直是不能回答，而且她要顧慮到不使她的丈夫難受，她的心裏糊亂焦急地想：

難道我能夠坦白地說受了「皇軍」的苦刑嗎？

難道我能夠騙人地說不要了丈夫和孩子而逃在友人家裏嗎？

說是被壓迫地做了看護婦，也算不得是丟臉吧？

啊，天啊，我們太……

「是的」。敏子勉強地笑。「我被迫做了三個月的看護婦。」

「啊！」這是客廳裏大家共同的聲音，似乎是嘆氣，也似乎是輕視。他們好像要讓這

問題來待杜先生解決一樣，每一顆眼睛都看在杜先生的臉上。

杜先生默默不響，他怨恨着敏子太坦白了，竟把這種丟臉的事情對了人們宣佈出來，他想不到敏子今天竟會使他失望到這樣的地步，他依然不睬她。

導兒聽到敏子的聲音，從樓上滾似的跑下來。「媽」的一聲倒在敏子的懷裏，「哇，哇」地哭起來了。敏子的眼眶裏忍不住的泛着淚水，她緊抱着導兒，這種母子之愛，使全客廳的人們，都感到一種莫名的悲酸，而杜先生幾乎也要掛下眼淚。他的心裏太難過了，他覺得自己不應該侮辱了軟弱的妻子啊。但是他不能夠對妻子表示他那坦白的心，他只沉默，苦惱，懊悔……

敏子感覺到今晚這環境太難受了，她沒有能力再應付下去了，「逃避這環境吧！」她的心在想着，她吃力地抱起導兒，拖着疲乏的沉重的脚步，像病人似的一步一步地上樓去了。

客人還是議論着，杜先生的難堪已達極點。

(十五)

敏子走進睡房，房裏的一切佈置，都和一個月以前一樣，可以說一點也沒有改變過。

但是，她感覺到自己不是以前的敏子了。「啊，我是受了千萬人侮辱的敏子呵！」她倒在床上哭泣了。

她自己感到對不起杜先生，是杜先生的障礙物，她又想起「皇軍」的種種侮辱，蛇樣似的鞭子，強姦，殘暴，……她也想起了自己的胸口受了第一響的槍彈，她糊亂地想。

「啊！我已不配得人家的妻子了啊！」

「我還配得做個母親嗎？」

敏子苦惱到極點，神經已陷於失常的狀態了，她吻着導兒，抱得很緊，她狂吻着他的頰，甚至他的白白的頸和黑色的頭髮，都吻了又吻，她的眼淚不停的流，在她的心裏像一把鋒利的匕首刺進去一樣的痛。

她突然想起一件事，她明顯地記得，她曾經從日本帶回來一把「切腹刀」，藏在抽屜裏，她很快地放下導兒，打開抽屜一看。呵，還有一把手槍，安靜地伴着刀在睡着。她轉回身來，對導兒微微地笑着說：

「導兒，你喜歡媽媽麼？」

「媽，我喜歡你。」

敏子又把導兒抱得很緊，發狂地吻。

「啊，但是……」，她的眼淚像泉樣的湧出，「那麼，你下樓去，在爸爸的耳朵裏輕輕地叫他上來吧！」

「媽，我去，但是你不要哭了。」

「媽不哭了。」她像小孩子似的揮去眼淚，裝了一個笑臉，「你去吧！」

導兒溜下床來，捷快地跑出去，但敏子又把他牽回來，她的眼淚又如雨樣地下來。

「媽是愛你的，媽也喜歡爸爸。」

「我也愛媽，我也喜歡爸爸的。」

「導兒，」她不忍放開導兒似的，又狂吻了一下。「你去吧！爸爸也愛你的。」

導兒終於去了。

敏子馬上從抽屜裏拿出手槍——子彈已經裝好了的手槍。她的眼睜大，突然的只聽到導兒上樓的聲音，而沒有杜先生上來的脚步響，她知道杜先生不肯上來。她嘆了一聲氣，「我是多餘的啊！」她把槍口對準胸膛，手指一動——

「砰！」的一聲，空氣突然緊張，火藥和硫磺充滿了屋子，敏子已倒地了。

客廳裏的人們衝進來了。杜先生惶惶地跪在地上抱着敏子。

「啊！天呵！——敏子！敏子！敏子！唉，你怎麼這樣做呢？喔喔，請你別離開我們啊！」

「我請醫生去！」杜先生一個朋友溜出去了。

「敏子，——別這樣做啊！」杜先生哭泣了。

「喔……我是有許多話要說的，可是我害怕——我害怕這裏沒有多餘的時候讓我說了。你，你聽着，我去，對於我是，是最好的方法。啊！唉，我永遠不能給你，和導兒的……快樂，也……永遠不能給……世界上任何的……一個人的——快樂啊！就是，連我自己也不能啊！——導兒！導兒！」

導兒哭着伏在敏子的身邊。

「導兒，你和爸爸……都是中國人，……現在……所需要的人，現在你們去吧，離開我吧！……但是，請你們看看，我的皮膚和肉，……鞭痕，……和……還沒有……完全好呢！……這，在你們也許會……明白了的……」。她用手無力地解裸了她的胸膛，「啊，我也，……對不住……我的母親啊——唉，導兒，導——兒，我，我們太……」。她沒有

力量了，她的眼睛一閃就沒有了眼光，生命就這樣消失了！

「啊，太委屈了我們啊！……」

杜先生呆呆地抱起哭着的導兒，站了起來。

從黑漆漆的窗口傳進了「保衛大上海」的歌聲，再度是「義勇軍進行曲」。畢竟是怒吼的黑夜。

（載一九三八年三月七——廿四日「晨星」）

新衣服

乳嬰

(一)

是黃昏，黑沉沉的天空沒有一個星星；小山，橡樹林，隱約地顯現出一團模糊的黑影。門前矗立着的一機椰子樹，雜亂而且乏力地垂了枝葉，安靜地，像嬌娣身邊的芭蕉葉一樣，沒有一點風，沒有一個抖動。

寂靜的一個獨家的鄉村，連愛吠的小黑狗也沒有了聲音，嬌娣覺得有點落寞。姊姊出嫁的前天，客人們熙熙攘攘的多熱鬧。很多人要摸摸她的頭，或者讓她站立在膝間，說些在嬌娣那麼大的年齡還不了解的笑話，大家笑了，她也笑，覺得滿高興的。尤使她想念的，是那十幾個小客人，大家都穿着紅紅綠綠的好衣服，在馬路上跑着，在橡樹林裏追逐着；更爬上了門前的小山頂，看着嬌娣的姐姐穿了像在故事書裏看見到的：白白的，長長的，閃出幾道光彩的衣服；在人羣中走出家門，穿過一條橡樹林夾着的小道，登上札着花

朵的汽車緩緩地開走時，她們又像一羣蜜蜂那麼的叫喧着直奔下來，氣喘呼呼地看着汽車在轉彎的樹林邊消失。

十幾個小孩子，並沒感覺到什麼，回到門前，又繼續她們的嬉遊了。

嬌娣痴呆地想着，覺得冷靜，覺得難受，更不知那裏來的有一點憤怒。她兩手捧着吃了過多的好飯菜的肚子，像是發洩氣悶似地用力的拉緊着。

小黑狗搖動着尾巴走過來。嬌娣忘了她是她日常親暱地嬉遊的伴侶，用勁的提起了左足對準着小黑狗的肚子上踢了過去。小黑狗狂吠着，一溜烟地逃進了門，躲在室角裏，繼續地吠着。

媽媽叱責住了小黑狗的吠聲，繼續料理她嫁走了女兒的家事。

驀地，前面的樹林傳來了一陣猛烈的風聲，樹頭在沒命地搖擺着，椰子樹的枝葉被丟了出去，又蕩了回來。嬌娣身邊的芭蕉葉，互相打擊着發出怪聲。她立刻覺得要有鬼怪出現似地。猛烈地，到媽媽身邊，抱住了她的大腿，抬起頭，驚恐的面色，眼睛圓圓的睜大着。

媽媽撫摩着她，拍她的背。說有媽媽在這裏，不怕的。

接着，來了急雨，密集的雨點打着亞答屋，雨水傾瀉在芭蕉葉上，發出嘶啞的，遲鈍的，模糊了的喧吵。

「嬌娣，去睡吧！」媽媽拍拍她的背，愛撫地說。

「你？」

嬌娣更緊地抱住了媽媽的大腿，用力搖撼着，驚恐的目光裏含着哀求。顯然，在她凝想中來的那一陣狂暴的風，使她對最近每天都有來的狂暴的雨發生了點恐懼；睜得大而且圓的眼珠，在呼喊着媽媽的救助。

「你先睡，嬌娣。一會兒媽媽就來的。姊姊到人家去了，你怎麼不乖乖的。」

媽媽淡然地回答了，想推開了嬌娣去結束她未完的工作。嬌娣卻搖撼着她的腿，突然哭了出來。

「討厭的小鬼。」媽媽罵着，曲上身子去就是重重的打了兩下屁股。

爲了女兒的出嫁，媽媽這幾天忙碌得夠受了，疲勞的身子想早早料理了工作休息，嬌娣卻又纏得她這麼慌。一個母親，嫁走了女兒的初頭是難受的，她會覺得淒涼，覺得寂寞，本能地覺得一陣感傷。

「睡去！」媽媽用啜泣的聲音吐出了這話，又愛護地牽了嬌娣的手走進房裏去。

嬌娣低垂着頭，不敢看看媽媽。於今，她害怕自己再惹出一點什麼小小的禍殃。

她慢慢地，像成人玩着一種不感興趣的孩子的遊戲一樣，脫下那爲了姊姊出嫁才做了的新衣服。可是，當那小朵的紅花小張的綠葉映入她眼簾的時候，他差點兒發出愉快的笑聲來。

嬌娣第一次有這麼好的新衣服。她喜歡那鮮紅的小花，漕綠的葉片，剪裁的式樣也像大姑娘穿的那麼可愛：短短的袖，長長的擺；褲管也是太大的，伸直了腿，掩沒腳尖，是柔輓的綢料哪，閃着光，在微風裏走動，飄飄的，漂亮，舒服。

二三天來，她穿着這新衣服，在馬路上閒步着，看他隨風飄動，她高興地笑了，來來去去的腳踏車，好幾次要撞到她。

她脫下了新衣服，也忘卻了那嚇怕她的狂暴的風和屁股上的痛楚，她羞恥地偷偷的揩去了眼梢的淚痕，用心的依着燙的摺痕疊了起來。

暴風雨過去了，房間裏有二三處漏濕的，嬌娣把摺疊了的新衣服放在桌子上，抬頭看看屋頂，害怕有雨水會漏下來弄髒了；又拿起來放在自己睡的床角邊，端詳看，恐怕自己

睡着了，腳會踐上去，又拿了起來。

「媽！放在那裏？」

媽媽側倒在床上，啜泣着，抽動着身體，嬌娣在料理新衣服，她全沒注意。她聽得那問話，卻沒回答。

「媽媽！新衣服放在那裏？」

「放在衣櫥裏。」

媽媽像回答別人似的回答了，嬌娣就拿了只小橈，站上去打開了衣櫥，放了進去，爬上床睡了。

她卻怎麼也睡不着。平時，爬上床就橫七豎八地睡去的，今晚卻合不上眼，腦子儘在想着：明天穿了新衣服上學，這要使人家多羨慕，大家都是一些破破舊舊的布衣服，南芳的一件漂亮的也舊了。

聽着在礦場做工的爸爸和哥哥回來，她不敢出聲，就在這麼一個時候，她倦乏地入睡了。

(二)

第二天，嬌娣很早就醒了來，天還沒有亮，老是望着那個窗洞，總是黑漆漆的沒有一點光亮，她焦急，時光像個爬蟲在帶着睡態，爬行着。

這麼的睡覺委實有點難受。像一種刑罰。翻一個身，要把兩手支撐了起來，弄得沒有一點聲音。大家都熟睡着，她害怕會吵醒了他們。

窗洞裏總算給她巴望到了點微明，爸爸第一個起來了；嬌娣也輕輕地，沒有一點聲息地爬了起來。但是爸爸回頭一看見，又用愛撫的叱罵把她逼上了床。

「睡着，這麼早的。」

嬌娣卻在床上差不多要哭了出來。現在，獨自躺着，比在學校裏當着大家爲了沒好好地學習功課站起來還要難受。但是，他知道得很清楚的：爸爸愛她，打罵起來也使她害怕。

好容易日光透進了窗洞，哥哥媽媽起來了，嬌娣也胆大地爬了起來，穿起家常的舊衣服，粗粗地洗了面，照例去幫助媽媽燒火，煮早餐。這早晨，她顯得更乖，小心地要做好她的工作。

吃了東西，爸爸哥哥攜帶了工具上礦場去工作。哥哥像往日一樣，給她三個銅板——

救災捐，買點愛吃的東西。但今天，她卻隨便地接了那三個銅板，沒有頑皮地鞠一個躬，或者說句中文的或英文的「謝謝」；也沒有問哥哥：有什麼好吃的東西？今天買。

「要衛生的，吃了身體會強健，沒有一點害處。」在往日，她會嚴肅地、卻又現出可愛的笑容這麼問哥哥的，她也送哥哥走過那條橡樹夾着的小道，立在路口望着他走遠了，再跳着跑回來，告訴媽媽說哥哥走了。今天，她卻忘了問什麼東西好，可衛生？也沒送他走過小路。

她躲在房間裏，拿着她的小鏡子照照頭面，已經整理得好好的。立在昨夜還沒拿走的小橈子上，取出了新衣服來。媽媽恰巧進來，卻堅決地阻止了。

「新衣服，還是靠姊姊的福哥哥做給你的，要大日子穿。」媽媽一點沒有愛惜地說着，伸手就差不多用搶的姿勢奪下來，重新放在櫥裏；叫嬌娣走下了橈子，順手就拿開去放在桌子下面。

嬌娣立在旁邊，痴呆地望着，不知道怎樣才好，辛辛苦苦熬受了一夜，結果還白白的沒一點用。她想到南芳她們老是笑她窮，一年到頭一家門沒有一件好好的衣服穿，一個女學生，連大日子也穿得破破舊舊的，她又要流出淚來了。

「到學校裏去吧！天天穿了新衣服，不用功讀書有什麼用。」

媽媽拿着書包，塞在她手裏，催迫着嬌娣上學。她無可奈何地出了家門，在路旁低垂

着頭，拖着呆滯的脚步緩慢地走着，平日那活潑潑的孩子底步法，今天再也沒有了。

到學校裏，二三百個學生已經排了隊在早操了，嬌娣放了書包，偷偷地，害怕地獨個兒跑進隊伍，兩腿在抖索着。

早操完後走進教室，嬌娣像平日每一個遲到的學生一樣，站立起來五分鐘，她羞怯，害怕，還有一點傷心。她不敢看每一個同學，她覺得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給她一種嚴厲的威脅，她再也忍受不住，掉下了淚。

「先生！遲到了哭哪！」坐在她旁邊的南芳尖聲地叫了起來，羞笑着她。立刻，教室裏哄然爆發了一陣笑聲。每一個孩子，都會藉着一個機會好好娛樂自己。

嬌娣全身像觸着了電流一樣，飛快的振起了左臂，把頭低垂下去揩掉淚跡；咬咬牙，把眼睛用力地閉了兩閉，忍住要不再掉一滴淚。然而，她站不穩，像要倒下去；心抖着，慌亂着，跳動得利害，腦子昏昏沉沉的，眼前站立着的先生和黑板像在旋轉。

先生叫她坐了下去，幸好沒有說也沒有問什麼。嬌娣慢慢地清醒了過來，安靜地聽先

生講「仇貨」一課。

「仇敵製造的東西，我們一個錢也不能買，敵人就是靠了一點小聰明，製造了許多看起來漂亮用起來卻就會破壞的劣貨，維持了生命的。我們的仇敵，往日拿那些東西來騙去我們的錢。現在，又比強盜還可惡的搶劫去了我們底那麼多的土地，財寶，殺死了我們底那麼多的同胞，孩子！」先生講到這裏，把握緊了拳頭的手高擎了起來，憤怒的叫着：「我們，復仇！」

先生的眼睛射出兇恨底光；手揮動着，腳踐踏着，一張面，一個頸，全變得紅紅的，像一個醉漢。

嬌娣給這篇文章和先生的姿態激動了，平靜的心，于今像來潮一樣的高漲著憤怒。

「怎麼看得出什麼是仇貨，先生？」

給南芳這麼一問，大家立刻整理了一下坐的姿勢，要靜聽先生的回答。但是，先生卻也難住了，有標記當可辨認，沒有標記的，只好回答了一些籠統話。

散了課，大家三三二二的集合着在討論什麼是「仇貨」，南芳講得最起勁，在談着這麼麼辨別「仇貨」的話。嬌娣走過去，她就叫住了她說：

「你今天爲什麼不穿漂亮的新衣服來？」嬌娣沒有回答，也沒有笑，走了過去。

「是仇貨！那麼漂亮的人造絲。」南芳加上了這麼一句，又威嚇似地笑了。

「什麼，瞎說要告訴先生。」

「先生喜歡你，是你的哥哥！」南芳說着笑了，大家也跟着笑起來。

「打倒仇貨！打倒仇貨！」南芳用「打倒東洋」的開頭兩句的調子唱了起來，高高興興地把頭左右擺動着。

上課鐘聲響了，喧笑才靜止下來。

(三)

嬌娣在同學辱笑的圍攻下，艱苦地挨度過了一天。散課，把沒有做完的功課塞進書包裏，一溜烟跑回家去，往日的幾個低班的遊伴在操場上跳繩，她轉過了頭像逃着一般地走過去。慌亂的慘苦的心，害怕她們看見了要叫住她。

回到家裏，在媽媽的監視下要做功課。嬌娣也就在一張破壞了的，動搖了會發出吱吱的慘叫的桌子上，把須做完的算術習題拿出來演算。可是，躺在桌子上的練習本上的長條綠線，她感覺得似在轉動，鉛筆尖頂在桌面上無休止地轉動着，半晌，沒有寫一個字，腦

子也沒有想到要演算的練習題目，目光停止在桌面上，痴呆着。

她想着早晨一心要穿的新衣服，多可愛，柔輒，美麗，穿在身上多舒服，她不能相信這是仇貨。仇敵不會製造出這麼好的東西。而且，有多少小女孩，就是像她姐姐那麼大的姑娘，都穿着這麼的衣服。她不相信，這麼多的人會都不知道愛國，都會幫助了敵人來攻打我們自己底同胞，會買仇貨。

這新衣服，目前是她的生命，生活的中心點，人家侮辱了牠，也就是侮辱了嬌娣自己。

「我要報仇的，一個學生，怎麼能聽人家說壞的。」嬌娣默默地想呀想的，眼睛覺得有點發燒。她平日太憎恨南芳的多嘴，愛說別人的壞話，在同學中間無端地弄出是非來。今天，嬌娣憤怒了，她不能忍受她這麼厲害的侮辱。

「這決不是仇貨，仇敵不會有這種好東西的。」她想着，似乎非常有把握地自信著。她雖則不能相信仇敵會做出那麼好的衣料，她卻也想到：這自信不是在可靠的明確的什麼一點上站立着的。她相信仇敵不會做出好東西，也並不是根據什麼一點常識；只是爲了她不願意想到她的新衣服，她心愛的寶貝是仇貨。那，太可怕哪！

她回頭看看媽媽不在旁邊，像有一點痴狂似地，驀地站立了起來，連手裏的鉛筆也忘記了放掉，飛快的奔進了房間，拿小橈子墊腳，拿出了新衣服，放平在床上，仔細地打量着；也揭開來，這面那面地翻着，看着。

然而，她終於像翻得乏力似的，站直起來，垂下了手，也垂下了頭，她失望了，她看不到什麼。

還是那樣的小紅花，小綠葉，對着窗洞裏透進來日暮的陽光閃着光彩，手摸上去也還是那麼軟軟的滑滑的覺得舒服。可是，這些沒有告訴她是不是仇貨。衣服上沒有一個字兒，沒有一個標記，她還是沒有什麼一點憑藉，她極力在思索着，回想着，先生那一番關於仇貨的話。可是，先生說得太籠統了，她什麼都沒有得着。

她呆立着想呀想的，媽媽在外面叫着她。她又慌忙地隨便地把新衣服摺疊起來放進櫥裏，走出來。

媽媽叫她沖了涼，腦子清楚了一點。想到不做完功課明天要受罰，尤其是在南芳面前的難堪，她暫時丟開了新衣服，做她的算術練習。

第二天上學，心上還是想穿那套新衣服。在衣櫥前排徊着，好幾次想踏上墊腳的小橈

去取出來，到底還沒有勇氣似的躊躇着。最後還是穿了日常的已經綻補了的舊衣服上學去。踏進教室，她還是低了頭，心上有點害怕，但是大家都安靜的坐着，在演算昨天沒有做完的習題，沒有一個人注意她。

嬌娣交了練習本，出去和幾個好遊伴跳繩，和那些比她更小卻更天真活潑的女孩子玩着，忘卻了她的心事，那嚙嚼着她神經的苦痛的疑慮。

南芳沒再提起她的新衣服，同學們也像全忘卻了那件事，嬌娣安心地過着一些日子。雖然，早出晚歸還想到牠，也已不再是一件麻煩，不再是一樁苦痛。日子平靜地過去，她苦痛的疑慮也褪了色，不再熱切地希望着穿牠，顯得自己漂亮，讓別人羨慕。她現在只想讓那新衣服，好好的放着，逢到什麼大日子穿穿。

日子過去得很快，是一個嬌娣不知道的什麼節日到了。這一天，在校裏看到南芳穿着一件簇新的衣服，淡紅色的，細細的深一點的紅線條交叉成了數不清的方格。那燙捲着頭髮，塗着滿面白粉，穿了垂到高跟鞋底下的長袍的女先生，在撫摸着那新衣服，仔細地看着，不倦地問着南芳什麼地方買，什麼人做的一些話，嬌娣禁不住投射了貪婪的一眼，深深地羨慕着：「漂亮！」她差不多叫了出來。

「我的還要好！」嬌娣坐在桌子上，又這麼驕傲地想着，不自覺地微笑了起來。

到她看到自己的衣服肩頭上的綻補時，她又懊悔了。

「做什麼不穿，放在櫥裏？」

這一天，看一回南芳的新衣服，也羨慕一回，憐惜一回，恨不得立刻回家穿了來。當南芳在女先生的房間裏談笑時，她心上更不自覺生了嫉妬。

「明天，穿了來！」

嬌娣有一點憤怒，也有一點驕傲，像準備好了一件復仇的事。

(四)

回家後，看着太陽在門前的低低的山坳裏落下去，晚霞的紅光映照在濃綠的葉叢上，椰樹幹長長地拋出了一個影子；嬌娣不耐煩地和小黑狗在芭蕉葉下嬉遊着。

黃昏還沒殘，她覺得有點疲乏，不等爸爸哥哥回家，對媽媽說頭腦昏昏的不好過，就爬上床睡了。

爸爸哥哥回來了，嬌娣裝着熟睡，沒一點聲息。黃昏殘了，曠場裏送出來了遲鈍的十下鐘聲，她還沒睡着。新衣服，又激動了她的小心靈，擾亂得她失去了平靜。這個十一歲

的小姑娘，對於自己的生活想得那麼認真的。

忽地，她好像發洩什麼怨恨似的，用左手的二個指頭扭了一些頭髮，拉得太用力了，頭皮覺得一陣疼痛，終於又無可奈何地貼放在面靨上，燙平了，拉緊了一些，又一根根的放開去，使牠們浮躺在額上。就這麼，她入睡了。

第二天醒來得很遲，慌忙地起身，吃了些東西，覺得有點做作，送走了哥哥，她就等候着早就想好的一個機會。她很明白，今天也和往常一樣是一個平常的日子，媽媽會像早先一次一樣，無情地阻止她的。

她偷偷地等待着。果然，媽媽像平日一樣，提着一只放着早餐用了的碗筷的鉛桶，往沖涼房去洗滌。於是，嬌娣敏捷地拿出了新衣服穿好了。脚上是昨天就塗了鞋粉的清潔的樹膠鞋，也來不及整理頭髮，就一溜烟地跑過小路，轉了彎，又疾走了一程，才放慢了步子，用手指梳理着頭髮，劇烈的心跳也慢慢在停止下去。

嬌娣顯得安靜地，抑止着暗自好笑，走進了教室，同學們的目光飛快地向她射來，驚奇地：她可沒有一點羞怯。在別人的羨慕下，她有點陶醉了。

南芳卻突然跑了出去，在走廊裏遇到那愛裝飾的女先生，像報告一件什麼突如其來的

好消息一樣，她急促地說了好多話。

「今天穿了新衣服來了！」女先生走進教室來，摸摸嬌娣的面，微笑着說。

嬌娣扭妮地低下了頭，頭髮垂到桌面上；沒說什麼。

「多漂亮，耀光的是呀！」南芳插嘴說着，又看看女先生，像要等她的回答。接着，帶着一點威脅地笑了，尖起嘴唇指指嬌娣，面上浮現出了鄙棄的顏色。

女先生對南芳暗示着什麼地搖搖頭，走了，長旗袍的下擺在地上拖掃着。一個小學生丟下了些花生屑，立刻又拿起鉛筆認真地寫着。女先生走出了門，就爆發了一陣吵雜的笑聲。

南芳寫了一張小紙條，揉成一團，異樣地笑着，面向了另一個方向，對着旁邊的一個同學的桌子丟過去，落在地上。那個同學拾起來打開了看着，大聲地笑了，接着又朗誦了起來：

「小漢奸！買仇貨。打倒！打倒！」他說着，叫喊着打倒，也把右手捏緊了拳頭揮了上去。

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等到南芳將尖起來的嘴唇指嬌娣的新衣服，大家就狂笑着，參

差地叫喊着「打倒」。

教室裏一片雜亂突然靜止了下來，級任先生站立在門口了。他安祥地，嚴肅地站立着，瞪着憤怒的眼，叱責般問着：「做什麼？」

大家靜默着，沒有一個抬起頭來，誰都顯得在認真地看書，寫字。

「他們說我買仇貨，小漢奸。」嬌娣勇敢地站了起來，憤怒地說。她再也不能忍受人家太大，太使她傷心了的侮辱，她挺直地站立着，要報仇，要雪恥。

「那一個？」先生安靜地，卻又嚴厲地輕聲的問。

「那一個？南芳！」嬌娣差不多用狂叫的聲音說了出來。突然地，淚點成串地滾落下去，流過面，落在胸前的新衣服上。她依然站立着，垂下了兩手，儘讓淚點落着不動。南芳沉下了臉，背靠在椅子上筆直地坐着，擺出一個多事的孩子特有的姿勢。

「南芳，又是你！」先生走近桌子，曲下身，側了頭看準了平行的南芳的面說。

南芳坐着不動，眼睛垂下看着，不回答什麼，但先生卻催迫着她說出爲了什麼鬧的。

「又不是我，女先生說的那一種人造絲是仇貨。」南芳還是兀然地坐着，生硬地回答。

「我說的？關我什麼事。」女先生從門口衝了進來，對着南芳叱罵般叫着。

南芳想站起來說什麼，給先生阻止了。他也示意女先生走開，對着還在咕嚕的背影投了憎惡的一眼。

全教室沉默着，每一個同學注視着事變中的二個角色。

「倒來怪我！」忽地，南芳受了彌天的冤屈似地，伏到桌子上號啕大哭起來了。

(五)

在異常的情形下，陰沉沉地過了一天。

嬌娣憂鬱地，呆木地上課下課；沒有一個笑，也沒有一句話，整天在椅子上坐着，幸好今天沒有什麼功課要做。先生講些什麼，她一點也記不着。這一天，爲了她的新衣服苦痛着。

她已不再想到仇敵不會做出好東西，她已動搖了自信。南芳和她沒什麼大仇恨，女先生也不見得討厭她，要是一個小學生真是穿了仇貨，像一個小漢奸，怎麼對得起同胞？好見人？她也明白，級任先生非常愛護她，可是他臨走看了看她的新衣服，也沒有替她辯護，說不是仇貨。

她老是這麼想呀想的，心不住地抖動着。這麼冗長的一整天，她竟沒有在肩頭上拂拂灰塵。天氣這麼熱，身上的汗不停地滲出來，衣服弄得變了樣，她也沒有一點可惜的感覺。

她不再惱恨着南芳，心頭迅速地滋長着羞愧。她不敢抬頭看她，也不敢看每一個同學。雖然她還沒有達到相信她的新衣服確實是仇貨，可也不再那麼熱愛牠。她愈想，愈覺得難受，對於牠簡直產生了憤怒。要真是爲了這件新衣服，給人家看作一個比較她在畫報上看到的捉住了的那個台灣人還要小的小漢奸，那還怎麼好上學校和大家在一塊兒過生活，每天學習救亡的智識，做點救亡的工作啊？

嬌娣想得太難受，真又要哭出來。她知道：每一個愛國的大人和小孩子，看不起不愛國的人。一個學生要是穿仇貨，更要受到每一個同胞的辱罵。

「那是沒有用了！」她差不多這麼叫了起來，她太難受。當她想到三個月來的每一天在哥哥那裏拿來的三個銅板，很少幾天拿出一個來買東西吃，情情願願高高興興地捐給祖國的時候，她要哭，她要瘋狂了。

她也偶或想到，這新衣服不一定是仇貨。可是這想頭來得那麼不自然，那麼短促；不

久，就搖動而至消失了。

她急切地等待到了散學的時候，收拾了書包想趕快回家，級任先生卻來叫了她去。

在辦公桌邊，先生和善地笑着，嬌娣驚恐的心稍安定了一點。但是，她的腿還是抖動着。她害怕，那個太過可怕的判決，說她的新衣服是仇貨。

先生問她那布是什麼人買的之後，又叫她回去問問，是不是仇貨。末了，又親暱地指她的新衣服說：

「嬌娣，這衣服在家裏穿穿吧！是不是仇貨，看不大出的。不是，最好，省得受同學輕賤。是的，已經買來做了，也沒法，在家裏穿壞了不再買就好了。你們大家都是愛國的，是愛國的好孩子，要好好的在一起」。先生說着，拍拍她的頭，又親暱地笑着叫她好好回去。

嬌娣沉默着，受了先生的感動，心安靜了好多，沒說什麼，回家了。就是在家，她也不再打算穿牠，沒人告訴她，她自己想着那是仇貨了。

天才下過雨，路上還積着污水；汽車疾走過去，污水濺到她的新衣服上；嬌娣卻滿不在乎地慢慢的走着，從沒想到要躲避的。

回到家裏，媽媽看見她，新衣服弄成那麼樣，大聲地叱罵，伸出手來要打。嬌娣卻不覺得什麼似的，在她面前痴呆地站立着。

「有什麼希奇，是仇貨。」嬌娣一點也不帶感情地說。

「什麼仇貨不仇貨！」媽媽放下了手，大聲質問着，瞪着兩眼，滿想要教訓這不識好歹的女兒。

「什麼仇貨！我們敵人做出來的，賣了錢買槍炮來殺我們的同胞。」嬌娣還是抑止了感情，她不想和媽媽說什麼，她要問哥哥。

「脫下來！有了穿還什麼什麼的作怪。」媽媽顯得不能有所作為地吞吞吐吐的說。

「脫下來……。」嬌娣咕嚕着走進房去，不是對媽媽，而是對她的新衣服，充分地顯出了卑視，憎惡。

她脫了下來，恨恨地像拋丟一個毒害她的什麼爬蟲似地丟在床角落裏。新衣服靜靜地躺着，雖然濺着了污水，小小的紅花朵，小小的綠葉片，還是那麼鮮妍，光彩也仍閃閃地抖着，嬌娣看了一眼，就轉過了頭。她討厭，她憎惡，她怒視着牠們。

黃昏，哥哥回來了，她迎上去焦急地說：

「給我做新衣服，叫我做小漢奸，買仇貨來。」接着，她兩膝跪在地上，兩手抱着頭倒在哥哥的膝頭上號哭起了。哭聲緊緊的迫迫着，顯得那麼傷心地。

「再做一件，做什麼這樣？」哥哥捏着她的兩條臂，搖着，輕聲地安慰着她。

「我要丟掉牠！」嬌娣迅速地抬起了頭，淚還成串地掉下來，卻睜大了眼沒有一點哭聲。

「不好，送給那個苦孩子？」哥哥順着她的心意說。

「好的。」嬌娣接上去說了就立起來走進房裏，一把抓起那新衣服；又飛快地跑出來說，要去送給鄰近的那個天天幫着母親替人家洗衣的女孩子。大家驚奇地看着，媽媽想要站立起來阻止，給哥哥勸住了，讓嬌娣走出去。

有月光的夜。一會兒，她又飛快地跑了回來說送掉了。她們很高興的談說着，她自己也笑了。眼梢，有淚跡，心上卻像卸了一個什麼重壓似的舒服。

「真是孩子氣。」爸爸說了笑着。

「嬌娣，嬌娣！」南芳喊着站在門口了，手電筒捏亮了照着嬌娣。她一陣眼花，看不清楚和南芳一起來的是那幾個同學。

「嬌娣，先生叫我們去捐衣服，賑濟祖國的難民。」好幾個聲音這麼說。

「好的，哥哥，我去。」

嬌娣不等哥哥的回答，就跟她們走了。

在那條橡樹林夾着的小路上，在寂靜的黃昏，幾個爲救濟祖國難民工作的女孩子，笑着，跑着。

（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廿日「晨星」副刊）



女銷貨手

鐵 亢

環繞升旗山的街道已經在晨光中活了起來；大約是七句鐘前後，附近大鐘樓那四節刻板而清朗的音句在不知什麼時候唱過。隔壁的一個在「世界」裏伴舞的女孩子和她的第三個客人尚未起床，偶爾有溫軟艷麗的笑聲從板壁的罅隙送了過來。對過戚嫂的男人早就挑着擱在樓下的菜擔上巴塞去了。王先生卻仍舊沒有出門。據說昨晚劇咳了好幾陣，血絲照舊混雜在又黑又濃的痰塊中。今兒大約又不能上菓行去苦守每月十六塊錢的財副職務了。板房外的一片作爲料理伙食的所在，祇有兩家爐火閃着胆怯的火舌。伴舞的小女孩的媽媽默坐在壁邊，好像陷入了許多形象的包圍中。她的腳邊伏着一隻給那第三位客人從房裏趕出來的白貓，疲倦地在舐着尾巴的毛。

珪珠還沒有起來，媽媽生了火煮粥之後，恐怕擾醒隔壁的客人似的躡足走進鴿子籠似的房裏，輕輕推着她：

「桂珠，桂珠，大鐘樓早響過七點鐘了。」

女兒不做聲。但看那沉睡的樣子卻似乎是假裝的。昨晚她哭着鬧着直至隔壁的客人來臨，說是今天再也不願給那西藥公司推銷。說是那藥公司的司理要她們一班女推銷員們除了兜售正當藥品之外還要連帶賣些「愛的藥」「小情人」之類的東西，使得這十六歲還沒有結婚的小姑娘大大地難爲情。她不能像其餘的女推銷員們一般厚着臉皮，纏住客人在「小情人」上面做口頭廣告。於是她第一天終於不提那些東西，也沒有賣出售藥品。但是以後她不能不聽司理的命令的。與其將來仍得在人家面前紫着不尷不尬的臉孔，就不如趕早將這門生活放棄。於是她一回來便吵着媽媽，要媽媽通知介紹了她的一個表姊去通知公司。可是媽媽並不答應，這一早上她便故意躺在床上不起來了。

「桂珠，桂珠！」

媽媽看了看女兒假裝的睡態，心裏不大清舒起來。

「你還不起來，街上已開過好幾道電車了。公司裏不是要你們八點鐘上工？」

窗外果然傳來一道電車從升旗山下開過的聲音。

「起來，起來，得起來了！今天你得上工！」

媽媽將女兒推了起來。女兒分明已經醒了好久，她一點也不遲疑的就背轉了身。

「又要叫我賣那些不要臉的東西去呵，我不去！」

「不去？」媽媽貼近着女兒的耳朵：「你別糊塗了，桂珠！我們從廈門來了這麼久，幾個錢都快吃光了，你難道還不知道，還不想法來幫襯幫襯媽媽？」

「我不去！」

「儘說不去，不去！」媽媽似乎生氣了，可依然溫溫軟軟的：「你說你賣那些東西就算沒有面子麼？隔壁——」壓低了聲音，「——李二妹那種門路才算沒有面子呢！學會了跳舞，一個月裏就接了三個客人，雖然弄得舒服點，但那是怎樣辱沒宗祖的！你一個月公司只給八塊錢，但多賣一點，百塊錢分給你五巴仙，還算壞麼？桂珠，你別再跟媽媽鬧氣了，沖涼去，粥就快熟了。」

媽媽一把將女兒推下床來，給她找出了幾件衣服，不管怎麼樣的又推她到靠着後樓的沖涼房去。自己走回來把粥鍋吊到房裏，連讓出了房間給客人，自己趴在壁邊打盹的伴舞女兒的媽媽也不給她一眼。

女兒換上乾淨的衣服回來吃早粥了。媽媽擔心地聽聽對過王先生劇烈的一陣咳嗽之

後，又催迫着：

「快些，快些，現在大約七點半鐘了。」

女兒卻垂下了眼皮，照舊執拗地：

「我一定不去，不去！」

「又是不去！」媽媽彷彿生氣又不像生氣的放下了筷子。「我跟你說東說西說過許多了，你還執拗！你看，對過戚叔一整月挑着菜擔，也不過賺回來十幾塊錢。你每天只八個鐘頭提着箱子在街上走走，又有津貼，又有巴仙，可不比戚叔舒服？王先生亦只十來塊錢呢，還說是什麼財副，現在又咳嗽吐血了！你一個月要是幫襯媽媽十來塊，媽媽就不必提心吊胆了。孩子，別再教我難過了，媽媽並不心清的。」

媽媽將菜碟推近了她，卻一邊笑着耳朵注意隔壁那一對男女翻身的悉悉聲。但那聲音只是一閃，淹沒了它的是對過王先生的咳嗽聲和他妻子帶着哭聲的安慰。

女兒吃過了粥，歛在門邊。媽媽在壓抑了一串爬上喉頭的申斥的話語，軟聲軟氣地哄着：

「去吧，去吧，桂珠！」

女兒忽然低聲哭了起來：

「要賣那些東西啊！……不要臉的……不要臉的……我不賣那些東西！……我不賣……。」

媽媽給了一個歎息，無可奈何地凝視着她。

附近大鐘樓又抑揚鏗鏘地唱起來了。

「快去吧，桂珠！」媽媽着忙起來：「七點三刻鐘了，七點三刻鐘了。」

再也不容女兒哭訴另外一些什麼，便替她拭乾了眼淚，用力推她下樓去。女兒不願意似的一步一步挨下樓梯，那背影顯得異常可憐。走完了樓級時回望過來的那個臉靨，在淚影裏蘊着對於藥行司理，甚至對於媽媽的怨恚。

但怨恚不久就讓一種新生的羞恥感覺代替了。市街已經在熱帶的陽光裏整個活動着。那光明的一切，似乎在譏笑她將要到一個藥公司領取推銷員的小皮箱，並且就將在陽光下帶着「小情人」一類東西向人兜售。她不願意到那藥公司去，然而她正在一種模糊的力量支配之下，不由自主地向着藥公司。

藥公司裏除了一個起床不久睡眼惺忪的瘦猴職員之外就沒有別人，司理們和同事的姊妹

們還沒有來。她在一本簽到簿上簽過了名，由瘦猴兒手裏領過一只手提小笈。正想出來，那瘦猴卻迎着臉裝着鬼樣囔蘇着：

「桂姑娘，你得多賣點『愛的藥』囉！你要告訴人家：這種東西挺好挺好！『舉』不起來的時候，祇要擦上點兒，就什麼事都幹得來了，兒子自然也就不怕沒有了。這你記得麼？」

那一雙含着特別意思的討厭的鬼眼！

桂珠心尖兒突然跳得利害，連耳根都紅熱了起來。

「恩恩，知道了。」

真想摔下小皮笈來，也真想哭罵幾句。但什麼都沒發作，連抬頭看一看瘦猴兒的勇氣也失去了，看住左邊一個罅隙就溜了出來。

瘦猴兒可又跟住了她：

「記得啊，記得啊，你得記住愛的藥，小情人——」

那話裏顯然是有意思的，可不是想討她的便宜麼？她答腔也沒有就走了。

現在，投身在灼熱的陽光下，擁擠的人羣中了。星加坡的市街對於她無異是一些生疎

而熨熱的火道，人流和車羣在籠着薄薄熱塵的炎陽下播炒着。看去，儘是些可懼的動物的面龐。他們也許不喜歡兜售藥品的人們；如其犯上了他們，也許會嘗到種種難於忍受的惡諷和白眼。何況她從中國來只有半年的時間，以前整天跟住了媽媽很少出來，完全不熟悉星加坡人的性格。她煩燥地覺得今天又要跟昨天一般毫無成績，而偶爾想起瘦猴兒的瞎扯時，就連眼睛也覺得有些熨熱。

要是廈門不給東洋人佔領了去就好了，媽媽跟自己就不必逃到這裏來找親戚，也不必教自己來幹這種不要臉的下等生活。什麼時候才能回去呢？想起了這就連推銷藥品的事都忘記了。只覺得家鄉彷彿在不遠的一個地方，可以親切的看見那裏的許多姊妹。但姊妹們的影象不久就完全消失了，她發覺自己出現在一家咖啡店中了。

她懂得這是推銷藥品的時候，但想起瘦猴兒那些廢話，耳根又不由自主地熨熱着，懶洋洋地在咖啡店中巡視了一下，堅決地告訴自己：

「別管它，那些狗用的東西！」

於是，向一個喝着阿華田的客人問了：

「買××菜哪？先生！」

一個搖幌着連眼睛也不抬起來的頭顱的黑影撲了過來。

「……………××菜……………肥兒粉哪……………先生。」

對着另一個客人，可沒有提起那些怪難爲情的東西，也不像別的姊妹：打開笊子，翻這翻那，儘糾纏着人家。她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規矩的良家女子。

可沒有一個客人願意采她。心尖有一點又像冰冷又像慌急的黑點在慢慢擴大着。走出門來，又是灼熱的馬路。但不久卻在一家什貨店前面了，又在一家鐵貨行裏面了，甚至於在土生客居住宅的門口了。一樣的看到許多使心尖那黑點擴大的搖着頭顱毫不睬睬的黑影。真不知道自己究竟應該怎樣才好，好像只要把時間挨過去，到藥行繳回小笈，然後回家裏跟媽媽哭吵一場，就算完了一天的工作。她已不得馬上就是正午，就是黃昏。但正午還沒有來臨，她卻在熱鬧的路角遇到作爲介紹的表姐素月了。

「我跟你後面好些時候了，你這樣子推銷，不行不行！」表姐提出教示後輩的態度來：「爲什麼不打開箱子讓他們看看呢？裏面有一些他們喜歡的東西，可以多賣點錢，爲什麼不給他們看呢？」

「我——」不知要說什麼才好，覺得背脊上好熱好熱！

「說得甜些，出力些，便可以多賣點，月底甘仙就有希望了。六番一個月收六七塊錢甘仙啊，出力會吃虧的麼？」

「自然不會吃虧。」

低着頭，也不敢看一看對方是怎樣一副臉孔。眼前一花，幾乎碰上了男人們的胸懷。當表姐向斜刺裏轉彎的時候，她才偏過頭去目送她那提着小箱匆匆忙忙走去的姿態。對於這一個表姐，心裏總覺得又怕又討厭，可是她對自己卻沒有錯兒。她也還沒有跟人結婚，但老不把在陌生人面前兜售小情人，說着「小情人」種種好處當做一回不得了的事。她每月拿到三四塊錢甘仙。她勸自己學她的樣子，自己是一個規矩人家的女兒，難道得學她那種不知羞恥的樣子麼？

「我決不賣！」

尖着嘴兒向表姐的背影一厥，就算作一個衷心的抗議，但一不留神卻差點兒給身旁馳過的汽車碰倒。

渾身嚇出了冷汗。退到人行道上寧息一下，才捺下了別的心思沿着人家店戶走去。可也聽表姐一些勸告了，在一家批局裏面出現時，除了一些例常的話之外，居然添上

了一些中聽的：

「先生的小寶寶一定愛吃××菜哪，我們家裏隔壁就有人給××菜小孩子吃，把小孩子吃得胖胖的——」

話是總說得大不自然，而且也不會提起小情人一類的東西。一說到隔壁的小孩子，出了人家店門就撲嗤笑了出來。奇怪着自己造了一個謊。接着又想起隔壁那舞女和客人，不由得吐了一口口水。

心尖那有着異常感覺的黑影在擴大着：人家老搖着頭。

「——這是新的出品哪，頂馳名的德國藥。先生！」在天酒牌的店前了。

「這是馳名的——」在鐘錶店中。

「這是——」

.....

「這，是——馳名的麼？有沒有，嚇嚇，馳名的小情人？」

突然聽到一家茶葉店的老板，那赤裸着上身的肥男人的話了。自己猛地驚駭起來。從耳朵到眼睛無可抑止地紅暈着，幾於不敢看住對方。而對方和裏面的店夥卻嘻皮笑臉地

看着自己，不知道怎樣應付才好。腦筋有點糊塗，卻還慌得用話支吾着：

「××菜……小孩子……頭家……」

「我不要××菜，我要小情——人。」

老板的笑聲顯得極爲豪爽。也許他真的要這勞什子吧？她想。心在微微跳着，熱氣立刻湧上喉頭來。忽然聽見自己在格格地向人家說了：

「……有……有……頭家……」

壓小了嗓子的聲音。跟着立刻後悔起來：爲什麼要說有這種東西呢？爲什麼要說呢？但自己卻跟着飛紅了臉打開小皮笈，把壓在最下一層的幾瓶羞恥的東西翻出來，遞過一瓶給那凸着肚皮的老板了。現在，心跳更加劇烈起來，幾於不知道自己在幹着什麼事，連自己的話聽來也有些朦朧，爲什麼要說有這些東西呢？爲什麼？

「這怎樣使用呢？」

好像故意又好像真的不懂使用方法似的，老板斂了臉把玩着那東西，幾次送到耳朵旁邊去搖震着。這使得自己更加不知如何應付了。扶着小皮笈的手應該縮攏來，還是怎樣，自己也弄不清楚。勉強抬起頭來望望老板，老板依然嘻着笑臉。

「頭家你，你，」只聽得自己燙熱了臉在支吾着：「你懂得的，懂得！」好像吐完了一口氣，但呼吸急促起來。

「呃，我真的不懂！」

老板繼續把玩着，尋思似的看看那十六歲的女孩，忽然：

「那麼，到裏面來，我再看看別的東西。」

她朦朧地扶起了小笈跟在後面，在茶葉店的小客廳中了。

「真的，你該告訴我怎樣用這東西啊。」老板一下就壓小了嗓音，嘻皮笑臉地向自己擠過來，可不看別的東西。「怎樣擦呢？怎樣擦？」

那熱辣辣的眼睛。

「我，我——」

「怎樣擦，怎樣！你替我擦擦看罷。」

他將外褲鬆下了，用食指拉一拉那連貫着膠帶的絲短褲。

她立刻迷亂起來，下意識地唔呀一聲，臉色變得極爲難看，她看到面前一個肥胖的肚臍之下的褲子一張一弛的被拉扯着。彷彿有什麼在胸脯上撞擊了一下，心肺跳蕩得幾乎湧

出喉口。她感到慌張，而且感到侮辱。突然從對方手裏將那勞什子的東西搶過來，丟進了小笈，就唯恐太遲的向門外慌亂走了。

「不得好死的，不得好死的！」

她罵着，幾乎哭出來，但是送着她的是小客廳裏粗豪的笑聲。

她悲憤地投進熱鬧的市街中，用惶亂的步武走着。她忘記去埋怨藥公司的司理，埋怨要她掙錢的媽媽，埋怨介紹她的表姐了。她只向前，卻不再到咖啡店，到人家店前去。心頭辛酸到難以形容的地步，但只是辛醉而已，卻理不出什麼頭緒。

經過藥公司了，並不進去。表姐在門口招呼她，她只看到一個鬆下了長褲之後的肥人的影。表姐在後面叫了，跟她走去。她穿過一條熱鬧的街，爬上那侷促在一家店戶樓上的家，一進了門便在床上嚶嚶的哭了起來：

「我不幹了，我不幹了！」

「究竟什麼冒撞了你呀，什麼冒撞了你呀？」

表姐半伏在床邊，將那丟在床上的小皮笈拿下來，然後推着她。媽媽慌了手脚，離開對過王先生的房間，看到女兒那樣子，心裏突地辛酸起來：

「又有什麼不舒服的事嗎？桂珠，桂珠！」

而後她聽着素月的話：

「她還是這麼小孩子氣，做推銷員難道不會受氣的麼？要是不挨氣，誰都搶着幹了。推着她：『不要哭了，跟我出去吧，看誰敢欺侮你！』」

「我不幹了，我不幹了。」

哭得更淒切起來，就像遭遇到極悲苦的事件似的，那男人的憨笑猶然在目前幌着。隔壁的一對男女剛才起床，乘着她哭聲的罅隙送過來幾聲艷麗的笑，然而不久就換了表示厭惡的「哼哼」聲了。戚嫂和王太太也正在各自的房裏哭着。前者的丈夫因爲把菜擔擱在街上，妨礙了交通，給警察抓了。後者的丈夫又咯了好幾口血，店裏又不肯多借一個月的薪金。只有伴舞的女孩的母親，沒有感覺似的在兩排房子中間徬徨着。

「你別儘說不幹不幹。」媽媽就在隔壁那第三個客人的哼聲之後，流着淚小聲說着：「做人是容易的麼？不耐耐點還有好日子？」

「究竟什麼冒撞了你呢？究竟什麼？」

可是桂珠沒有回答這介紹人的話，隔壁人有幾聲彷彿搔肢窩的艷笑傳過來。

「受點苦也得幹，王先生一個月不做活，現在怎麼樣了？窮人還有甚麼話說的？不幹，還能維持麼？」

媽媽拭乾眼淚，跌坐在圍椅中，她聽到對過王太太和戚嫂的哭聲，跟女兒的一個模樣。附近的大鐘樓刻板的音句一節一節唱着，末後敲了一下，十句半鐘了。

「桂珠，桂珠！跟我出去吧，十點半了。」

「我，不，我，不，……」

唉，你不，你不！」

躺在床上的依然嚶嚶的哭。

「那麼，我先走了！」

跟着表姐不大愉快的脚步下樓的，是淫蕩的笑聲和哀苦的哭聲。

「你不！你願意跟我一起餓死！你不！」

媽媽現在抽咽起來。

又是隔壁的笑聲，可是這回女孩的笑音好像有些勉強。

（載一九三九年十月三——五日「晨星」）

白 蟻

鐵 亢

(一)

一九三九年三月廿六日上午，不過八句鐘光景，牙蘭加地籌賑分會主席蕭伯益的藥店裏到了客人。

客人耐心地鵠候在藥店後面的小會客室中。第一個有着一張給烟氣薰黃了的臉，腿疊起來搖着，身旁緊靠着一個布包袱。夾在指縫間的那一節烟屁股，早就燒到不能再燒的地步。也許等主席等得膩了，忽然一個呵欠，那烟屁股給猛吸了一下就丟到小天井裏去了。第二個，那有着一對鬪鷄眼的客人，正全神貫注在一份剛才到步的星洲晚報上面，並不跟對面那一個扯搭。雖則早已知道那個是蕭伯益的遠房姪子；可是那沒有什麼關係，姪子又是遠房的，又是探訪的，他陳鵬舉可犯不着。第三個，那夾着棕色公文袋的，剛由店夥引導進來。他跟蕭思義通過了姓名，知道別人是主席的姪子，便像重逢到故人似的連忙把手

遞過來了：

「我一看就知道你蕭思義先生！噯！我們從前在星加坡會過面的，現在就兩個月嘛！熱帶的時日，真是真是……」

那個叫蕭思義的怔了一下：

「我沒有在星加坡住過。」他忍不住哈了個呵欠。「豐平在紅燈碼頭停了一夜，就到檳榔嶼去，我住在檳榔嶼！」

「對了！噯！我這記性總這麼不對勁！我們是在檳榔嶼見過面的。蕭先生你那時候忙着募捐籌賑，忙極了，是麼？」

把人家的神色偷偷地看了一下，於是：

「你想，我們這後方，幹救亡工作的多得算不清，誰個不會弄錯？蕭先生，最近檳榔嶼的救亡工作怎麼樣了？我就頂頂佩服你的救亡精神！真是了不起，跟令叔伯益主席並比起來，那真是：雙璧雙璧！」

那一個感到不知怎樣應付才好。

「不敢不敢……王九聖先生你——」

接不下去，一個呵欠。

「我那裏比得上蕭先生！」叫王九聖先生的迫近了笑起來，透出了一陣蒜頭氣味的口臭。「不過我總也想幹一點救亡工作的。我覺得救亡家們，譬如你蕭先生，在救亡工作上忙碌了許久，人家可不會瞻仰過你，這真遺憾。所以我想出一本專集，把救亡家的玉照都收集了來，讓大家瞻仰瞻仰，這也是最重要的救亡工作，你說對麼？」

「唔，這，對，真對！」

一個大大的呵欠，揉着眼睛：

「我也想，我也想幹一番更有意思的。我想到唐山，到山西……：山西延安去。」蕭黃了的眼睛現在抬起來：「延安，王先生你聽人家說過吧，那邊有第八路紅軍咧，第四部紅軍咧，委員長也常常去，聽說洋房好雄偉，整天吃的有，玩的有。躲在這裏有什麼意思？悶氣！我跟家叔說一聲，就搭豐平回去！」

王九聖先生現在也怔了一下，但是一看，對方實在興奮得很，他也就得意起來。正想讚美幾句，那邊的鬬鷄眼卻擱下了報紙，發問了：

「蕭先生，你也想到陝西延安去麼？」好像存心似的，「陝」字和「延」字說得特別

仔細，差不多是從話句裏摘出來的。「延安，怪有生氣的一個地方。你去，真使得。但是，你決定了麼？」

「我差不多決定了的。」

那個不哈氣了，睜着薰黃了的大眼睛，看樣子挺興奮！可是他心裏不知怎樣的總覺得有些不爽氣。一來哪，覺得身旁那包東西怪累贅的；二來哪，什麼延安延安這些地名挺討厭；三來哪，可說不出來，只是心裏好生不爽！並且，自家還覺得說話突然減少了二分子氣。

「真使得！」鬪鷄眼現在看得起伯益主席的遠旁姪子了。「現在回國真個麻煩極了。沒有證明書，你就別想在祖國登岸。海關會弄得你頭痛，弄得你以後再也不敢回去。他搜查你的行李，好，這一件得納稅，那一件得扣留，納呀扣呀地，皮箱裏就存不了什麼好東西了。前些年頭，好些人不敢回去，他們說：想起海關員來就頭昏。但是敝社勸他們咧！別怕，給你一張證明書，聲明是護僑社社員，要是關員敢再故意刁難，好，東西給他，跟他要收據，然後報告上來，準把東西追回，還要給他一個釘子碰。他們就都加入敝社咧。回去，誰敢動他們分毫？所以，誰要回國，誰都得跟敝社商量！你真要回去麼？陝西延

安？」

「唔，山西……陝西，廷……延安！」

「那就非加入敵社不可。」這一個精神煥發起來，他拚命看住自己的鼻樑，然後從鼻樑那邊看進對方流着眼水的眼睛：「你加入敵社來，不過化一塊錢登記費，準可得到一百幾十種好處。譬如說，你回去咧，暫時不到陝北去，先到家裏去一趟。好，田地給鄉裏的土劣白吞了，房屋給浪人佔據了，那你就上個狀來，廣東的總社準有求必應，在一月半月內給你辦得一清二楚，不但浪人坐牢，連土劣也不敢看你蕭先生的正面——你還會給人家欺負麼？好！假如你在異地碰到人家戒嚴，一個倒霉給抓住了，那你就沒辦法咧。但不會沒有辦法的，祇要通知總社，就可以挺早挺早的出來玩茶樓了。所以，人家都說敵社是華僑的衛兵，真說得不錯！你看，剛剛在星加坡設個俱樂部，社友就三千，大家都擠將前來，齊着口喊：「我要入社，我要入社！真是應接不暇。你要回去，那就開給我一張履歷吧，我給你帶到星加坡去，登記費不過一塊錢，挺便宜的。」

「唔嗯……這個……。」一個呵欠。

那帶公文袋的突然插了進來——

「是護僑社麼？」不等人家答覆。「那真好，我在星加坡常常跟貴社社長會面哪！實在是挺好的一個人！而且還是救亡份子。我們很熟，我常叫他老陳鵬舉。」

聽話的兩個都怔住了，鬬鷄眼費了好大氣力：

「不敢，我就是陳鵬舉！」

噯，人家就是陳鵬舉啦。好，馬上跳起來，來不及把公文袋放在椅上，就跟人家握着手了。

「久違，久違！」我這記性真個壞透。但我早就在猜度你是陳社長，果真不錯！吓，貴俱樂部社友三千多了？真是，鼎盛得很，鼎盛得很。」

旁邊的那一個想笑，可是笑不出來。

鬬鷄眼把一百個不舒服打了下去，又想說一說陝西延安護僑社什麼的，可是主人蕭伯益已經從椰園回來了。三個人彷彿同時捉到了一隻金頭蒼蠅，一齊站起：

「主席！」

「益叔！」

喊「益叔」的忘記了哈呵欠，一看，益叔用着一種不知說做什麼才好的眼光在瞬他，

心裏有點怯。可是，這是挺好的。一個說話機會，靠近前去，剛想委婉地笑說點什麼，那夾着公文袋的卻搶先一步靠到他跟前去了。

真是沒理由，人家是叔姪吓，幹甚麼搶了人家說話的機會？心裏一氣，就放好那只包袱，故意到店前打了一旋。回來時，那傢伙的公文袋已經打開擺在桌上了，上面放着一本邊緣燙着金字的大洋裝書本，彷彿是「馬華救亡領袖錄」什麼的。一想，大概就是他那剛才說的要使救亡名人的玉照給瞻仰的專集了。心裏癢癢地有些嫉忌，卻也有些佩服！真聰明，這比回國到山西延安去好得多了，益叔就正笑開了嘴熱心地翻着牠。護僑社社長陳鵬舉靠在右邊，用着全副的力量注視着鼻樑，然後由鼻樑看定了翻開來了的書本；那展蕩着笑臉的擠在益叔左邊，擠得好緊，一張嘴吧幾乎湊着了人家的腮頰。這不打緊，那口臭就薰得人家稍微向右傾了些兒。可是人家仍然滿心高興地笑着、翻着、第一頁翻過來，呵嚇，裏面可紅綠得教人心跳，趕緊湊過去一看，原來那在報紙上時常看到名字的一位報館編輯，一位神學博士，一位銀行行長，一位大學教授，這裏都有他們的名字，還有的是他們的手筆！列，第二頁！了不起，大學校長也有名字了。所有這些手筆的上面，都有着一個用粗線條環成的長方框，自然是給人家嵌照片的。那個滿臉堆着笑的正在那裏指指點點：

「我剛才就跟令姪蕭思義先生說過——」不知怎的要說起別人，而且還咧着笑臉。「救亡領袖的芳容總該給人家瞻仰瞻仰的，領袖出力，又出的錢，要是不教人認識認識，那真是過意不去。所以，爲了推動救亡工作嘛，這一本領袖錄實在是應該籌印的。況且，還有一個更大的意義——」

「金博士這裏也題的一首詩，題的好。」主席從半腰裏叉了出來，高興得把右腳板直豎在凳上：「我前年在吉隆坡碰過他，一撮日本鬍子，矮矮的，活像日本人！可是，他一開口，嘩，把日本祖宗都罵倒了。」抬起頭來望一望旁邊的來客，然後又「列」地翻了一頁，彷彿還不知道有一個人在他旁邊說話。

「對！」那個撐着笑臉呆了半秒鐘，立即接下去：「他恨死了日本人，他這首詩寫得挺好挺好。」

「所以嘛，我們出這本救亡錄的意思就是這樣：一方面使全中國的救亡同志都能一下子瞻仰馬來亞救亡領袖的芳容，一方面就使他們遵照救亡領袖在集子裏題的嘉言名句，去進行救亡工作。」

「嗯，這個……這真不錯！」

好！人家中意了。

「所以，今天我到主席這裏來的意思就是：主席是牙蘭加地籌賑會的第一人，集子裏應該有主席的名言和照片。我從新加坡來，一路人家問起主席的多哪。他們問：主席是怎樣的一個人哪？怎樣的一個人哪！我自然着實讚揚了一番。可是，如果在集子裏登起一個像片來，人家的印象就深了！所以嘛，我想……主席今天就給題幾句名言，交一個像片給我，我負責給刊登出來。」

「唔，這個，這個……但是你打算印多少份？」
好！人家有意思了！

「初版四萬份，先銷馬來亞；再版嘛……」

「國民政府也得送麼？」

「那當然，那當然。國民政府，委員長，財政部，外交部，僑務委員會……」
「福建省政府呢？」

「那當然，那當然。福建省的，廣東省的，還有其他省份的。」

「唔，這個……這不錯！題辭，題……『大家出錢出力』好吧……我就這樣寫，

——要我親寫？哈，那，那，先生回星加坡給我代筆就是了，我忙不過來，不過來……

「嗯，像片，像片嘛，這就……」

主席聳直了腰，再從頭把書本翻了翻，可沒有榜樣兒。到另一張桌子上翻了一陣，找出幾張舊的像片；白通帽，準學生裝，頸下兩個發亮的鈕扣兒，褲管吊在離鞋三寸的地方……一想：不行，該找一張比較像樣的。於是他看一看右面牆壁上端國府主席林森的像，想：自家也是主席哪，總該跟人家一樣……好，剪一個半身的，像國府主席那麼樣的。

「就這麼辦！但是，什麼時候出版呢？這麼厚的一本，該不少印費吧？」

「好！」

「所以嘛，同時我也想請主席幫忙幫忙。我們出來奔走的都是出力；錢，就有點週轉不來了，所以嘛——」旁邊兩個看的驀地睜着挺大挺圓的眼睛。主席也不再笑了，看看客人抽出一本正方形的捐簿。

「所以要請主席同時捐點印刷費，多寡隨便，這裏，」翻開封面：「金博士他捐的五十塊正。金博士，他實在是個救亡領袖，他——」

「那，那——」

「我說，隨主席的便。譬如李振發先生捐的十塊錢，林阿吟先生廿塊錢。都是一時高興！」

「唔，那——」

主席茫然翻着捐簿，像片名言什麼都擱在一邊了。沉吟了好半天，下巴搓摸得騰出熱氣。旁邊看着的那兩個：鬪鷄眼變得非常熱心，在伺候着這件事的結果；主席的姪子用着厭惡的神氣白了那人一眼，彷彿已經明白了那是怎麼一回事似的走開了去。但僅僅在門口站上一刻，便又下了決心走回來，向主席不尷不尬的臉孔一幌：

「益叔！」

「嗯，那……什麼？」望了幌着腦袋的一眼。「吓，我有話跟你說，來！王先生，關於捐款，嗯，好，等一會我們再談！」

糟透！主席先生一下就跟他的姪子到小天井裏去了。這簡直是敗興透了的。——這帶着公文袋的一個伸直了腰，一看，護僑社社長正用着鬪鷄眼看他。

「陳社長，貴社社友現在已經增到三千？這，滿好滿好！」

但是卻用一隻耳朵去聽小天井裏人家的談話，可是什麼都聽不出來……

(二)

小天井裏，人家叔姪正說得上勁；做姪子的活潑了給烟氣薰黃了的臉。

「這是最後一趟了，只存下一只從戰區富貴人家帶出來的鼻烟壺，瑪瑙色的，滿好！還有一個古玉花瓶，一對玉鐲子，餘的早就賣光，人家聽到我要到山西……陝西延安去，都滿高興，滿同情，一百幾十的搶買了。存下的這三件，益叔你幫幫忙。前些時你只買一件玉環，現在再買多幾件，給宗姪幫忙一點路費！人家都救國去，我不該在南洋享樂。延安那地方洋樓馬路滿像樣，八路四路都在那兒，委員長也常常去，我該去活動一官半職來救國。至於這三件東西的質地，我擔保；不信，就把來給你看。」

向室裏一幌，嚇了那位王先生一跳，布包給抓到天井裏，鬆開了。

「延安？……你現在不抽烟？」

那個剛要哈個帶着淚水的呵欠，給人家這麼一說，就猛地取消了。

「不，不！」幾乎把頭搖歪：「早就斷癮了。」可是嘴根好不舒服，好像那個呵欠還沒有打到肚裏去。「要到延安讀抗日大學抗鬼子去的，抽烟還成？我不像他們那班人哪，

益叔！他們，什麼救亡集，領袖集。國就不敢回去，還說救亡，噯，」聲音低下來：「都是騙人家的。」

做叔父的把玩着那只瑪瑙鼻烟壺，一面懷疑地望望他說話時顯露出來的那一口烟牙，一面問：

「這個什麼價錢？」

「我來時在香港跟人家承頂是四十塊港銀，還是滿便宜的……。噯，益叔你決定吧，我們老宗親，什麼說的，只要把宗姪送到了延……延安，弄到一官半職就——」

看到益叔把瑪瑙烟壺拿到眼睛半寸遠的地方來研究，就趕緊回過臉哈了個呵欠，卻裝做去看小天井右角那盆不知名的花草有沒開花的樣子。

「四十塊錢？那真是——」做宗叔的心裏嚇了一跳。咄，還值不到二元錢的傢伙！便擺出一副古怪的不信任的神氣，忽然：「你真不抽烟？」又看定說話時顯露出來的一口烟牙。

「益叔你還不相信？好，我就住在這裏三天，讓你看看我有沒！」
討厭，又來了呵欠。

「——有沒有抽烟！你實在用不着懷疑，你準看到我回廷……延安，陳鵬舉剛才還給我說起證明書的事。」

「那你跟林團長一起回去？」

「林團長？」

做宗姪的平空給嚇了一大跳。

「那個在報紙上登過像片，從前在鐵軍裏當過團長的，現在也要回去救國！」

「林團長？」

「林德明！陸軍步兵科畢業的，在這裏閒居了四年，等下子就要到這裏來，你沒看過報紙？」

「我……我，嗯不，他回去是不是仍然帶兵？」

「他說可以帶一旅人馬，可以做參謀，張發奎拍電叫他回去！」

對！

「那不同，那不同。」做宗姪的從心頭擲開一塊石頭。露着烟牙笑開了！「那不同，他走的軍，我到延安走的政，全然不同！我打算明天就到新加坡買船票，祇要益叔你肯幫

忙，我獨個子回去不成問題！」

嘻嘻地向對方看，對方覺得有好多話都說不出來。真糟，前回才把一個四角錢的假玉環當真貨化了廿塊錢，現在又來個四十塊港幣的鼻烟壺，而且還說真要到什麼延安，入什麼八路四路！以爲到小天井裏來可以考慮一下那像片和十塊五塊印刷費的事情，卻料不到又有一個瑪瑙鼻烟壺！

做宗叔的又研究着那鼻烟壺，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研究的。正想說幾句「價錢太貴」之類的話，卻看見會客室裏那等得不耐煩的「救亡錄」編輯先生的頭在門口探了一探，而且還有：店前一個夥計在跟人家高聲辯駁着什麼天大的問題，聲調清晰得有點討厭！這還成話？人家在客廳裏坐，而且團長也快到來，要是看到籌賑主席店前噪噪鬧鬧的，回去跟大家說，還有面子？該教訓幾句的，不然真不成體統！

怒冲冲想向外走，可一下子給宗姪扯住了。

「益叔！」

噯，益叔！益叔！真是！好，橫一橫心，就再做一次「成人之美」的益叔吧，橫豎也祇有這最後一次了，而且還爲的回國救亡。人家團長就快到來，糾糾纏纏的總不是辦法。

好，就是四十塊……但是……噯，四十塊……！

「好啦，好啦，四十塊港幣，廿塊叻紙，多給你二塊手續費，那鼻烟壺算是我買的。」往外走，臉色怪難看，忽又回過頭來：「就擺到茶几上去吧，等下林團長！」

沒說完，已經在店門口。在會客室等着的那一個，剛重新堆了笑，卻一下就收斂了起來，鬍鬚眼現在在研究主席放在捐贈上的剪成了的半身照片。

「吵什麼，吵什麼的？」一看到夥計在跟一個穿着番客式準學生裝的傢伙，你推我就的辯論着就不再生氣了。那傢伙右手吊着一頁五彩的蔣委員長肖像，還在櫃台上堆着一疊書本和幾捲像幅，左手心又是一些鐵黑色紀念章，看樣子自然是大埠頭來賣物籌賑的了。跟這班人辯論最不划算，因為自家是籌賑分會主席，買點籌賑的東西本來就千該萬該，要不然給人家說開去那還成話？可是一禮拜總來了這麼幾個人，買呀買的，會客室裏都掛滿了國府要人的肖像，櫃台裏還有的徽章，國旗，上海戰爭圖，以及國府要人赤着上身划船的「同舟共濟圖」。籌賑的太多了，雖然他們說的願意拿一半收入給籌賑會，一半就當做路費和成本，可是，二分本錢的上海戰爭圖，說聲籌賑，馬上起到四角。而且，一禮拜總有這麼幾個人……

「噯，蔣委員長肖像，我早就買過，就帶你到客廳裏看看！」

口氣溫和得可以，店夥看個機會搭訕着溜開了。

「主席，不必看，不必看！」那傢伙飄着蔣委員長肖像迫近了來。「這是籌賑的，我特地從星加坡來，你看，臉孔給太陽煎得好黑，還得整天帶着這些東西給人家說好話。等下，主席你看，在籌賑會就可以遇到我，五十巴仙籌賑，頂信用！這是出力，主席出點錢，是頂頂應該的。再買一張，好，我這東西印的五彩，頂括括，還有愛國紀念章哪，游擊戰教程哪，都是領事館介紹證明的，主席，你看我的證書！」

一抖，是一張寫着什麼領事館的八行信箋。

接過那介紹信來看了一下。「可是今天有人賣紀念章，明天又有紀念章，都是紀念章。」兩眉中間的皮肉皺成了一個八字。「你看！」抽屜一拉，嘩列列，十三個徽章：金黃的，鐵色的，白中帶紅的，都是愛國的。

「呵哈，無所謂，主席，無所謂！一只六角錢，還不夠一支黑啤酒，主席一刻鐘就喝完哪，算什麼？」

「噯，那——」那真是有點討厭，買過這個，明天還有那個，都是籌賑，五十巴仙無

所謂！好，一只就一只，打發開了也讓店前清淨些好接林團長，可是偏不愛那肖像。

「好啦，好啦，紀念章一只。」

六角錢。

游擊戰教程，像捲，夾在那傢伙腋下：

「主席，籌賑會見！」

籌賑會？五十巴仙？——紀念章一只，本錢二分，賣價六角，實賺二角八分。

「實賺二角八！」搖着頭走進會客室來，一看，捐簿擺在桌上，瑪瑙鼻壺安在几上，護僑社社長堆着笑，宗姪蕭思義堆着笑，救亡領袖錄編輯先生堆着笑！

後者笑得最好看。

「主席，」一下就迎上來：「這一班人，別管他們！我懂得最透徹，他們在星加坡咧——」第一次皺着眉，自然是看不起和看不慣的意思。「——都做的小生意，生意一虧本，花樣就來了！紀念章，國旗，要人肖像，游擊戰術，同舟共濟圖，對，說起共濟圖，我記起一件事來。有人在報紙上攻擊，說那是漢奸繪的，想侮辱我們國家的領袖，你看，孫院長，林主席，委員長都脫得一絲不掛，在划船，那還成話？他們就用這些東西出來籌

賑，籌賑，一個山芭過了一個山芭，回到星加坡，就發了財了。別管他們，唉，真個不可救藥，這一班人……。」

接着他敘述了一個故事：他曾揭穿這班人的紙老虎，兩下子鬧了起來，一個賣物籌賑的給他痛毆了一頓。又一個故事：他曾在報紙上攻擊這班假公濟私的人們。

「唉，這班人，這班人……。」

突然他自己覺得清高得很。

鬪鷄眼用鼻樑在看他，宗姪蕭思義卻吐了一口垂沫。

看看捐簿，又看看壁鐘，十點正。人家林團長就約定十點來的。好，主席把心一橫：

「王先生，我就捐三塊錢吧……。」

「唉，這個，這個，似乎太……太……。」

「那就五塊吧，噯，近來用錢的事情多得算不了。」

「是的，是的，那班賣物籌賑的，真討厭。」

正要說「出版後就送一本到這裏來」，主席卻突然沖出門去，把一個剛才來臨的挺高挺壯的人接進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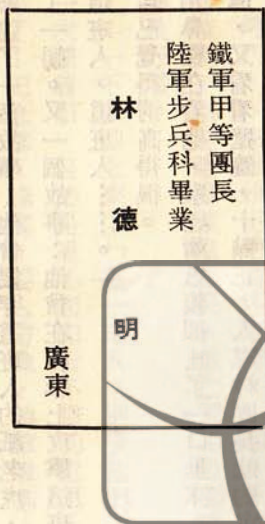
「我來介紹——」主席突然忙得不可開交，腦袋左右的晃着。「這位是護僑社社長陳鵬舉先生，這是舍姪思義先生，這是王……王先生，……」

糟糕，王先生的名字卻記不起來。

可不要緊，他們正在熱烈地握手，做主人的突然覺得客室大大光輝起來。

「兄弟林德明！」林團長微微鞠了一躬，自己介紹了自己態度大方之極。

「這是兄弟的名字。」



嘩，團長的名片！四對眼睛睜得挺大。

「林團長，久仰，久仰——」王先生第一個搶着說話，他的那張滿裝着蒜頭氣味的嘴

巴迫近了人家。本來想扯開一篇好長好長的下文，好像「救亡領袖」什麼之類，可是做主人的卻趕快把話頭搶走了。

「林團長不久就回國去帶軍隊打日本！」主人笑得臉上滿是紅光，迫着客人們坐下，然後大聲要店前伙計叫阿華田買紅貓烟。「林團長你說，這一次中日戰爭到底誰勝利？而且呀！」一下就不笑了，歪着頭：「那個時候可以結束戰事？已經打了一年多，漢口也失了，噯，漢口！……」

「最後勝利是我們的。」團長莊嚴地答，那樣子實在是一個團長。

「對，勝利——」

護僑社社長想趁大家高興時附議一聲，可是掃興得很。話腰亦給主人叉了。

「那你打算那時候上船呀！團長。」主人烟呀水呀都送到客人面前。「我們老同鄉，什麼話都說得，今晚究竟你想怎樣跟他們說？」

「自然沒有什麼，請大家玉成我的志願就是了。」

團長看一看主人，跟着眼睛向旁邊一旋。蕭思義睜大眼睛看他，護僑社社長看着他，王……王先生也在看他。

團長心裏有些尷尬。

「林團長——」

護僑社社長一看到團長注意到他，又想附議了，可是——

「那麼，」主人又搶走了話頭了，「我想，我們馬上就到籌賑會財政家走一趟，今晚到酒樓去，大家好提議！」

做主人的說着就起來。糟糕糟糕，護僑社的事情還沒有提起哪，就要陪着人家走了。

「主席！」

做主人的聽到人家在喚他，一看，是護僑社社長陳鵬舉，馬上記起一件事來，把陳鵬舉向小天井裏一拉：

「前天你托我的事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我已經跟財政說過：捐給貴社五十塊錢；社員哪，亦沒有問題。」

護僑社社長心裏一樂，臉上放出了紅光：

「這是救國事業，護送僑胞回去救國，那全仗——」

「這算什麼，什麼。好，後天見！現在我陪林團長到財政家去，今晚籌賑會請他吃

酒！」

向會客廳裏一走：

「王……王先生。」糟糕，還是說不出名字。「失陪，失陪，我的印刷費等下店夥交給你。思義，你在這裏等一等！」

來不及聽人家的客套，趕上站在店前的林團長：

「林團長，我們從大街走。」

(三)

林團長沿着大街走，他是從梅芳酒樓——一個山芭裏又頭等又蹩脚的小酒店出來的。酒氣直衝，臉紅得像豬肝，腦筋有點糊塗。一心只想着一百塊資送費，想着麻坡，麻坡那個等着錢用的老姘頭阿雪。

牙蘭加地籌賑分會全體職員請他喝酒。呵嘩，那有着幾十萬家產的財政做人挺好，一口答應了一百塊資送費，資送他回廣西去做旅長，做參謀，或者鐵軍甲等團長。那些人，挺熱情，挺熱情，一聽到他說着從前在張發奎幕下指揮軍士，嘩！都漲着帶着紅絲的眼睛瞧。好，就喝了一杯酒，喊：

「只要大家幫忙送我回去，我不殺死一萬個鬼子！決不姓林！」
這話夠使人興奮……但是，現在卻想起蕐坡，蕐坡老姘頭阿雪。

——好，拿了錢再說。

對，拿了錢再說。到這裏來不到二天，一百塊；二天後到另一個小州府去，說不定又是一百塊。一百塊，一百塊，一百塊……一千！港幣二千，國幣四千！帶阿雪回去廣西，開店，做小老板，大老板，發財，做官……

渾身熱得很，街道亦熱得很，南洋地方實在不好過，非湊筆錢回國不可。
大街早就走完，向附近小巷裏一拐，想到暫時的下榻處玉鳴俱樂部去。卻不料小巷裏跳出了一個瘦猴，彷彿預先伏在巷裏的暗影中似的，一跳出來就當胸一抓：

「老七，你好！」

呵，連小名都叫出來了，渾身出一陣冷汗，酒意亦全消了。借着微弱的遠處燈光看，原來是住在太平的得勝。

轉過一口氣：這小鬼怎麼知道自家在牙蘭加地的？

「得勝，別鬧，有話好說！」

「好說？」簡直是用鼻孔說話的，顯然又要嘮叨些油潤了。「你走得好好呀，難道太平那女人你打算丟下麼？」

噯，又提起那臭婊子。「那個，那個我打算——」

「打算不要了？打算帶蕨坡那一個回去了？打算教人家資送你了？打算教人家不知道你的行徑了？」怪討厭的，就是這麼一連串，還有：「我得勝可不讓你一個州府一個州府的擺團長架子！團長？來，告訴我，是那裏來的團長？」

「算啦，算啦，得勝，將來我和你三對一分就是了。」

「三對一，誰希罕！」

「好啦，好啦，二對一！你可別搗蛋！」

「二對一？誰搗你的蛋？你說，太平那個女人你真的丟下？你兩個姘頭祇帶一個回去，我可不答應，那是我老婆的親戚！」

「好啦，噯，那麼讓我想一下。」

「好，想去！我從太平趕到這裏來，你跑不了的，去！」胸前一鬆，那討厭的傢伙，施施然的走了。

現在酒氣冷汗什麼的一古腦兒沒有了。心頭恨了一陣又糊塗了一陣，幾乎連走上玉鳴俱樂部那骯髒的樓梯都還不知道。

俱樂部樓上，黃庶務陪着二個人在閑扯，不斷地念着別人的祖宗，別人的媽的皮什麼的。定神一看，那兩個原來是日間在主席店裏碰過的，一個叫什麼護……社長，一個是主席的姪子。黃庶務一看見他，便拉開喉嚨叫：

「團長到，四腳齊，打牌打牌！」

團長頓時丟了別想頭，活潑起來：

「好，打牌打牌！」

嘩啦，牌倒在桌上，四邊坐定了人。

——拍！「團長，」主席的姪子抽足了已經戒絕的烟，談話不再帶淚水和呵欠了。

「你日間跟益叔說，鐵軍在廣西，廣西畢竟離廷……延安多遠？」拍——拍。「唔，我想——媽的，等了好久，終於來了——想到廷……延安，那邊委員長也常常去的。」

「延安？那不成，那不成，」拍——團長出一只牌，一支電筒牌香烟在唇上吐着烟氣。「去什麼延安，那邊什麼都沒有，而且很遠。還是鐵軍，」拍！「鐵軍的地方好，我

從前在鐵軍裏當甲等團長，帶一千人馬，衝鋒陷陣，殺着那人頭，真殺得手都酸了！」

接着他講了他自己參加的一個戰爭的故事：在那故事裏，他殺死了千多個敵人，佔領了十來個城市，自己的弟兄都沒有損失，可是——

「可是我的額上卻給流彈擦了這麼一個痕跡，怪危險的，要是別人，早就完了。」

聽話的三個都吐着舌頭。但是——

拍！「團長，」日間給主席一再搶走了話頭的護僑社社長說話了。他的鬩鷄眼集注在鼻樑上，照例又由鼻樑看着桌面。「你這一遭回去做參謀還是做旅長？籌賑會怎樣歡迎你呀？」他沒提起回國證明書一類的東西，因為團長用不着這個！

「還沒有定規！」拍！團長突然莊嚴起來：「做指揮官也說不定。說起他們要歡送我，我可拒絕了，這用不着的。他們要給我一千塊治裝費，我也祇答應收一百塊錢！錢多……噁，碰！……錢多沒用！」

接着又講述他的故事了：從前在鐵軍裏，人家會送十萬銀子給他，他拒絕了。又有人送他一盒滿滿的金剛鑽，也拒絕了。所以後來鐵軍失敗，一到南洋來，手頭就一個錢也沒有。幸得大家欽仰他的戰功，常常招待他，同奉他，他也不過十中取一！

「錢多實在用不着的，我在南洋住了四年，就常常辭謝人家的餽贈。我在南洋四年了。」

電筒牌的香烟，燒剩了屁股，用力一丟。抬起頭來瞬一瞬人家，看看人家有什麼表情沒有。好，鬬鷄眼好像看他自已似的看着他。

「四年？——」手指抓牌，眼光卻在團長臉上——拍！「我也來了四年，要不是護僑社要我在星加坡設分社，我早就回去抗敵了！」

接下去想給護僑社着實表揚一下，但是糟糕得很，俱樂部什役從樓下像報凶喪似的翻上來，說是門外有一個「三星」模樣的傢伙，想見團長，把開始睜大眼睛一面摸牌一面想聽人家表揚的團長拉到樓下去了。

團長到樓下一看，倒抽一口冷氣，把來客向街上一拉，頓着足叫苦：

「剛才跟你說，別搗我的蛋，你偏到這裏來！噯，你真是——」

「且慢，」那個叫做得勝的白一白眼：「那女人的事你考慮妥當了沒有？」

「我不是說——？」

「不是說馬上給我答覆？」

「沒有！我說，容我考慮！好啦，好啦，得勝！」團長悄悄地嘆了一口氣，還回過頭望望門口有沒有人。「多兩天給你甜的，好的，稱心的……。」趁勢一推，想把人家推走。

「但是，我可沒有錢在這裏等你了。」人家可不走，依然白翻着眼：「你有零碎的沒有？——整數的也好！」

「噯，這裏，這裏，二塊，你拿去，明天別來搗蛋，後天有你的——」

人家一走，慌忙趕上樓來，三個人正在那兒等。

「再來四圈。再來四圈！」團長叫。

嘩啦，牌又開始叫着。但是叫得並不久，護僑社社長的自我表揚亦說不了多少，籌賑分會主席跟着救亡領袖錄的編輯先生一起光臨了。

主席把團長向廳那一角一拉，在椅子裏坐定了，這邊編輯先生的公文袋在麻將桌旁的茶几上一放，就坐上了團長的座位。

拍！「我來找團長，等他辦完公事就請他給救亡領袖錄題辭！」這邊，編輯王先生沒有對象地把一只牌單調地摔出去了。「鐵軍。這名字實在怪響的，我一向就認定鐵軍裏大

小人等都是好漢！」

「對的。你的救亡錄募到多少印刷費了？」護僑社社長忽然想到這問題上來，又看定了自己鼻樑。主席的姪子，卻在吐唾沫，黃庶務高興地淘着眼睛看。

「說起來頭痛，不過幾百塊，滿想捐二千的，但是現在卻頭痛之極。」實在覺得悶氣，頭痛得很！

「貴社可以維持麼？」跟着問。

「還好！」鬪鷄眼滿高興的，還想起了財政答應捐贈的五十塊錢。

忽然大家停了片響，聽見主席在低低地跟團長說話。

主席微彎着腰，湊着人家的臉：

「王士度剛才說明天上午就來……我想，這不錯，他也曾做過鐵軍的排長，應該來見見！——」

「王士度？」

「就是三劃中間一枝槓的王！他今晚在吉隆坡。剛才區委員告訴我：他認識王士度二年了，他年前到南洋來，可沒碰到過鐵軍的人；今晚聽到團長在牙蘭加地，滿高興，

想——」

「排長王士度？」團長一臉不高興，插斷了人家的話：「我從前在鐵軍裏沒聽過這名字！」

「軍隊裏人太多嘛，團長你又在他之上！」

「他現在幹什麼？」

「酒店的買賣手！」

「排長做買賣手，行？」

「我打算在這裏再徵求幾個人題辭哪，剛才跑了幾處，等下子就請團長——」拍！又無聊地單獨地打了一只牌。

「我也想多招幾個社友，無論如何要達到總數四千！」

「四千？——每名登記費一元，可不是四千塊？」

主席的姪子有點欣羨起來，覺得這種生意，又漂亮，又肥潤！——他點上了一支烟。但是，護僑社社長一滑：「你告訴我吧？真的去陝西延安？」

「真的啦，廷……延安！」可沒有下文，向後一靠，眯着眼睛抽烟了。

這邊——

「那你怎麼回區委員的話？明天在什麼地方見王士度？」主席睜了半天紅眼睛：「這裏？區委員店裏？」

「我不見！」

團長斬釘截鐵地決定了。——他也點上一支烟。

「不見？」

「那麼樣的一個下屬，也配來見我！我是團長！」

於是他解說鐵軍的紀律：長官可以去召下屬，但下屬不能擅自晉見官長。

「這是我們的紀律！」

「但是，明天區委員一定陪他來！」

「一定來？」有點懊惱：「也由他。」

好，沒有話說了，團長主席回到麻將檯邊來。編輯先生慌忙向旁邊一讓，讓出了原來的座位，立刻提出題辭的請求了，團長啣着烟枝，一邊抓牌，一邊含含糊糊地：

「紙張放在這裏，明早題。」

可是臉上依然滿不高興，自然是爲了下屬違背紀律，擅自求見的事。

主席看團長臉色不對，想走了：

「那末，團長，你後天動身，明天晚上就到財政店裏把手續辦清楚！」

主席走了，編輯可不走，他想在這裏過夜，聽話的四個在看着林團長，心裏肅然起敬。

「林團長你後天走？」拍！這是黃庶務的牌。

「嗯！」

「林團長你明天一定給我題字！」堆着笑。

「嗯！」

團長臉上好像堆着一百件天大的心事。嘩啦啦，牌又炒着了。

十二句鐘正。嘩啦啦，牌，林團長，庶務，編輯，社長，主席的姪子……

二句鐘。

「再來四圈！」黃庶務叫。

四句鐘。牌……

「我累死了，我到樓下睡去。」團長倦怠地，不歡地。

「我代你維持，團長！」編輯先生本來打着盹了，可是一下子卻醒過來。

團長到樓下小房裏睡覺去了。樓上，嘩啦啦，庶務，編輯，主席姪子……

馬來亞山芭的夜仍然薰熱。

六句鐘。

「天亮了，停戰，吃粥吃粥！」庶務叫，但是叫聲帶着疲倦了。

四個人搖搖幌幌地走下樓梯來，想叫團長一道到「街場」去。團長寄宿的房子敞開着門，借着晨光，也看不出裏面的臥榻上有什麼人。

「團長，團長！」

黃庶務第一個進去，但他忽然叫了起來：

「阿九，團長走了麼？他留下字條，走了麼？」

什役阿九搓着眼皮從門口的木板上搖搖幌幌爬起來，他不知應該說些什麼才好。這不打緊，黃庶務他們又捧着林團長的字條在讀了：

「……王士度不配見我，我走了！……」

四個人突然嚇醒過來。

「嗯！這什麼意思？我看，這一定是……一定是……」

編輯先生打了一個噴嚏，主席的姪子也哈了個呵欠。

「好啦，別管他，到街場去！等下子告訴蕭主席！」

「好，累死了，吃粥吃粥！」

護僑社社長喊着，第一個跨出了門口。

（載一九三九年十月廿一日——卅一日「世紀風」）



金葉瓊思君

陳南

紀念會李七郎宣傳救國
賣涼茶金葉瓊一見傾心

自從東洋強盜入寇中原，沿海各省鄉村城市，都有給他們的飛機大炮打得破爛不堪。幾個國防重鎮，雖有重兵駐守，只因炮火無情，老弱人等，逃的逃了，死的死去，許多有血氣的後生小子，也都因父母被殺姊妹被糟塌，國恥家仇聯在一起，大都加入壯丁隊，上前線殺敵去了。留在後方的，雖沒有跟軍人一道，殺敵致果，但也情願拿出金錢，獻給國家，買些軍需糧草，穩紮穩打，趕退東洋兵，共享太平。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各繼千秋。

至於住在海外的華僑，既不能上前線，自然只能出錢救國，以盡寸心。還有些熱心青

年，他們看看祖國這樣危險，許多沒有良心的商人，不出錢救濟難民，倒也罷了，還偷偷摸摸，買些東洋劣貨，改頭換面，賣給國人，讓仇人賺了金錢，買子彈來打中國，這可算爲虎作倀，認賊作父也！所以時常有些豪傑之士，氣憤不過，出來對他們制裁！但也有出於一時義憤，做得過激一點，引起官府注意的。列位看官啊！這般人雖然也因此而碰了許多釘子，或竟有被頭家敲破飯碗的，只是爲國犧牲，倒也光榮！閒話少敘，且說南洋地界，有一位姓周的婆子，原籍福建人氏。幼年裏家境貧寒，十七歲那一年，生身父母就把她賣到廈門當女傭去了。不久又被主人轉賣到石叻坡。後來那主人又得了四十元把她嫁給一個姓金的手車夫。過門之後，只因夫妻恩愛，沒有多年，就替他生下一女，取名招弟，原來是招徠兄弟之意，後來又改名葉瓊。這金媽正欣喜得到這個忠厚的丈夫，日後生男養女，終身有靠。誰想天不作美，等到葉瓊十三歲的那年冬天，姓金的水土不服，一病亡故了。膝下無兒，單留一女。孤兒寡婦，好不淒涼！本想另行改嫁，但又想到現今人心不古，如果碰到壞的男子，自己吃苦，倒也罷了；若使女兒受累，怎麼了得！便索性不再改嫁，含淚帶女兒到下州府一個海邊地方，另找活計去了。她自己到附近的錫礦裏，做些苦工，卻叫女兒去學堂裏讀書，好多認幾個字，免致吃人家的虧。入學二年，偏因交不出學

費，被先生停了學，沒奈何賦閒在家。金媽便在巴剎旁邊，租了間草店，在門口擺一張桌子，賣些涼茶，水菓，花生，烟捲之類，渡過日子。光陰如箭，歲月難留，不覺又挨過了二年，算來葉瓊已有二十八歲了。雖然沒有西施之貌，卻還眉清目秀，體格康健。而且舉動大方，口齒流利，令人歡喜！地方上有錢頭家，也時常差人向金媽提出親事。有人說願意用八百元聘金，娶葉瓊作三姨太太。金媽只此一女，愛如珠寶一般，那裏肯依？也用好言拒絕了。正是夏去秋來，落了幾次雨，熱帶天氣，分外涼快。有一天下午，葉瓊姑娘正坐在門口等候母親回家吃飯，看看天色還早，就拿一塊十字布和五色絲線，在椅子上繡起花來。太陽慢慢西沉，女工們三三五五拿着飯盒回家，只有母親還未轉來，葉瓊焦灼萬分，正在沉思，忽然街頭有軍樂之聲，遠近人家的小孩子，都像潮水一般朝向前面湧去，後面還跟着一大羣男女青年，大約有七八千光景。男的手拿着一面白色小旗子；女的手執紙花，碰見過路人，便把紙花插上去。葉瓊看看情形，便想：「這一定又是演劇賑災的了。」也等不得母親回來，就換了衣服，把茶擔交給隔壁的張媽看管，自己一個人到街上去了。她看見先前跑過去的人羣，正簇擁在那家會館門口。門前掛着一塊白布，上面寫了「七七週年紀念大會」八個字。老幼人等，有的從左門進去，有的從右門進去，把會館內

部，擠得水洩不通。這時候會早已開過，葉瓊知道裏面人頭簇簇，進去很不容易，就拿着一張椅子，在門口站住，聽着台上的演講。許多年紀大的人說完了，都又下台去了。葉瓊又看見一個年青的人上台去，一開口先說了爲什麼要紀念七七週年的話，接着又把鬼子在廈門屠殺婦女之事，說了一大串，那青年男子忽然又高聲叫道：「列位呀！我們不是人麼？爲什麼我們的家鄉被佔，婦女還要被姦淫，他們佔了一地，就利用漢奸，組織維持會，逼着我們地方上的人，晚上開着門睡，這些畜生一到，便不管年紀大小，一律糟塌。如有不從，活活用槍尖刺死！美貌女子，還被帶到軍營裏去，充當隨營娼妓，聽他擺佈！同胞們！她們也都是良家子女，都有父母兄弟，姊妹，落到這種地步，怎不傷心？所以到了今天，我們哭也無用，不如把金錢省下來，寄回祖國，救濟傷兵難民，才算盡了國民的一份責任！」那青年說到婦女被姦淫處，台下的婦女們，個個淚如雨下；說到游擊隊的勇敢殺賊，台下就拍起掌來。葉瓊很受感動，眼圈也紅潤起來。仔細一看，此人正是大興隆百貨公司李七郎李財庫，生得濃眉大眼，雄偉的身段。便在心裏暗暗稱讚：「好一個七哥！」

散了會，許多人都擠到門口把鈔票銀角放到籌賑箱裏去。葉瓊身邊只一個五占的銀

角，也就放到箱裏去了。回家之後，把今天開會之事，告訴母親，又把李七郎的演說，對母親重述一遍，金媽也點頭稱是。列位看官呀！你道李七郎是何等樣人？原來是葉瓊家門前那一家大興隆百貨公司的「財庫」。原籍廣東人氏，家境清貧，小學畢業，就跟叔父南來，托人介紹，在這家商店做工。光陰易逝，歲月不居，不覺已有十年。多虧他自己做人忠厚耐勞，頗得店主信任，連升到「財庫」；每月也有二十五元薪金。七郎日裏做工，夜裏還學些紅毛文字，看些講救國大事的書。民國二十六年，中日大戰一起，海外華僑，都有籌賑會的設立，裏面都有宣傳部一科，由青年男女負責的。七郎是有血氣的青年，所以凡是有關救亡事情，如演劇講演，都有七郎的份兒。況且他平日做事負責，人家都以七哥稱他。葉瓊和七哥本來不認識，只因七郎每日從公司回家，必須經過她的門口，有時天熱，少不得喝一杯涼茶解渴。葉瓊雖然曉得他的姓名，但也只當他行路過客一般，從不和他說些什麼。列位呀！你道她為何這樣冰冷？原來這裏是繁華的市鎮，人口複雜，葉瓊家中生意和人不同。如果什麼人經過，都和他們打招呼，有些青年便以為你對他有意，纏繞不清，使得你日後做人左右為難；還不如「來官不接，去官不送」，一律款待，落得清淨！因此碰到輕薄的少年，卻叫母親過去倒茶，這原含有警戒之意！話分兩頭，自從葉瓊

那一次聽過他的演講，對七哥便和人家不同。有時夜裏看見七郎上門喝茶，非但不躲避，還親自來倒茶給他，並且和他點點頭，說些寒暄的話。再看見七郎生得濃眉大眼，鼻直口方，臉有紅雲，身無病態，既會做事，又無不良嗜好，性情溫和，舉止大方，便少不得偷看幾眼，想道：「我金葉瓊若能嫁得這樣的丈夫，豈非前生福份？」可惜說不出口，只臉上一陣青，一陣紅，拿了一杯已經倒好的涼茶，遞給七郎，忽然想道：「這盃茶倒出來已經半個鐘頭，像冷水一般！七哥吃下，豈非要生病？」連忙又把茶杯端回來，把冷的倒去了一半，將茶壺嘴轉開，滲了半杯熱茶。正想再遞過去，看看裏面茶水一片黑色，全是山頭根，黃苓等煎成的，真是太苦澀了。又倒去了半杯，把甘蔗水湊滿遞過去。那七郎飲畢，也道聲謝謝回家去了。從此每夜回家，必定經過葉瓊門口。有時還帶些報紙，喝了茶便坐下和葉瓊談起國家大事來。葉瓊又拉了母親在旁聽講。這七郎便照報紙上的電文，說明漢口地方如何重要，政府如何決定死守。金媽也點頭稱是。這麼一來，他們兩個年青男女，倒也如魚得水，萬分親愛。葉瓊也知道七郎沒有家室的，有時還替他洗滌衣服。鈕扣落了，也替他釘上。還做些繡花枕頭，夾在洗好的衣服裏送他。七郎也知道葉瓊家況困難，所以也故意向公司的同事們兜攬些衣服，送給葉瓊去洗，使每月多些收入。金媽自是歡

喜，對待七郎，如同親生的兒女一般。從此兩小無猜，毫不畏縮，有時還一同去參加劇團，演救亡戲劇，天晚了，就手牽着手，到海邊去跑一圈。坐在樹蔭下的長椅上，談些國事，和終身大計，甚是投機。不覺兩顆幼小的心，融在一起，少不得擁抱接吻那回事。正是：

姻緣並非前生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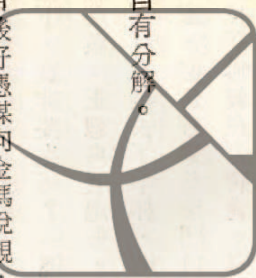
相親相愛結成雙！

若問他們的終身大事如何，下回自有分解。

改頭換面偽裝充國貨

苦口藥石談話起禍根

七郎本想等到多積些金錢，日後好憑媒向金媽說親，娶葉瓊過門，交拜天地，共享天倫之樂。誰知「花不長好，月難常圓」，偏偏這家大興隆百貨公司的黃司理，因為貪圖小利，專門販賣劣貨，至引起愛國君子的義憤，不免用書面向他勸告，黃司理想：「我店中買東洋貨，除了李七郎，鬼也不知。他是興華戲劇團的祕書，這班人每天在外面做潑烏油，割耳朵等工作，這番事情，想必和他有關，老子當心他便是。」列位看官呀！你道這



黃司理是誰？他原是鼓浪嶼一個商人之子，他父親在世時，做鴉片生意，原有一筆財產，只因疼愛過深，把他養成一個公子哥兒模樣，不肯學好。專和日本浪人，「台灣歹狗」做朋友，烟嫖賭酒，無所不嗜。就假造一張文憑，向父親拿了幾千塊造孽錢，到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留學去了。在那邊的商科學校裏混了兩三年，學跳舞，打「考而夫」球。歸來之後，一個日本字都不認得，倒因為出入妓館染了花柳病，損了一隻眼睛。如今父親雖死，憑藉祖宗餘蔭，經親友介紹，一到南洋，就落州府在大興隆擔任起司理來。他想：「學問雖非所長，生意倒可來一手。當今南洋匯水漲價，國貨價高，太難賺錢；日貨便宜，如果進牠一兩趟，等中日戰爭再打一二年，價錢一漲，那怕沒有洋行汽車？什麼救國雪恥，等老子做了頭家再說！前次歐洲大戰時節，咱老伯就是買德國玻璃發財的。」主意打定，就在那天吃中飯時，買了二支虎標皮酒，叫一個「鷄三昧」，請李財庫來談生意經。一開頭，先談些中日打仗的事體，慢慢的談到台灣。他說那地方經日本人建設之後，路無乞丐，道不拾遺。又說日本旅館非常乾淨，日本文叫牠做「福獸兒」，一進門去，就有女招待跪在路上脫鞋。男尊女卑，真是帝堯之治。李七郎心裏很不高興，肚裏想：「這才是漢奸理論！」但因為地位關係，也只點頭說「唔唔」「對對」。酒飲數杯，黃司理拍拍七郎的

肩膀說：「李兄，當今樹膠跌價，行情不行，若是單靠門市維持，實在艱苦賺錢！」說了，便用箸子在碗底夾一塊鷄腿放在李財庫的飯碗上，一面殷勤叫道：「你吃，你吃，唔使客氣。」那財庫也連聲道謝。司理看看財庫沒有什麼話回答，便進一步說：「昨天東京吉野洋行有一封信來，說只要我們公司裏能夠接受，他們可以先發貨後收錢！短袖汗衫一打，實價九毛；不過標頭要換過。那倒不妨的，我們自己印一些包皮貼上，還不是道地國貨？人家看得起我們，怎好拒絕了他？李兄，你以為……？」黃司理酒喝得多，興頭很好，那七郎究竟是年青人，心地坦白，肚裏有火。當他稱讚日本是「神帝之治」的時候，便有些怒形於色。現是聽到這裏，正如火上加油。便放下箸子，不顧一切，對司理說：「前次辦了七千元日本琺瑯瓷器，已經對國家不起，怎麼這時候還要再辦，叫日本人拿錢去買軍火來殺我們同胞，良心也過不去，黃先生應當注意才是！」那黃司理原是狡猾之人，他那裏肯在人家面前，拆穿西洋鏡？所以也順口說道：「我那裏要買日本貨，前次公司裏買公債，就是我一個人買得頂多！今天只不過來試探你是真愛國還是假愛國，李兄何必生氣！」飯後各自去做工不提。李七郎因為店裏和籌賑會宣傳部的事忙，司理對他說的話，早已放在一邊，誰想黃司理反把他記在心上，總想報仇機會。過了數天，一個下午，李財庫

正在抄寫賬目，忽然門外有風車聲音，駛來一架羅厘，店員們上車放落一箱，打開一看，原來裏面都是日本貨，在羅厘車旁邊還站着幾十個小孩子，口罵奸商賣國，還說些別的話，很覺刺耳。這時七郎已明白了一半。回到賬房，黃司理已不見了，外面又有叫喊之聲。七郎心如刀割一般，正在想來想去，忽聽得後面有人敲門，出去一看，還停着一部風車，車夫看見財庫，就把紙條拿給他。這原是司理送來的，上寫着：「有事相商，請速來寒舍一敘。」七郎也就上了風車，向前開去，但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下文便見分明。

奸商心黑李財庫被迫出走 兒女情長金葉瓊車站贈金

卻說七郎一上樓來，黃司理早已氣昂昂的立在樓梯門口等候，後面還立着六位黑衫黑褲的彪形大漢，滿臉橫肉，瞪着眼睛看七郎。七郎就問：「司理有何貴幹？」黃司理大聲喝道：「你自己作事，還要假癡裝聾，我前次對你說的話，聽不聽由你，爲何洩漏機密，害得公司遭受不利！我知道你是愛國團團員，所以本公司會議，此地留你不得，這裏『紙字』五十元，二個月『苦力工』，你趕快離開！」共有五張十元的鈔票，這些臭錢，七郎那裏肯受？只氣得面如土色。正待回話，說個明白，早就被那六個黑衣漢子帶推帶送，趕

落樓頭。七郎負氣出來，到了葉瓊家中，已經黃昏時份。葉瓊問他吃飯沒有，他也懶得回答。又問他「要喝茶麼？」他只搖搖頭說：「口不乾。」葉瓊心裏很是焦急，用手輕輕推着他的肩膀說：「七哥！你臉帶愁容，爲了什麼事情？」七郎看看門口行人複雜，便說：「葉瓊，此地不是說話之所，我們到海邊走走如何？」說着，就手牽着手到草地上去了。走到行人較少的地方，七郎就把今日公司中發生的事，對葉瓊說了一遍，又說「此地不是棲身之所，我決意回到××投軍去了。」又說第×路軍駐紮的地方，百姓如何安居樂業，男女如何平等事情。葉瓊聽畢，心頭冷了半截，忽然鳴的一聲，把整個身子向七郎潑過來，兩手緊緊圍住他的腰身，嚷道：「七哥此去，倒不打緊，只是叫小妹終身所靠是誰，母親是欺貧愛富的勢利眼，一看見你去，定會把我嫁給那不三不四的人，如何是好？哥哥真要丟下小妹不顧，我只有跳海自殺，免卻後半世的痛苦！」說罷，哭不成聲，淚如雨下。那七郎也眼圈通紅，一時啞口無言，不知怎樣解勸才好，拿出手帕替葉瓊揩乾眼淚，忙說：「妹妹不必傷心！看，你眼睛都哭腫了！事到如今，悲傷有何用處。國家到了如此危險的時候，前線軍人，情願丟下家庭到前線去殺賊，葬身炮火之中，我爲國家犧牲了位置，有何重要？但等東洋賊平定，國家強盛，那時節，哥哥必定回來和你結婚，只要妹

妹有心，哥哥自當牢記，不必啼哭！當今的青年，應當流血，實不應當流眼淚！」又說些自殺行爲不是好漢的話勸告葉瓊，葉瓊也把哭聲停止住了。便問：「哥哥此去川資夠否，幾時動身，從那裏經過？」七郎回答說：「動身日期就在明天下午，先在這裏搭火車，再到石叻坡轉船回唐山，由水路經過安南，經四川直到××。川資已由朋友籌足國幣三百元，路上費用已有多餘！」過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十二點鐘，一輪紅日，高掛天空，七郎到了車站，便看見葉瓊早已坐在那邊等候，手裏還拿着一包東西。自己安放了行李便上前去慰問葉瓊，又拿手帕替她揩眼淚。葉瓊坐了一通，便開言道：「此去千山萬水，哥哥必須小心，妹妹這裏絨衣一件，七哥路上穿着。還有一紙字」十元，是妹做孩子時的私蓄，七哥拿去另用就是。晚上必須把被頭蓋好。在路上傷風，是很苦的！」說罷又大哭一陣。直到火車放起號筒，向前開動，她才收淚回家！列位看官！古語說得好，「人在人情在，人去人情散！」七郎去了不到一星期，金媽邀同媒人，到家裏談起葉瓊的婚姻大事來，說要把她許配給本坡裕天祥雜貨店裏姓朱的頭家。他家裏有二千伊格樹膠園，若是嫁過去，日後吃魚吃肉，必有好處！招弟在窗門後面，句句聽得清清楚楚。等到那媒人去後，淚流滿面，上前對母親說道：「媽媽做了此事，日後如何對得起七哥！請媽媽三思！」媽媽原是

個勢利的女人，那裏肯依，便喝道：「孩子懂得什麼，休得多嘴！」這一夜，葉瓊回到床上，左思右想，不能入睡，心裏暗暗忖道：「終身大事，應當自己做主，豈有強迫之理？但事到如今，投海自盡也不是正路。七哥還在石叻坡，不如逃到那邊去，跟他回國，學習除奸滅寇的諸般武藝，多少是好！」第二天早晨，看看媽媽吃了飯到工場去了，她索性連茶擔也沒有擺出來，到房裏打開抽斗，取出「紙字」二十元，又拿些衣服被單打成包裹，便到車站搭車去了。在車上一夜無話，到了石叻，葉瓊便照着地址去找七郎，在旅館之中，抱頭大哭一場。剛巧那天下午有開往香港的船，他們也就上船去了。正是：

奸商賣國良心烏，
老羞成怒害七哥。
兒女情長爲祖國，
携手同操救亡戈。

（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九——十二月二日「獅聲」）

轉 變

李蘊郎

(一)

屋子裏還是一團黑，張財伯便醒過來了。女兒阿金在對面床上和她媽媽一起發鼾聲，本想多睡一刻的，現在卻沒法再把眼睛閉上。近幾年來，因為年紀已經上了五旬，這種半夜醒來睡不着的情形便多了起來。這雖然是因為日子過得難，一家三口的生活，時時使心裏擔憂，但人老了，不能沒有個歸宿卻最使他難以入夢。要說來，張財伯來南洋的時間怕有二十多年了。來時才二十多歲，氣力好，一到便被主人雇到山芭裏去「伐芭」，薪金也不少，每天能得到一塊多錢。這些錢多是在「公司」裏包工頭開設的賭攤上溜光了的。過後，生活是多邊形的了。他割過樹膠，當過碼頭苦力，拉過手車，終於存了一點錢，買一輛牛車來趕。接着又討了阿金的媽。但慢慢的，趕牛車也不容易，單就把十幾包米抗上抗下這回事，就使氣力在衰退着的張財伯感到難以勝任。於是適逢這小地方有一間閒店可以

做咖啡生意的時候，張財伯便忍着心腸把伴了他多年的那輛破車和二隻老牛出賣。他打算把他以後的日子過得空閒點，也可以說吧，他已經找到一個歸宿了。

這時，張財伯的想頭正向未來的甜蜜那方面飛着。他彷彿看見自己的咖啡店開張了，烟枝餅乾排得滿鏡櫥的，幾個老朋友送來的祝詞鏡在發光，人客黑壓壓的坐了滿屋，自己把微笑擺在臉上，在櫃台裏收錢，泡茶伙計提着水壺滿屋轉，女兒阿金也在甩着辮子拿瓜子香烟，她的媽媽卻在後面廚房裏弄飯，陣陣菜香隨風蕩了出來……想到這裏，他不禁嚥了一下口水，咯的一聲倒把自己的笑聲引了出來。

「你笑什麼？天光了嗎？」

張財嬾被她丈夫的笑聲吵醒了，在床上問着。女兒阿金也在翻身，床板吱吱地叫。

「快要亮啦，應當起身了；我下坡前要吃點粥呢。」

張財伯說着便掀開被下了床，把門開了，走到外面來。稀薄的晨霧包罩着這小小的村鎮，幾十間店沒有一間開了門的。汽車路上一點聲息也沒有，只有離這兒不遠的一間割膠工人住的亞答屋，時時響着鐵桶的碰擊聲音。這聲音在清晨的空氣裏，有着強烈的震人耳膜的力量。

張財伯在自己的店門口站了很久，用手擦擦眼睛，不住地把掛在門框上面的紅紙黑字招牌端詳看。這招牌是一位算命先生給他寫的，就是取名也經過他和那算命先生的商量。他的意思是在他的單名「財」字下面加一個「記」字，但那先生卻說單只有個財字還不大利市，需要多一個茂字。張財伯是一路來敬重讀書人的，所以他也只有點頭贊成。

「茂財記」，張財伯並不識字，但這三個字已經在他肚子裏爛熟了，所以他放出聲音來念着。之後，他的眼光落在門框上新油的紅漆上面。他覺得還油得不壞，這是他在昨天花了一天功夫油成的。自己的眼睛已經有點老花了，但爲了節省，只好自己動手，店裏的白灰水也是女兒阿金幫他弄好了的。

馬路上已經有汽車在走動了，來回B坡和十條石間的巴士車有一輛在停下來兜客，稀薄的霧氣在近處的已經看不大見，只有遠遠的膠樹叢間還有牠的踪跡。不少店家的店伙在比賽托門板，砰砰的聲音攪成一片混亂。天大亮了。

張財伯從店門口轉身走回店內，匆忙地吞下了一碗稀飯，換了一身新衣服，便走了出來。他才動幾下脚步，卻驀地想起了忘記帶錢，要是就這樣子下坡去，那真要糟糕極了。原來今天下坡去是爲了拿茶店「禮申」（牌照）。這只交牌底就要十幾塊錢。

等到他第三次走出門來時，太陽已慢吞吞地從路旁的樹梢伸出頭來。鳥兒在樹林裏歡吵，像在爲了黑夜的過去而舉行慶祝。張財伯從沒像今天這麼精神奕奕的，他愉快地跨着脚步。

(二)

踏上一個小小的山頭，通到B坡的那條柏油路，在陽光下就像一條發亮的黑帶似的直鋪下去，一直到前面遠遠的一片樹林的綠色裏才被堵住。這帶子的兩旁，鴿子籠似的樓房在聳起着，人和車輛便在這些鴿子籠的夾道中流動，給這幅圖畫添上了動的點線。

他的脚步不禁放快了，他很想一跨便跨到「阿匹」去把禮申領回來。但正當他踏入市區裏的一條馬路上時，卻突然被一羣小學生圍住了。他一瞥見一個孩子手裏的花朵，便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連忙架開一隻正把花向他插來的手，一縱身跳過一條小水溝，避到騎樓下去。

「阿伯，跑什麼呢？這是救濟祖國難民的！」小學生們還在他的後面喊着，但他卻沒有回頭，只顧放快脚步，一下子便轉到一條偏僻的街道上去。

這時他又想起前幾個月像這麼的一回事來。那次賣花的是大人，前後左右都被他們圍

住，逃避不開，只好摸出荷包來把一個銅鑄丟進小箱子裏。那些人還嚷着不夠，於是只好再掏一個銅鑄。但糟糕，銅鑄光了，一個白亮的五占盾子便只好犧牲。那些人還對他說了一大堆話，什麼國蘭（難）啦，空的九夢（抗敵救亡）啦，他總聽不懂。他只懂得一句「唐人現時合日本人打仗」。唐人合日本人打仗就打仗啦，關他張財個什麼事。他張財雖然知道自己是唐人，但自己在唐山早就沒有了家，日本人就是打到那兒都打不着他的一根脚毛。這事要他花錢簡直是豈有此理……

他越想越氣，越氣越昏，憤憤地用腳向被風吹來的一團紙屑踢去。直到公署大門上用白灰塑成的幾個字形映入他的眼簾時，才像受了驚似的清醒過來，全身在戰慄。要不是爲了禮申，他實在不願意再向前面挪動脚步。

說來慚愧，張財伯雖然是個老番，可是像公署這種地方卻還沒有走過。先前本就有機會讓他來的，但他沒有來。每年的牛車禮申便都花了一塊錢「咖啡錢」叫人給他換的。這次他卻非來不可了。因爲他聽說這事情如果要托給人辦至少要花上十幾塊錢的。

公署大門前這時還是冷清清的，有時來了一輛手車或一輛汽車，一停下，把車裏的人吐出來，便又駛開了。外面走廊上，有幾位穿黃色制服的人在談天，其中有一個的手臂時

時在空中比劃着，朗亮的笑聲使頭上的屋子都被震動。但每當有汽車聲由遠而近地傳來的時候，這笑聲便立即沈下去了。

張財伯停住脚步，畏縮地向那羣人望着，他本不願問他們什麼，但他連領禮申的呵匹都不曉得在那裏，於是只好硬着頭皮走上去了。

「亞答茂（做什麼）？」有一個人在此他。

「佐隆（幫忙），印直（先生），請告訴我領禮申的呵匹。」張財伯盡力在臉上裝着笑。

「呵匹？什麼呵匹？」一陣笑聲。

「呵匹，領禮申的冬八（地方）。」

「阿固達道（我不知道），比結（滾）！」

「印直，佐隆佐隆有什麼相干呢？」張財伯臉上的笑還在裝着，聲音顫慄的厲害。

「告訴你吧，呵當大（老人），那邊的一間房子便是。」其中有一個好意的告訴他了，還用手指出那間房子。

張財伯說了一聲「帝利馬加士（謝謝）」。便急忙地離開了這羣人。背後的一陣笑聲

在追着。

(三)

終於把那間呵匹找着了。這屋子裏面的幾張大桌子旁的旋轉椅上還沒坐上人，幾張小桌子卻有人在 working。一個打字員把打字機弄的得得地響，掛在天花板上的幾架風扇就像幾隻張着翅膀的大鳥似的楞望着下面。這一切使張財伯感到有點陰森森的氣味。

他顫抖地從袋子裏掏出錢幣和相片，鼓着勇氣想走進屋子裏去。但他只跨了幾步時，卻被旁邊一個聲音叫住了。一個矮胖胖的人正向他睜圓着眼睛。

「你幹什麼來的？」

張財伯呆了一下。

「領禮申！」

「禮申？好，來，我告訴你。」

那個說着便拖了他走，在外面的草地上，軟聲下氣探問着張財伯關於咖啡店的事情，末了，那張嘴巴咬着他的耳朵說起話來：

「呃呃，禮申我代你領，包在我身上，呃喀，只要你能……」

話說到這裏，縮住了，伸出一隻手來親暱地拍着張財伯的肩膀，一對眼睛眯起來在他的臉上釘着。

張財伯這時就像有隻毛蟲從那人的手上爬過他的背上蠕動着，他想了一會。

「那，那你不是……要咖啡錢？」

「這當然，你有錢人，想來不會把十塊百塊放在心上！」又是一陣溫暖的手掌落在張財伯的肩上。

「什麼？十塊百塊！」張財伯聽了這話幾乎昏了過去，他嘴巴張開地站着。那人向他一笑。

「快點說啦，你！」

「我沒有錢。」張財伯幾乎出盡了全身的力量迸出這句話。

「你沒有錢？你老真是……哈哈……。」那人笑得連頭都在搖動。

「真的，我沒有……。」

「好，沒有！你拿你的禮申去吧。」

那人回轉身向右走了。張財伯呆了一陣，又回到呵匹門口。呵匹裏已經熱鬧起來，天

花板下的幾架風扇像在比賽似的用高速度旋轉着，大桌子旁的旋轉椅上都已坐上了人，打字員的手指也動的快了。走廊上，熱鬧的情形也跟阿匹裏的同時並行着。人，不知從那裏越來越多了，都在幾個大窗口前面分開了圍着，但聲音卻不會嘈鬧，連走路的步履聲都不大聽得見。

跟着人東走西問，張財伯好不容易才明白了擠得最多一羣人的大窗口，就是領禮中的所在。於是他連忙從袋子裏掏出錢來擠了上去。

(四)

不曉得究竟過了多少時候，腳都站得疲了，還看不清楚那坐在窗子裏的人的臉孔。忽然那擁在最前面的人都向後轉，一個高個子的廣東人一面用手臂扳開衆人一面都嚷着：

「又放工了！我的一個賣雲吞麵禮申來了十幾天還沒領到。」

「我的，還要久啦！」人堆中一個半鹹淡的廣府腔在接着。

人散了，張財伯跟着一些人到離這兒不遠的一所大飯棚裏去吃吉寧飯：五占錢一盤飯，只放了些辣椒……

從飯棚裏回來，張財伯一直坐在阿匹外的走廊上，把頭低了下來沈想着。他發覺到禮

中的難拿。自己要是也和剛才的那個廣東人一樣來了十幾天還是一個空手，那不……。

那個有意代領的人的話又在他耳朵邊響着，他想把心橫一橫，但總橫不下來。

兩點敲過，一切恢復了剛才的熱鬧。張財伯成了擠在大窗口的一羣人中佔最優越地位的一個。轉回頭來，望着背後的一片黑壓壓的人頭，他那副瘦皺的臉孔上不禁浮起了幾絲爲自己慶幸的笑紋。

這位發禮申的，好像沒有覺察到窗口外面正擠着一羣人，一坐下便低着頭在翻着什麼。

「印直，佐隆給一張咖啡店禮申，這是牌底錢和相片。」張財伯終於胆怯的運用着他的優先權了，一隻手顫抖抖地把錢和相片遞了過去。那人抬起頭來射他一眼，便：

「還輪不到你，懂嗎？」

張財伯只得把手縮回來。就在這時，後面的人堆中突然起了波浪，一個生硬而重濁的聲音在兇惡地叱喝着：

「讓開，我要先拿！」

這聲音剛傳入張財伯的耳朵時，一隻手已落在他的肩上，用力地把 he 推開了。一個矮

小的日本人在他的面前出現着。

「你這是什麼道理，我先來的呵。」張財伯心裏發了火，他想提出理由來向那日本人質問，可是，忽然又把將要爆炸出來的話吞下去了。他憤憤地望着那日本人的動作。

發禮申的跟日本人在接談了，不住地把頭點着。一陣鋼筆落在紙上的沙沙聲過了之後，那日本人又轉過身來叱喝着走出人堆。一臉傲意幾乎要燒平周遭的一切。

張財伯剛才被逗起來的氣還沒有消盡，胆壯得多了，他想再度把手裏的紙幣向裏面遞進，但旁邊有一個把他的手扳開了：

「還輪不到我，你就……」

「什麼，我沒功夫啦，我要做生意！」

「你不要作生意好了，你知道不？有人來了十幾天啦。」

「剛才那日本人呢？」

張財伯簡直要向旁邊那個人挑戰了。但這一來卻引起了對面那個人的咆哮：

「你不知道他是日本人？你爲什麼不是日本人？支那現在和日本打仗啦，打勝了你也可以快一點拿到禮申。現在嗎，你，支那人，滾！」



張財伯說不出話來，那個人的話變成了一團棉花塞住他的喉嚨。他突然橫下了心，回轉身來向外衝，踏過那片草地時，恨恨地使勁向地上呸了一口。

(五)

走着，走着，他簡直不知道他究竟要往什麼地方去。他彷彿自己才走在一條熱鬧的馬路上，但那又落在後面了。清醒過來時，一道醬色的河水已靜靜地在他的脚下躺着，剛才蘊在肚子裏的那股怒氣，已經在走過的一段路上慢慢消散了。他捧着滿心空虛，無力地彎着身坐到河邊的修理馬路的石子上去。

河水無語地趕着路，西斜的太陽在牠身上披上一件金色的外套。上流的綠色灌木裏，一葉舢舨輕速地向這兒划了下來，又輕速地划走了。不遠的碼頭上，渡河的小汽艇時常在放肆着牠的馬達聲音，和從星洲開來的輪船上的起重機的囂聲，把這斜陽下的河面統治着。

張財伯的一對眼睛對着隔河的一帶樹林空漠漠地叮着。在那片綠色上面，他看到自己的用了半生精力才砌了起來的一座幸福小山，已被人用一隻巨手把牠攪翻了。以後的日子，他還得去趕牛車或是拉手車，讓風雨和勞苦把自己的生命加速完結。他還看到自己扶

着木杖和他的老婆一道去討飯，半餓半飽，夜裏像狗似的倒在人行道上面，讓馬打（警察）用腳在身上踢着。女兒阿金已經嫁了人了，她是人家的，做父母的能指望她什麼呢？
.....

想到這裏，心裏不禁湧起一陣酸楚，幾滴眼淚滾出眼眶，沿着臉上的皺痕流了下來。他下意識地用手拭乾了，嘆了口氣，便又沈入凝想中去。

「還是回唐山去吧。唐山雖說多年沒有信息，但，祖先留下的那間破屋還不完全崩塌，總算有一個安身的地方。就是餓死凍死，也是在家鄉的土地上好，爲什麼要做他鄉遊魂呢？」好像自己已嗅到家鄉土地的氣味了，分別了廿多年的一切便一一浮到他的眼前來。他看到家鄉村前的那株古槐，那流小溪，那片蔥綠的田野，他做孩童時手植的一株龍眼樹……。

他恍惚地覺得自己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回歸故鄉，在村前的一條阡陌上走着……。忽然遠處出現了童年時的唯一好朋友阿炳，他也變得和他一樣的衰老了，嘴唇上一撮鼠毛似的鬍子在涼風中掀動着，說不出的一種感覺使他撲了上去……。

身體一歪，差點從碎石堆上翻了下來，他趕忙用下面的一隻腳撐住了。心裏仍然在想

家鄉，好像真想一跨便跨到家鄉的土地上。

可是等到今年來所聽到，自己一路來就不大放在心裏的，關於家鄉的消息爬上他的心頭時，他突然感到回歸故鄉也不是生路。回鄉必經的廈門被日本人佔了去。聽人說是可以走泉州那條路的，但要是日本人再向內地進兵，家鄉便也就馬上完蛋。那時，家鄉的人都會給日本人這麼一刀，老婆和阿金也會給日本人……。哼，日本人，日本人！剛才那副野獸似的臉孔便又在他的眼前浮出來了。發禮申的那段話馬上在他的耳朵裏再響一遍，他忍不住了，驀地一騰身從石子堆上跳下地來，握緊拳頭向空中劈去：

「幹你老母……！」

……

在回家的途中，張財伯又碰到了一隊售花的孩子。這次他沒有逃避，卻掏出一張紙幣來塞進小鐵箱裏……。

（載一九三九年五月廿九——六月二日「世紀風」）

泡

林晨

(一)

晴朗的天空，沒有一絲浮雲。像火一般熱的陽光，正好無阻礙的一直射在椰梢，屋頂，和碧綠的草地。中天的太陽是無情的煎熬着這巫來人的「甘光」。

這「甘光」裏面的住民，當然都是馬來人，不過也有少數的福建人雜居在他們中間。「甘光」裏有一條狹長而彎曲的石子路，石子路的路口，正是一個小小的市場。每天的朝晨和下午，住在這「甘光」裏面的人們，都匯集到這裏來買他們每日的食品。因此，每天在這樣的時候，這裏便顯得特別熱鬧。

靠近這小小的市場，有一間雜貨店。這雜貨店是福建人開設的，它是專門做着馬來人的生意。大概是生意做得不錯，所以才能維持了好幾年，並且店面也由小而漸漸的擴大起來了。

店裏一共用着三個伙計：兩個年青人和一個孩子。不過，昨天不知爲了什麼事情，頭家把一個叫做林國保的伙計辭掉了。

林國保被辭掉，李阿達——另一個伙計——卻幸災樂禍的得意起來。因爲林國保被辭去，對於他是很有益的。他現在正坐在櫃台邊回憶着昨晚頭家對他講的許多話。

「阿達，今後你應該努力一下。」昨晚頭家拍着他的肩膀這樣開始對他說：「人家講得好，要賺錢應該趁着年輕的時候多多賣力，你現在正年輕，正是賺錢的時候，你不要像那該死的國保，什麼事情都不會想，祇會胡鬧。」頭家一面說着，一面抽着手裏拿着的水烟筒。「我知道你很忠實，不像國保那樣壞，所以我辭去了國保。我也不想再請人了，今後店裏的事情，尤其是補貨，就讓你一個人來。祇要你肯努力，我當然是不會虧負你的。」

李阿達想到這裏，一股愉快襲上他的心頭，他的臉露着得意的微笑。「我當然是不會虧負你的。」他在心裏重複着頭家對他說的這一句話。他感到頭家真是一個好人，他更同情他將林國保辭掉。他覺得頭家那樣做是對的，尤其是頭家在他面前罵林國保的話更對：「國保那小子，真是該死，我對他那樣好，他還要干涉我的事情。他不想看我們店

裏做的是什麼人的生意？賣給巫來人不賣便宜貨行嗎？難道他還不知道？所以我們不能不辦一些那種便宜貨，除非我們把店門關起來。假如我真的把店門關起來，那不是要累苦了你們。現在要去找一件事情做，真是像登天一樣的難，你並不是不知道。所以我爲生爲死，還是爲着我們大家的利益。然而卻想不到國保那小子，真是該死。他要來干涉我這些事情。可是我就不怕他！」頭家說到這裏，似乎有點動氣，滿身的血都衝到臉部來了，他紅着臉繼續的罵下去：「我姓王的不怕他國保。他憑什麼愛國團什麼特務隊，就要爬上我的頭來了。嗯！他不想想這裏是什麼地方。這裏是皇家的地方，我住在皇家的地方，我還怕他國保嗎？我還是要他小心。他要是同我多講話，我就叫馬打捉他去。我就要他國保坐牢給我看……」

李阿達想着，頭家昨晚對他所說的這些話，就很清楚的在他的耳邊響起來。「真的，國保這人真該死！」他在肚子裏也罵了一句。

這裏，他連想到那一晚。林國保偷偷摸摸的拿了一張什麼愛國團的紙叫他簽名，要他參加，並且還要和他商量怎樣對付頭家的辦法。這是多麼使人驚心的事情。那時還是他自己聰明，能夠用話頂過去，不上他的當，不和他參雜在一起。同時，還是自己更聰明，將

林國保對他所說的話都告訴了頭家，博得頭家對他器重起來……

李阿達就這樣的浸溺在幻想裏。這時候正是中午，沒有顧客來吵擾他，所以他很閒逸的想着。他想着過去，想着將來，他覺得他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二)

夜晚，關了店門後，頭家請李阿達到後房談話，並且還支使那個看顧店面的小孩子，到咖啡店泡了一壺咖啡牛奶來請這被他器重的伙計。

後房的佈置很簡單。一張古舊的烟榻對門排着，它的旁邊立着一張小方桌和兩隻椅子。

李阿達走進後房，他拉了一隻椅子坐在烟榻的前面，一雙眼睛緊盯住像一尾龍蝦彎曲的躺在榻上抽鴉片烟的頭家。

頭家抽夠了烟後，開始對着面前這心腹的人講話了：

「現在是我們賺錢的機會，我們應該趁這樣的機會賺幾個錢，我真是想不到國保那小子，會這麼傻，放着這樣機會不賺。我就想不通唐山打仗跟我們這裏有什麼關係。唐山打唐山的仗，我們做我們的生意，我們不能夠看着錢不賺。你說，做生意的人有那個不賺

錢？」頭家說到這裏就停了下來。好像是要等對方回答他的問題。

李阿達似乎看透了這一點，他移了一下椅子，他用半邊屁股坐在椅子的邊沿上，細聲的回答道：「是的是的，做生意的人誰都想賺錢。」

頭家聽到這樣的回答，更感到對方真是心腹的人了，他以後可以放心的用這心腹的人來賺錢。於是他的臉上顯露着平靜的得意的微笑。他正要開口說話的時候，忽然看見那杯快冷了的咖啡牛奶，立刻伸出一隻手指着杯子叫道：「唷！咖啡牛奶冷了，阿達，你先拿起來喝吧。」

李阿達很不自然的拿起杯子，他感到手裏的杯子突然重了起來，使他很吃力的拿着。頭家看着他呷了兩口後，眼睛在他的臉上輪了一圈，才把剛才要說的話吐出來：「明天你就該去補貨了，你到那邊去和他們接妥，貨物他們會自己送來的。不過你要吩咐他們晚上送來，不然在白天是很費事的。」

「是，是，是，我知道……。」李阿達連連的應着。

他們繼續的談下去，他們今晚談了許多話。他們的話都充滿着將來的希望，美麗的希望！

板壁上的掛鐘，敲了十一下後，李阿達才告辭了頭家走出來。他是不在店裏睡覺的。因爲他的家離開店不遠，所以每天晚上總是回到家裏去睡。

李阿達現在在回家的路上走着。路旁有稀疏的椰樹，皎白的月光把樹影映在地上，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李阿達一面走着，一面想起今晚頭家對他所說的一些話。他想着他以後怎樣去接妥貨物，怎樣拿到頭家給他的外快，怎樣漸漸的有了錢。那時候他不愁吃，不愁穿。就是要女人——一想到女人，他就想起他羨慕很久的金花。

「那時候，我就把金花抱在懷裏。」他在心裏這樣說着。他這時候的快樂，就好像他真的把金花抱在懷裏一樣。於是禁不住抬起頭，向金花的家那邊望去。

可是一株椰樹遮住了他的視線，並且一張貼在樹幹上的標語吸住了他的眼睛。他在皎白的月光下看得很清楚，那標語上寫着的幾個端端正正的紅字：「肅清奸商賣國賊」，底下是一個兩寸多長的感嘆號。

這使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他一身的冷汗都匯集到脊背上來了，好像有一道涼水在那裏流着一樣。

他和自己掙扎，他竭力的冷靜自己。漸漸的激憤起來了，他覺得那張標語非常礙眼。他決定把它撕下來。於是把頭向四週探了一探，四週沒有一個人影，他就懷着一顆激憤而慌亂的心走上前去，很快的伸出手將那張標語撕了一把。

當他走遠了幾步，他回過頭來看。那張標語祇被他撕去了一段。上半段還貼在那裏，並且還有四個完整的紅字：「肅清奸商」。

他看見那四個字，心裏更加憤怒了。他預備放着胆走回去把它們撕下來。可是，這時候不知從什麼地方鑽出兩個人影來，使他嚇了一跳。

他祇得轉回頭，氣憤和恐慌的放快腳步，向自己的家裏走去……。

(三)

這一兩個月來，李阿達和頭家兩人總是笑嘻嘻的。他們的臉上帶笑容，心裏充滿着愉快，他們感覺到他們慢慢的接近了那美麗的夢的邊緣了。

然而，事情的轉變是突然的。在一個夜裏，那美麗的夢，卻像一個泡似的消滅了。

這是一個暗淡而靜寂的夜，天空沒有月，只有幾顆半明半昧的小星，微微地抖動着，放出一些微弱的光。

李阿達從店裏走出來，他的一隻手在衣袋裏握着二十塊錢，那是頭家分給他的外快。他走在路上，讓椰林裏吹起的微風，撫摸着他的雙頰。

當他走到半路的時候，他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喚他。他覺得那聲音很熟，彷彿是被他忘記了的林國保的聲音。他正感到奇怪的轉過頭要來看清楚，驀地有一把像胡椒粉一類的東西向他臉上撲了過來。他的眼睛頓時感到熱辣辣，他伸出兩手狠命的揉着。淚水從他的指縫裏滴下來。這時候，猛不防右邊的耳根那裏，有一件尖利的東西掠過，他覺得耳根劇烈的刺痛起來，連忙用右手按下去。他的模糊了的腦筋，意識到一隻耳朵掉落了！

他痛苦的哀叫起來，拔起了腳根向家裏奔跑……

月亮不知在什麼時候從雲層間露出了臉，它的淡淡的光芒從葉子間透射下來，照着那橫衝直撞的紛跑着的人影。

(四)

兩天後。

朝陽從遼遠的東天升上來，將天邊染了一大片緋紅色。那美麗的顏色映在椰梢頭。也映在李阿達的褐色的茅屋頂上。

李阿達昏沈沈的睡了兩天，今天才稍微清醒過來。

他無意間翻開桌上的一份報紙，發現頭家的聲明。於是他細心的讀下去。

他讀着。他的手漸漸顫抖起來，接着，他的全身也顫抖了。

「幹伊老母！」他突然破口罵起來，聲音充滿着憤怒。「報紙全靠不住。……頭家對我這件事完全不知道，……是我瞞住他辦貨，……店門被淋烏油是我所累，……頭家就這麼辭掉我……。」他氣憤的將報紙摔到地上去，他對於報紙所說的完全不相信，尤其是末後還登出頭家拿出五十塊錢捐給××會的消息。

「嗯，頭家向來是不捐什麼救國錢的……我不相信……。」他一直的不相信，最後他自我安慰起來：「頭家是不會虧負我的。」

然而，這時候，門口出現了那個看顧店面的小孩子。

「這是頭家貼你一月的薪金。」小孩子手裏拿着一些鈔票，對李阿達說着：「頭家叫你不要再到店裏去了。」這兩句話像一根棍子打在李阿達的頭上，他感到眼前昏黑，他掙扎着。他裂着嘴要向那孩子說一些話，可是那孩子把鈔票放在桌上後，轉過身走了。

李阿達感到痛苦，美麗的夢像泡似的毀滅了。他發呆的看着那孩子的背影消失在門

口。

他突然絕望的哀叫一聲，昏倒在地上。

（載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十六日「獅聲」）



編後記

馬華新文學擴展時期（一九二五—一九三一），雖然南洋色彩的提倡和新興文學運動成了文藝界的兩大潮流，其實佔着主導地位的還是新興文學運動。不但當時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大都是新興文學運動的產物，連那些南洋色彩的提倡者如曾華丁等人的創作，也普遍地受到新興思潮的影響，爲新興思潮所涵化。唯其新興文學的創作成了這時期的文運的主潮，所以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間新興文學運動遭受挫折之後，馬華文藝的發展也就頓呈停滯，晉入了一個爲時五年之久的低潮時期（一九三二—一九三六）。

這五年間，馬華新文學創作完全處於歉收狀態。小說作品也和其他各種文學樣式一樣，產生了大量的自然主義與形式主義的貨色。但比較來說，小說的衰退情況還不若戲劇和詩歌散文那麼嚴重。因爲這時期先後出現的兩批較爲優秀的作者，大部份是致力於小說創作的。所以現存的可資編選的作品，也以小說這一體裁比較豐富一點。

這時期出現的第一批較為優秀的作者，是丘士珍，蔡增建，枕戈，饒楚瑜，林參天……等幾位。這些作者的寫作活動貫串了整個的馬華新文學低潮期，但其重要性是在前一階段（一九三二—一九三四）。他們的創作精神大致限於舊現實主義，本書的開頭三篇——「他的美夢醒了」，「峇峇與娘惹」，「囚籠」等可為代表。這類小說比起擴展時期的新興文學產品來，自然顯得大大的退化，但在這一階段中卻已算是不多得的佳篇。其中「峇峇與娘惹」是丘氏的唯一力作，沒有第二篇可以取代，所以原報刊雖有殘失，缺了兩三個章節，也祇好「將缺就缺」，照樣錄入，總算聊勝於無。

第二批在這時期出現的代表作者，是一九三四年底至三五年初始嶄露頭角的一些新人，包括一村，流浪，斧夫，瞻遠，許俠夫……等等。這些新人的作品代表了馬華新文學低潮時期後半期（一九三五—一九三六）的小說創作的成就。他們的筆觸經常帶來一股較新鮮的氣息或一些較新型的人物形象，偶爾也透出一線新寫實主義的閃光。但卻不很成熟，有待進一步的發展。這種特點從「橡林深處」與「南京人氏」兩篇中是可以約略看出來的。

然而，這批寫作人後來卻轉到理論批評方面去，不大從事小說創作。馬華新文學繁盛

時期的五六年間（一九三七—一九四二），在小說創作界中活躍着的，乃是另外一批充份成長了的多產作者：鐵抗，丁倩，乳嬰，金丁，陳南，蘊郎，老蕾……以及較為後起的林晨，林敏……等等。

這是抗戰文藝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由於捍衛和平、抗擊侵略成了每一個文藝工作者的緊迫任務，由於法西斯的瘋狂屠殺已經使到國家民族的矛盾蓋過了人類社會的階級矛盾，這時候的一般作品的思想內容可能不及早期的新興文學那麼強烈尖銳，然而卻是更加開濶，更加深厚。作者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藝術手法，反映了當時的抗戰救亡的真實面貌。其中有轟轟烈烈、英勇戰鬪的光明面的謳歌，也有直透現實底層、剖析得鮮血淋漓的黑暗面的暴露。真可說是多姿多采，萬花怒放。

不過，這樣的一種情況，倒使到我們現在要來編選這個時期的作品，也和處理新興文學運動時期的創作一樣面對着不少的困難，好些具有高度代表性的佳作不得不暫時割愛。因而這裏所錄的幾個短篇，祇限於一些態度比較冷靜，傾向於側面描寫或消極諷刺的作品。不消說，這和當時的抗戰文藝以及各該作者的實際成就，是有一段頗大的距離的。

一九六九年二月

編者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No.4122) H.K.\$4.00